



慈 母 淚

MOTHERS CRY

Helen Grace Corlisle

傅 東 華 譯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龍門聯合書局發行



慈  
母  
淚

美國 H·G·嘉理色原著

傅東華翻譯



美君購於京  
獨立出版  
一九四八·九·十六

## 譯序

這本書篇幅不多，可是風格很別致。所有的對話都不用引號，且只有全句的劃分，一句之中並不用點號，分號，冒號等等，倒跟我們從前沒有標點的刊本有點相像。文字淺近得很，有些讀者竟說它是中學生寫的。但是明眼的書評家卻說它是照思想直寫出來，真可謂一語破的。

惟其照思想直寫出來，所以對真正的人生非常忠實，全部情節的進展非常自然。因為大部分的小說所以跟真正的人生不很相像，就因作者不免使自己的思想去遷就已硬化成定型的風格的緣故。這種毛病，就是本書的作者所要竭力避免而且做得很成功的。

至於譯者不顧原文的風格，硬要把自己素所喜愛及所熟練的風格拿來裝上，那所得的壞結果也是一樣。從前林琴南用桐城古文及有些人用章回濫調翻

譯西洋名著，以致原書的情節和人物都全然改觀，便是前車之鑑了。

本書的譯者着手翻譯本書時，就對上述的情形特別加意。凡是原書的行文款式乃至它那種輕鬆自在的筆調，都在譯文中竭力保存它，但爲便讀起見，仍在長句之中參用一些點號。

講到這個故事所包含的意義，那就要牽涉到整個的教育問題乃至於人性問題，恕我這裏不加評論，請讀者們自己去見仁見智罷。

譯者識 一九四八年三月



844  
39

一二三四五六七

所有的好孩兒都歸天去訖

他們絕命的時光

爲娘的痛哭了幾場——

一二三四五六七

~~~~~  
原書弁首

國家圖書館



002426356



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  
長我育我，  
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  
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

譯者節自蓼莪

媽本來要我學打字，可是這樁事像是很難，就是那副機器已經叫我有點害怕了。它打起來時是鬧得很多的。所以我問媽，可否讓我不要學打字，就到郎得利店裏去工作。當時他們店裏正需要女出納員，所以馬上把我用下了。媽覺得失望，因為她以為打字比當女出納員高等些，可是我沒有辦法，總覺得那打字機非常複雜，那種聲音就把我嚇壞了。我知道我的指頭兒是一輩子也幹不好的。

我在郎得利舖子裏工作的頭一天，就回來跟媽講到威廉先生。他是在絲綢部的櫃子上工作的，跟我工作的地方在一邊兒。絲綢部裏用的都是男人，其他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女孩子，這我覺得有點兒好頑。絲綢部裏的男人有好些個是老頭兒了，可是威廉先生並沒有怎麼老。我猜他是三十五歲罷，我呢，十八歲了。他告訴我說他的父親從前也在郎得利舖子裏做過夥計，並且曾替郎得利先生在倫敦工作過一時，只是倫敦人都叫他們布販子，我聽見這個名詞又覺得好笑。

這纔我把威廉先生告訴我的話告訴了媽。他並不直把賬條子向我一塞，叫我趕快做，只問我喜歡不喜歡這樁工作，我說我喜歡的，只是我怕我要鬧錯兒。這纔媽問我他的人品

可好，留鬍子沒有，我說留的，媽覺得歡喜，說你現在該得討好討好他，給他種種的便利。第二天我動身去工作的時候，她放兩個橘子在我的飯盒子裏，說我必須送一個給威廉先生。可是那天他差不多整天沒有對我說過話，我把那個橘子仍舊帶回家，媽說也不要緊的。

但是第二天威廉先生站在我的寫字檯旁邊，重新跟我談起天來了。他說你戴的這條領頭兒真好看。原來我們在郎得利舖子裏，大家都得穿黑衣服戴白領頭的。我就說啦，是麼，這花邊兒是我自己織的，縷縷兒也是我自己縫的。他說這種活兒做得可愛呢。我覺得怪不好意思，臉上燒得通紅滾燙了。恰巧當時有個顧客來，他就走了開去。可是一等顧客走清了之後，他又重新回來跟我來談天。他說近來西班牙人對於我們在古巴的兵士幹了多麼可怕的事情，可是我們也已幹了幾樁事，把顏色給他們看了。又問我有沒有聽見過最近美國一隻最最流行的歌曲。我說沒有聽見過。他就低低的唱了起來，低到只有我一個人聽見。唱道，揚啓的杜威\*呀，把他的船兒駛進了馬尼刺灣呀，看見西班牙人跟他們的筏兒呀，一齊都把它們炸完呀。他又說他本來是要去投軍的，只是現在戰爭真正已經完結了。

\*揚啓 (Yankoo)，是外國人稱呼美國人的名字。杜威 (George Dewey)，一八九八年馬尼刺戰役的美國海軍提督。



等到他走開，我的同事凡妮朋孫就笑了起來，把威廉先生叫做我的情郎。我說我年紀還輕，還不能有情郎的，不過我很歡喜威廉先生罷了。又說威廉先生確是我的意中人，因為他非常標致，非常和氣，而且穿着那一身的黑褂子和條子褲，我也覺得非常漂亮的。凡妮又大笑了一陣，說我浪漫，我說我並不浪漫，只是我覺得有個把意中人也是好的。

第二天媽放了幾塊自做的蛋糕在我的飯盒子裏，說我可以送一塊給威廉先生。所以等我到地下室裏女職員們的飯桌上打開飯盒子的時候，我就取出一塊蛋糕，走到威廉先生坐的桌子上，問他要不要嘗一嘗，因為這是我母親自己做的。他說好，這纔我急忙跑回自己桌子上來，因為突然之間，我覺得自己太大膽，竟有點兒驚嚇了。

現在我回想起來，自己覺得很詫異，為什麼當時爲着那麼一點小事兒，就會得那麼驚嚇，後來但尼去上電椅的時候，倒是一點兒不覺驚嚇了。當時我是什麼事都不懂的。現在我也還不曉得到底懂不懂什麼。我懂得的事情並不加多。雖然已足足過了這三十年了。那一回子是我不過從飯盒子裏給弗蘭克一塊糕兒，現在是但尼死在電椅子上了。

此後威廉先生就開始把小糖雞心兒同着賬條子一起交給我。我想他做這事兒一定覺得很有趣，可是我覺得這是不大對的，因為那些糖菓兒上都印着字兒，如同「小小的愛人兒」以及「我真正的愛你」之類。可是我把那糖菓輕輕兒的啜了啜，上面的字兒啜掉了，重新放在我的寫字檯上，使他看見上面已經沒有字兒，因而知道我覺得他太大膽。



有一天我們快要離開舖子的時候，威廉先生走到我這邊來，問他可否送我到電梯，我說可以的，他就送我出來，並且問我說，他可不可以到我家裏去看我。我說我得問媽的。回來我當真問了，媽說當然可以的，又說我也許未必笨到只當一個女出納，因為女孩子家在店舖裏的機會有時是比在機關裏多些的。

我告訴威廉先生，禮拜三的晚上他可以到我家裏吃晚飯。我又把這事告訴凡妮朋孫，可是我當即懊悔了，因為那天一整天她不住的拿我取笑，並且吃吃的笑個不停。

禮拜三的晚上，我離開舖子略為早一點，媽說我該把那件鴿蛋藍的衣服穿起來。這件衣服的袖子大得很，頸梗周圍有小玫瑰花鑲着的。這是我的宴會的衣服，只是我難得去參加宴會，因為我沒有認識幾多人。

媽做了一頓可愛的晚飯，餃子皮兒都是我做的，因為媽說我做餃子皮兒比她做得好，而且等會兒告訴威廉先生說我親手做點心，那也是好的。耶米搖了冰淇淋。可是晚飯讓他先吃了，因為他還不過十三歲，要是跟客人同桌吃飯，誰也不曉得他會說出什麼尷尬的話來。我等威廉先生快到的時候，纔把前劉海髮好，使他看見覺得新鮮些，我又請求爸爸不要脫掉他的外褂兒。

威廉先生來了，並且帶了些花兒來——是他從舖子裏買來的——放在桌子當中顯得很可愛，使它增光不少了。那頓飯也是可愛的，威廉先生樣樣都喜歡，只除外一味生菜。媽

心裏有點不安，可是後來我到廚房裏去幫她拿餃子和冰淇淋的時候，我就告訴她說，威廉先生樣樣都吃得很多，只差一味不喜歡，實在是不要緊的。這纔媽把餃子皮兒是我做的一點告訴他，威廉先生就說他吃驚得很——其實他只是說他詫異，不過他的談吐一逕都是這麼漂亮的——因為這種年頭的女孩子們對於家務事情都已一點兒不感興趣，不過那些跑跑寫字間的女孩子們們倘使人人都以為自己可以不管烹調的藝術，那末將來的家庭真不曉得要變成怎麼一個樣子呢，這實在是一種恥辱。現在呢，他居然看見一個女孩子，竟還記得寫字間是暫時的，家庭是永久的，所以他高興極了。又說女人家的天地到底還是家庭，所以她應該將她自己和她的天地弄得儘可能的好。我覺得他這番話說得同一本書一般，媽也不住的點頭稱是，因而我知道她心裏也高興了。爸爸卻談的不多，我猜他是因穿着外褂兒覺得不舒服的緣故罷。有一次他說，我猜他們想要把這個人舉出來做羅斯福的省長了，威廉先生說，是的，看樣子有點相像，媽就說，得啦得啦，請你們做做好事，不要談到政治上去罷。她是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又說我也跟她一樣，請問威廉先生意見如何，又說她前幾天看見報上說，西邊有些地方竟讓女人選舉了，講到她自己呢，她是要做針線呀，烤餅兒呀，燒飯菜呀，已經夠她忙的了，謝謝你罷。

這纔媽告訴威廉先生，飯菜的事情是我一逕都幫她忙的，可是今天晚上當然無須我，所以媽在那裏收拾桌子的時候，我們就走到客廳裏去了——威廉先生跟我兩個人。媽對我



說，你給威廉先生彈一只琴，我相信他一定會喜歡聽的。威廉先生說，是的，他非常的喜歡，我就覺得臉上發燒了，可是他說，不要這樣怕羞，因為他對鋼琴完全是外行，即使我彈錯了也不會知道的，可是他仍舊喜歡音樂。這纔媽走開了，我彈了一只「處女的祈禱」。威廉先生坐在那裏一些都不動，直等我彈完，這纔問我還知道別的什麼沒有。我說有的，就又彈起「心和花」來，他站了起身，替我翻琴譜。他跟我站得很近，幾乎身子碰着身子了。我們從來沒有站得這麼貼近過。等我彈到半中間，他的手一碰，把鋼琴上的綠絨披子碰下了，問我那是誰做的，我說是我做的，他說美麗得很，我說是啊，我喜歡那上面的玫瑰花。又將周圍那些小絲球兒指給他看，說都是我自已縫上去的，他說我是一個很有才能的女孩子。這纔我們將披子重新安好，我又把愷弟姨媽的紅色絲絨相筐子壓在上面，免得它再掉下來，可是它在鋼琴上面發出一種滑稽的振動聲，以致我得重新停下來，將它拿掉。可是我到底將那只琴彈完了，威廉先生問我還有一只沒有，我說有的。我所以把這一只留到最後，因為這是最最難的一只，聽起來也奇妙非凡，因為它是有很多很多和音的。它的名字叫做「詩人與農民」，我從頭彈到腳只不過錯了兩處，我從來沒有彈得這麼好過，因為我是非常想討威廉先生歡喜的。我確實知道他是我的意中人，因為他是那麼標致，那麼和氣，說話又是那麼漂亮的。現在他跟我站得這麼近，我是快樂得很了。我所能彈的幾只琴都已彈完，剩下來的只是一些容易的調子，但我已經彈過「詩人與農民」，就

不願再彈「晚星」之類了。因而我從鋼琴的椅子上站了起來，走到沙發上去坐，威廉先生也走過來坐在我旁邊，我又重新滿臉都發熱，可是他非常溫柔的笑起來了。這纔他問起一些關於我自身的問題，我告訴他說我們一逕住在這段街坊上，倒也覺得不壞，只是轉角地方三條街上有座升穀機吵鬧非凡，媽一逕都在埋怨，不過這裏到中央公園只有一點兒路，因而我是喜歡的。於是威廉先生問我禮拜天願不願意跟他同到中央公園去逛去，我們可以到那裏去搖船的，我說只要媽答應我去，那是很好的事情。這纔我們又談了一些旁的話，我告訴他說我十六歲就從公立學校畢業了，我在學校裏雖然從來沒有留過級，可是我並不是很聰明，而且我一逕都很安靜，旁的孩子都要調排我，我實在沒有辦法，很容易受驚嚇的。威廉先生說我需要一個強壯的人保護我，我說是的，心裏暗想能得威廉先生這樣一個人護保我就好了，因為他比我老成得多，而且他在絲綉部裏有了那麼許多經驗了。而且他的個兒又是那麼大。這纔我告訴他，我畢業之後就一逕登在家裏，只幫媽做家裏的事情，所以我對縫紉和家常活兒都很懂得，因為媽非常仔細，什麼事兒都喜歡做得道道地地的。我又告訴他，媽怕我一逕登在家裏永遠不會碰到人，我們曾經商量過，她想我能到寫字間裏去做做事總好得多，我所以進卽得利舖子就是爲此。

突然的威廉先生拿住了我的手兒，他說密司奈脫，你這小手兒多麼好啊。這纔我又覺得臉上通紅火熱了。而且這麼可愛的頭髮，不是真正的棕色，也不是真正的淡金，濃淡上



恰到好處，而且還有這麼漂亮的眼睛。我是喜歡藍眼睛的。我聽他說這種話，覺得可怕得很，便告訴他說我覺得他不應該。他說爲什麼不應該呢，因爲他是向來相信面對花兒致頌詞的。我說我不懂他的意思，他笑起來給我解釋，他的意思是對人家說好話應該在他生前不應該等他死後，這纔我也笑起來了，可是我不喜歡他提到死的事，因爲我當時正覺得非常快樂。

威廉先生拿住我的手不放，我的手有點潮濕了，我感覺到不舒服，不曉得怎樣抽出我的手來纔好。這纔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襯衫胸口上，他說，我可不可以叫你馬利，我說好的，可以叫的。這纔他說，你也必須叫我弗蘭克。可是我說，哦，這是不可以的，因爲他比我年紀大得多，身份也高得多。他笑起來，說你試試看罷。我就嘗試叫他弗蘭克，可是我一逕都要忘記，許多回數仍叫他威廉先生。這纔時候快要十點了，媽走進客廳裏來，威廉先生說他該走了。他對大家都道了晚安，我送他到門口，他又向我道晚安，說他今天過了一個優美的晚上，又跟我握過手兒。

那天晚上我簡直睡不着覺。威廉先生是我的第一個情郎，因爲街坊上的那些男孩子們都非常粗魯，只會得調排我的。我心裏激動非凡，想起明天在舖子裏要跟他整天見面，事情似乎浪漫得很多的。我可以想像出他將一些絢子賣給一個優秀的女子，我在旁邊看着他，心裏暗暗的想道，哦，太太，昨天晚上他曾叫我馬利呢，我覺得這情形了不得得很，竟像

過着一種兩重生活了。

第二天我到舖子裏，將這事告訴了凡妮朋孫，誰知她吃吃的笑個不歇，我覺得這事全部被她糟蹋了。我想這樁事非常隆重，她怎麼可以拿這副態度來對付呢。後來威廉先生拿了賬條領着一位顧客到我寫字檯上來，我照常將他的找頭交給他，彷彿我們兩人之間並沒有什麼事情似的，可是威廉先生朝我看了看，我也朝他看了看，當即我們心心相印了。誰知凡妮朋孫在寫字檯底下拿腳將我碰了碰，我熬不住要笑出來，於是事情又給糟蹋了。當時的情形非常激動，我心裏覺得一樁非常重要的事情已經發生了，而且還要繼續不住的發生。我整天都非常高興，非常快樂，覺得自己是全世界上頂頂幸運的一個女孩兒，我可無論如何不配這樣幸運的。所以那天晚上我回家來的時候，我想我應該做點事情來表示我的感激，這纔我決計把我裙子上的襪襪邊換掉了，因為那舊襪邊已經在街上拖得稀髒，我一逕懶得去換的，現在呢，我一心只想自己已是威廉先生的朋友，裙子上面必須裝上一條新襪邊，並且告訴自己說，從今以後我若走過髒髒的地方，一定要把裙子提得高些了。

一

威廉先生照他的約諾，禮拜天的下午果然來了，我們就到中央公園去。那時天氣已經



真熱了，我不大高興去看動物，可是威廉先生買給我一冊書，裏面包含一切動物的圖畫，他在封面上寫着「給馬利，願我們長久做朋友，並願這書一送給她快樂的紀念。」雖然是鉛筆寫的，卻寫得非常工緻，竟同墨水寫的一般。直至但尼坐電椅死了之後，我因不得不搬家而在那裏清理廊子的時候，我發見了這冊全是動物圖畫的書還在那裏呢。

我們到湖上去搖船，可是我有點兒覺得害怕，後來我們搖到湖邊的一個所在，發見一隻鴨兒坐在個窠兒上，威廉先生問我將來想不要一個窠兒，於是我又覺得滿臉通紅火熱了。我們搖了一回船，這纔威廉先生讓船兒自己淌去，他說，啊，馬利，你今天是多麼可愛啊。我本想告訴他我覺得他實在了不起，可是我不知道這話該怎麼說法。

我想起時間太晚，怕要來不及回家吃晚飯，可是威廉先生說不，我們必須在公園裏散一會步纔回家。這纔我們很慢很慢的散起步來，他把我的手兒疊在他手上，並且輕輕拍着我的沒有給手套罩着的手指兒，他的臂膀給我靠着覺得很強壯，突然間我非常大膽起來，竟敢告訴他說我覺得他的臂膀非常的強壯。這話說了我自己覺得高興，因為他聽了十分稱心，就說他很喜歡我，因為我是非常膽小非常怕羞的，我因而想他是個多麼上流的人物，因為我們街坊上那班男孩子們向來都把我叫做受驚的貓兒的。現在我要跟威廉先生一同回家，我已不得那些孩子們有幾個站在我家門口平臺的附近，好讓他們看看我是跟他在一起，因為他是這麼了不起而且這麼漂亮的。

當時威廉先生說，是啊，強壯的男人應該保護怯弱的女子，這是你一逕都可以信任我的。

不想我們跨上臺階的當兒，果然有兩個同街坊的男孩子站在那裏，顯得非常單弱而藐小，他們的衣服跟威廉先生的星期服相形之下也覺得可笑極了，我是多麼自豪多麼快樂啊。

我們吃了一頓冷晚飯，因為那是禮拜天的晚上。飯後威廉先生說，你得讓我跟你母親單獨談個天，因為我和她要講一點秘密。於是我把碟子收拾了，拿去洗滌起來，讓媽和威廉先生自己在客廳裏談秘密。隨後他們也都到廚房裏來，兩個人的臉上都笑嘻嘻的，似乎高興了。

下一個禮拜天，我們去逛康尼島\*，過了一段快樂的時光，只是威廉先生因我不肯學騎腳踏車，只管嘲笑我，他說我是不會受傷的，因為女用腳踏車的後輪子上都罩着一個網兒，不會得鈎着裙子，可是我還是害怕，不敢嘗試。這纔他自己租了一部腳踏車，我坐在一張條凳上看着他踏，可是他踏了一會就停了，說獨個人踏沒有意思的，又問我肯不肯試雙座腳踏車，可是我說不，對不起。這纔他笑起來了，在回家的車子裏一路唱着，我坐不起馬車，你若坐在雙座腳踏車上該够多麼有趣，又一逕的說我該學會它纔好。

\*康尼島 (Coney Island)，紐約附近的一個海濱避暑處。



舖子裏的時光過得越覺有趣了。威廉先生開始用着一種滑稽的方法給我寫條子。原來那些賬單本子扯去了一張之後，常會有一條紙兒留着的，威廉先生就在那種紙條兒上寫着簡短的字句，他將賬單交給我的時候，那張條子就會落在桌子上，這就跟對面談話一般。他寫的字兒如同現在給我一個微笑，或是我正在想你呢，或是你記得禮拜天嗎之類。我見到這種條子，總裝做沒有看見，仍舊一本正經把該找的錢算給他。我覺得這種情形是很浪漫的，我們兩個一逕都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兒，其實我們已經真正成了好朋友的了。

凡妮朋孫將我們的事情告訴了我們那層樓上所有的女孩子，以致人人都來嘲弄我，存心要看看我面紅耳熱。可是威廉先生叫我無論如何不要管她們，因為她們不過是妬忌呢。下禮拜天威廉先生跟到我們家裏來，我就看出要有什麼事情了，因為他當我沒有看見，偷偷的跟媽眨眼兒，我又看見媽對他努努嘴，好像問他一句什麼話，威廉先生搖搖他的頭，好像是說好的好的。

後來我們走到客廳裏去坐，威廉先生說，我要你閉上眼睛，將手伸給我，我覺得他這句話很新鮮，因為人家總說閉上你的眼張開你的嘴的。這纔我真的閉上了眼睛，伸出了雙手，我就覺得他在我的手指兒上不知幹了些什麼，這纔他說現在你睜開眼罷，我睜了開來，看見我已戴着一個鐳子了。

威廉先生說，這只是一個友誼的鐳子，表示我們一逕要做朋友的，將來有一天，我還

希望我們不止做做朋友呢，這纔他拿住了我的雙手，將嘴親着它，我就覺得有點忍受不住了，因為我快樂已極，竟要哭出來，可又覺得這種要哭的心情未免太傻些。那個鑷子是個金鑷子裝着一個小小的金雞心，雞心當中嵌着一顆小小的紅寶石。這是柘榴石，威廉先生說。這就是你的生月石。\*你母親告訴我的。這纔我明白他們的祕密就是這個了。

我立刻跑到媽那邊，真的哭起來了，媽說怎麼怎麼，你現在是個大姑娘了呢，不能還像一個小孩子。現在我想你已經可以說是有了朋友了，是不是的，威廉先生。威廉先生說是的。

等到威廉先生動身回家的時候，他又親了親我的手兒，後來我也親了我自己的手，並且不住對自己說道，我是有了朋友了，我是有了朋友了，那天晚上我一逕睡不着覺，因為我太快樂了，太激動了，心裏不住在想道，我是全世界頂頂幸運頂頂快樂的女孩子了。

### 三

我們做了六個月的朋友，舖子裏的所有女孩子們都知道了，一逕要對我說七說八，並且笑我，有時我竟不懂他們說什麼。凡妮朋孫是頂頂壞的。我一逕都對她無話不講，因為

\*俗以十二種寶石配着十二個月份，柘榴石配着正月。



我沒有一個人講講是要覺得悶氣的，我總叫她不要告訴人，可是她偏跟別人去說。每個禮拜三，威廉先生總要送我一盒兒糖果，我總留着一些等禮拜四送給凡妮當點心，又因當時是夏天，威廉先生逢禮拜天總要拿些花兒來送我，我也總留一些等禮拜一帶去送凡妮。凡是威廉先生送我的花束，我總摘下一朵將它壓起來，不多日子那本大字典就給我統統壓滿了，爸爸就說我得停止不再壓，因為它在書葉子上要壓出污漬來的。於是我取出一些，拿紗紙兒包起來，放在我的抽屜裏。

有了朋友是一樁好事，因為現在我有一個人帶我到各處去走走。有一回我們走到一個大廳裏，有一個人跟我們談到非洲的一切事情，那人還有一套幻燈，還有最最奇異的畫片。那些畫片都是着色的，看起來同真的一般，有些動物很美麗，可是我不喜歡那些土人的畫兒，因為他們都奇形怪狀，而且都是不穿衣服的。又有一次我們去到中央公園打棒球，又有一次他帶我去看歌唱戲。那種戲班叫做貝爾氏戲，非常滑稽的，只有腳踏車我老是不肯嘗試，威廉先生說我只要肯跟他乘坐雙座腳踏車，那就毫無遺憾了，因為騎腳踏車是一樁非常有趣的事。可是我沒有法子，我總覺得害怕的。媽甚至於說要給我特做一條騎車的裙子，威廉先生說好的，而且這種裙子到冬天還可以用來溜冰，因為做得短了溜冰鞋上不會絆住的，媽說是呀，人家都很沈重的貼纏兒裝在這種短裙底，使它掛在腳踝上面不會飄起來，可是我已經急得哭出來了，連忙說哦，不要不要，這纔他們也不勉強了。不



過這是威廉先生跟我做朋友以來僅有一次意見的不合。有一次我們坐升高機一直坐到頭，到樹林子裏去散步，這纔又到一個農夫人家歇下來，吃了些牛奶和烙餅。後來他們在那上面的卜龍克斯公園\*裏關了一個動物園，我們又曾上去過兩次，因為那個動物園比中央公園裏的清潔些，也美觀些，又有一個地方通過一條河可以遊船，而且那裏難得有人的，我們可以清靜靜親親密密的談話。逐漸逐漸的，我嘗試着叫他弗蘭克，有時候我心裏不去想它，竟可以叫得很自然了。

弗蘭克真可說是十全十美的，而且他對我始終如一，一逕都那麼好，那麼和氣，爸爸有時要邀他同到角子上去喝啤酒之類，弗蘭克總說別人喝不喝酒他從來不管，至於他自己，是對此道從來不感興趣的。有時爸爸獨個人去喝，他總在他肩膀上拍了幾拍，說道您去快活一會兒罷，您這老孩子。可是弗蘭克愛吸雪茄，也喜歡打彈子，各種遊戲他都喜歡的，並且老說我能跟他一樣喜歡就好了。他又加入一個俱樂部，在市區有兩間屋子可以聚會的。他們常在那裏打乒乓球，弗蘭克曾經在餐室的桌子上教我怎麼打法，我覺得好頑。他們也打打紙牌，可是並不打錢的，至少是大多數人都並不打錢，只有少數人打錢罷了。媽又說我現在已經交了朋友，就必須裝得像個大姑娘的模樣兒，因而給我買了一頂美麗的帽子，頂上面有三枝羽毛，並有一把很大的弓兒，裏邊安着鐵絲兒，自己會得彈起來

的。媽又教我梳向後的胖頭，使得我的帽子戴在上邊可以顯得挺些漂亮些。她又給我買了一套小梳子，上面漆着小小的花兒，給我壓頭髮，弗蘭克又買給我兩枝美麗的帽鉞，鉞頭雕着小小鳥兒的，媽又給我做了一套新衣服，裙子上面拚着八條斜幅兒，領口上面裝着一條高領子，我可並不喜歡這樣的領子，因為那硬骨頭一逕釘着我的脖頸兒，覺得非常不舒服，而且那圍在脖頸兒上面的縐邊兒又是差不多每天都得換的。總之，我這時候覺得事事都不行了，因而心裏樂得說不出，巴不得這種交朋友的時期永遠延長下去了。

#### 四

轉眼就已到了十二月，哦，我們在郎得利舖子裏怎樣忙起來了啊，舖子裏一天到晚都擠滿了顧客，我們每天晚上都得做到十點鐘。弗蘭克再也沒有工夫跟我談天了，他就只對我說，你把這個趕一趕好嗎，密司奈脫，顧客在那裏等着呢。我總也只說，好的，威廉先生。有一天監察員帶了一位顧客到我面前來，說道這位太太說她等她的包裹和找頭已經等了二十分鐘了，爲了什麼事情這麼耽擱啊。我說，對不起，我是儘力在趕的，這個當兒弗蘭克剛巧走過我的寫字檯，那位顧客就對監察員說，我的這注生意就是這位先生做的。可是我明明沒有接到弗蘭克的賬條兒，因爲我如果接到的話，我一定儘先把它做完的。這纔



我說我並沒有收到這位顧客的賬條兒，那顧客聽見這話就大光其火，監察員就把弗蘭克叫了過去。

弗蘭克說，不錯，他是把賬條兒做好了，並且把貨款和賬條兒拿別針別在一起放在我的寫字檯上了。那是一張五元的鈔票，貨款是四元六角三分。我就上上下下的尋了起來，監察員對我大光其火，那顧客也什麼話都罵出來了。我急得眼淚直迸，因為我的寫字檯上已經堆滿其他的賬條兒，而且人人都瞪着眼睛對着我看了。這纔弗蘭克到我的寫字檯上來，彷彿是找那賬條兒似的，卻乘機向我耳語道，你別哭，馬利，我有辦法的。這纔他轉身向着那顧客和監察員，說道，也許那賬條兒還在我的櫃檯上，讓我再去查查賬條冊子看，說着他走過去了。一會兒就回轉來，說道，對不起，這都是我的不好，因為我把賬條兒忘在櫃檯上了，便將賬條兒和一張五元鈔交给了我。這纔他又向那女太太說他實在抱歉得很，可是碰到聖誕節這種忙亂陣兒，他是很容易忘記掉的。可是那監察員對弗蘭克沒有好聲氣，弗蘭克就走開了。我將找頭交給了顧客，心想這樁事情就此可結束。

那天晚上我清理寫字檯的時候，將它拖開了一步，以便打掃它的背後頭，誰知這麼一拖的當兒，便見一件東西落在地板上。我拾起來一看，原來是一張四元六角三分的賬條兒，還有一張五元鈔跟它別在一起。我站在那裏怔了一分來鐘，只覺得莫明其妙，這纔我恍然大悟了，像一道閃電似的把全部事情照得雪亮了，便不由得眼淚直迸出來，因為我明



白了弗蘭克是個豪俠的男子，我是無論如何不配做他的朋友的。他竟將這樁過失拉到自己身上去，並且掏自己的腰包賠出了那五元錢，這叫我怎樣過意得去啊。

每天晚上因為時候太晚了，弗蘭克總要等着我送我回家的，當時我決意不提那賬條兒的事情，且等跟他道晚安的時候再說，可是一路之上我簡直說不出話來了，因為我一逕在想弗蘭克這樣的豪俠，直同書本子裏說的一般，也許我可以寫一封信給李培夫人，\*讓她將這樁事寫進書裏去，而且我覺得他的確是我的意中人了。弗蘭克在回家的路上也沒有多說什麼。他的樣兒像是疲倦了，我不曉得他是不是在想剛纔的事情，以及他替我賠了的那五元鈔票。

到了十點鐘之後，他們就要把門廊裏的燈亮熄掉的，所以我們道晚安的時候，門口總是黑的了。那天晚上弗蘭克照常抓住了我的雙手，將它親了親，說道，晚安，馬利，親愛的，可是我仍舊抓住他的手，把我找到賬條兒的事告訴了他，並且打開我的手袋兒，拿給他五元鈔票，這纔我猜是因天黑的緣故罷，我告訴他我覺得他這種行為實在了不起，實在是美麗，又說他已成了我的意中人，不過我這句話說得大概非常輕，已經成了一種耳語了，因為當時屋裏的人都已經睡覺，四周圍是漆黑的，並且清靜得萬籟無聲了。這纔弗蘭克說道，他是天底下無論什麼事情都願意替我做的，說着他就出人不意的將臂膀摟住了

我，親着我的面頰，說道，哦，馬利，你願意做我的妻子嗎，馬利，你願意和我結婚嗎，馬利。又急急忙忙的接着道，倘使聖誕節就訂了婚多麼好啊，那麼聖誕的宴會和訂婚的宴會就可以一起舉行了。我對他低聲說道好的，他就抬起了我的臉兒，吻過了我的眼睛，又重新吻過了我的面頰，他的態度是那麼的溫存而柔和，說道哦，馬利，你是我的一切了，你是我的一切的一切了。我說你也是我的一切呢，弗蘭克，他說哦，我是非常愛你的，馬利，你肯不肯說你也非常愛我呢，我說我是愛你的，弗蘭克，他就又重新吻起我來，我覺得這樣讓人去吻是怪舒服的。這纔他說道，現在我們算是訂了婚的了，我就把聖誕節舉行訂婚宴會的意思告訴他，他說這樣好得很，到那時候我就要送你一個訂婚戒指了。我不曉得他是否打算送我一個嵌鑽石的真正訂婚戒，可是我不敢問他。這纔他又吻了我，並且問我願不願意吻吻他，我就給他一個吻，於是我們互道了晚安，他自己回家去了。那時正開始下雪，我在門廊外面站了一分鐘，看着那雪在對面照過的煤氣燈光裏下了下來，下得非常柔軟而遲緩，我也同那雪一般，心裏覺得非常柔軟，遲緩，紛亂而且快樂了。

媽照往常一樣，正在樓上等着我，後來我在吃着麵包火腿牛奶的時候，就把訂婚的事告訴她，她快樂得淌了幾滴兒眼淚。原來媽心裏覺得快樂的時候總是要淌眼淚的，我自己也是這樣。她說她聽見這消息快樂極了，特別是今天晚上，因為她剛剛聽說愷弟姨媽的革嬰跟了一個戲子從音樂院裏逃走了，喜得我不是革嬰一類，不過愷弟姨媽自己也是個野坯



子呢，可是我年紀還輕，這一類的事情應該少聽爲是，所以雖則愷弟姨媽是她自己的姊妹，我們母女之間說話總得像個母女的。這纔她又叫我不要把這樁事告訴爸爸，特別在他要喝酒的時候，因爲他常要拿這一類事來做藉口的。媽又說爸爸自己的家族裏面不是沒有很多野坯子，例如他的叔叔，就是帶了合股人的錢和馬車逃走了的，不過徒然供給爸爸更多的藉口以便他去喝酒，也是沒有用的呀。至於弗蘭克威廉，照他今天這種行爲看起來，他是一定會做一個極好極好的丈夫的。

那天晚上我因爲工作太忙疲倦了，又一選非常興奮，所以沒有工夫思想就馬上睡得很熟了。可是有些晚上我躺在床上想到我們將來一起過着的種種美麗的生活，覺得非常有趣。我常常想着，將來我會得一選嘗試做他的好妻子，又想我果然做了一個好妻子，那是一選都會快樂的。事實上呢，我確是一選都做了弗蘭克的好妻子了。他也常常對我這麼說，就是他死的那天早晨，也還是對我這麼說的，然而但尼的事還是照樣發生了。

我們立刻就把那個宴會所需的東西着手預備起來。我請了我那一層樓上的那些女孩子，弗蘭克請了他那部分裏的一些人，以及他那俱樂部裏的一些人。媽請了沙嫩姨媽，和她的堂姊妹柏爾妮，她的堂姊妹莉慈，又請了我的威廉姨父，因爲威廉姨父是個營造作頭，很有錢，媽說即使他不能來，也會得送一份厚禮給我的，還有愷弟姨媽，當然我們也請了。我們租了一些摺疊椅來，聖誕日那天我們整天都在做吃的。我們做了三明治，烤了



蛋糕兒，我又做好三種的奶凍，白的，可可色的，和粉紅色的。耶米搖了冰淇淋。這纔我們又做了大團的千層糕，又拿松枝和冬青裝了屋子，又搭好了食品檯，又將木板接上桌子使它擴大，這纔舖上紅的綠的紙綵兒，及至所有的食品一齊陳列好，就顯得非常美麗了。媽拿紅糖和茴香做了一味火腿，還有鹹菜、榛子、葡萄乾、橘子、苹菓等等。爸爸調了五味酒，竟把兩瓶葡萄酒統都倒在裏邊，媽說現在聖誕節，讓他多喝點也不妨的。媽又說我們應得有一尊葡萄乾布丁，就真的做起大大一尊來，蒸了整整的一日，使得廚房裏的香味非常好聞，爸爸備好小小一瓶白蘭地，預備澆在那布丁上面，並要點起蠟燭來。他說這是他們故鄉的辦法。媽說是呀，爸爸是什麼事情都要照他們的故鄉辦法的，特別關於酒的事情，可是爸爸也真的可愛。所有的啤酒都是他自己掏腰包預備起來的呢。

我們在客廳裏樹起一根聖誕樹，可是後來仍得搬出來，以便騰出地方來跳舞，因這一搬可把裝飾品打碎了許多。我炮了一些玉蜀黍，媽跟耶米拿它浸在山莓子汁裏，染成了粉紅，耶米拿線將它穿起來，掛在樹上。哦，這些事情都是多麼好頑多麼興奮啊。

等到客人陸續的來到，大家都大聲喝起彩來，因為樣樣東西都顯得非常可愛。大家都說簡直了不起。我們把客廳裏的桌子清出來，備放人家送來的禮物，我得站在旁邊解包兒，自己覺得非常之笨拙，威廉姨父沒有來，可是正不出媽所料，他送了一件禮物來了，而且我想那是頂頂了不起的一件禮物。它是滾滾圓的一件東西，用錫子做起來的，四周圍

都嵌着銀子，上面裝着一把玻璃壺和六只玻璃杯子，也都是銀子鑲邊的。愷弟姨媽說這是一種金銀線細工。可是我得到的可愛東西還有許多許多呢。我得到了一個相筐子，全部都是孔雀毛做的，我又得到一盞煤氣燈，乃是最新發明的樣式。它的樣兒跟煤油燈一模一樣，可是你只消將它接上煤氣就成了。燈上裝着兩個大圓球，綠色的，上面畫着鬱金香。我又得到六個杯子和盆子的一全套，口兒上都裝着小粉紅花和金邊的。舖子裏的一個女同事送給弗蘭克一個鬍子杯，\*上面印着「父親」兩個金字，大家看見都笑起來，說她不是太性急了嗎，就都拿這事來開頑笑。我又得到一個銀托盤，上面放着一只糖缸，一把壺，和一只罐。我又得到一個怪可愛的繡花枕頭套，也是舖子裏的女同事送的，上面繡着一面飄揚的美國旗，底下是「我們信任上帝」幾個字。我一共收到三個吉語片，有兩個是相同的，都是「上帝賜福我們的家庭」，只是圖案不同罷了。我又收到一個話匣子，是愷弟姨媽送的，我們整晚的開着，可是共只有六片唱片，開了幾次也就覺得厭倦了。我又收到一個報紙夾，它的樣兒像是一張圖畫裝在筐子裏，可是那張圖畫可用鏈條捲起來，報紙就夾在圖畫背後。我又得到兩套畫，一套是吉布孫的兩個人物\*還有一套是一個小藍孩兒和一個

\*Moustache cup 是一種口上裝着一小片以免鬍子沾濕的杯子。

\*吉布孫 (Charles Dana Gibson, 1867-?)，美國藝術家及裝飾家。



小搗蛋鬼，都是預備臥室裏掛的。此外還有一幅裝着金框的畫兒，那是一幅油畫，題名森林的風景。我又得到一本綠絲絨的相片簿子。我又得到兩只煙灰盆子，全是用雪茄煙牌子做起來的。哦，這一切的東西都是多麼了不起啊，我彷彿是生活在一個神仙故事裏了，覺得自己已經快樂到極點，無以復加了。誰知後來還有更快樂的事，因為最好的東西還沒有出來呢。

這纔弗蘭克的最好朋友澤黎開口了，他說現在請諸位稍靜一靜，因為弗蘭克要向我們這位可愛的馬利送禮了。大家聽見這話哄然笑起來，隨即都靜了下去，弗蘭克就從口袋裏面掏出一個紫色絲絨的小盒兒，將它打開，取出那個訂婚戒，當着大家的面套上我的手指兒。這是一顆真正的鑽石呢！我再也禁持不住了，不由得又笑又哭起來，人人都跑過來吻了我，弗蘭克也吻了我，人人都擎起我的手來看那個戒指，都說它美得很，因為它差不多有一克拉，而且鑲得非常高，我要戴手套的時候常得把它取下來的。大家都在嘖嘖讚美了，我就覺得自己是世界上頂頂快樂頂頂幸運的一個女孩兒。哦，我是愛弗蘭克的，我實在是愛他的。

那天的宴會真是有趣得極。我們做了種種的遊戲，及至玩着郵政局長的時候，我同弗蘭克走到穿堂裏來，他就我的嘴上親了個吻，這事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可是他說現在我們已經訂婚了，這是不要緊的了。其時有一個人打門口裏探出頭來看我們，弗蘭克笑了



笑，說道橡皮的\*，引得大家都哄笑起來。這纔我們都走進飯廳裏去，大家狼吞虎嚥的吃了起來，都說從來沒有吃過這樣的好東西，都飽得快滿出來了，我猜他們說的是實話，因為等客人散了之後，竟連一點麵包屑兒都不剩了呢。

這纔我們清出了客廳，莉慈的男孩子拉了一則梵阿鈴，名字叫燈蛾撲火，我店裏的一個女孩子彈着鋼琴唱了一則新歌叫做薔薇園，可是很傷心的。凡妮朋孫朗誦一則關於一個兒童宴會的滑稽曲，弗蘭克的一個朋友帶了個洋娃娃來，假裝它會得說話，可是我看見他自己的嘴唇在動，明明是他跟它做雙簧，他卻讓那洋娃娃講了許多關於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頂頂有趣的笑話。這纔有兩個女同事張掛起了一條被單兒，把一盞燈放在背後，使得整個客廳都暗了，然後在那上面映出各色各樣滑稽的影子，只是有時候也有點可以看出她們自己的手兒來罷了。澤黎朗誦了一則嘉西打棒球，誦得那聲音惟妙惟肖。我是不大懂得的，可是所有的爺兒們都聽得非常得神，因為他們都是懂得棒球的，這纔弗蘭克和澤黎以及其他兩個男人一齊唱起來。他們先唱了一則裘安尼他，這纔弗蘭克唱了一則跟我再舞一匝罷衛理，大家都聽得非常高興，要他再來一個，他就又唱了一則小安尼露泥，我覺得要哭出來了，因為我從來不知道他的聲音會有這麼美麗的。這纔大家齊聲的說道，現在馬利該給我們彈琴了，於是我坐了下去，彈了一則「詩人與農民」，大家都大拍其掌，我想也沒有

彈錯什麼，只是有一段應該用柔聲的地方我卻將擴音板踏下去了，不過我想他們也沒有人注意到。

這纔有一些年紀稍大的人先回家了，使得我們有更多的餘地可以跳舞。莉慈的孩子拉着梵阿鈴，我的一個女同事彈着鋼琴，他們是從來沒有合奏過的，可是配合得非常之妙，我們跳過華爾姿，澤黎又教我們跳德國舞，可是我們跳到四組舞的時候我最覺得高興，這也是澤黎教我們的，他一忽兒逼起嗓子來尖叫，一忽兒放開喉嚨來大吼，而且一逕的笑話百出，惹得大家都笑個不停。我屢次落掉我的髮鍼兒，因為那種舞跳得非常之快，可也非常有趣的。這纔時候不早了，連那年青的一輩也動身要回家了，我們看見澤黎已經把一枝寄生樹懸掛在門口，\*那些已經看見了它的，都把那些沒有看見它的拉過來親吻，還輕輕的說嘯嘯，不要作聲。可是到後來大家都看見那枝樹了，便彼此拉拉扯扯的互相亂吻了一陣。直至大家都穿好衣服站在那裏準備要動身，澤黎就站到一把椅子上去演起說來了。他說他是代表大家說話的，今天晚上大家都過了生平頂頂快活的一段時間了，現在大家要向弗蘭克和我兩個人祝願，祝願我們倆過着快樂的生活，因為弗蘭克是最最優秀的一個人，我是他生平所見最可愛最溫柔的一個女孩子，要不是弗蘭克捷足先登，他是一定要來向我求婚的，說到這裏引得大家都大笑起來。這纔他又裝起嚴肅的態度，說道從來訂婚的

\* 耶教國俗，凡聖誕節，在寄生樹 (Mistletoe) 下跟不相識的少女親吻是不爲罪的。



人，不會有過這樣好的吉兆，將來結婚的幸福可以未卜先知了，只消等孩子來到，就可以使得這一個結合成爲天國的樂園，並給其他一切結合做個好榜樣。於是大家都拍掌喝彩起來，這纔澤黎又說現在我們來替這幸福的一對慶祝歡樂的聖誕和快樂的新年以及地球上的一切幸福罷，隨即大家高聲喊起歡樂的聖誕，大家互相親起吻來，大家都非常快樂，而我是所有人中最快樂的。

弗克蘭留到最末了纔走，媽就讓我們自己去談了，我謝謝他給我的戒指，並且說我非常快樂，他說他也非常的快樂，又說道我一定勉力嘗試對你做一個好丈夫，馬利。我說我也一逕要嘗試對你做一個好妻子，弗蘭克，並且給你造成一個美滿的家庭。於是弗蘭克又在我的嘴上親了一個吻，這纔我們靜靜默默親貼貼的站了一會兒，這纔他說道晚安親愛的，我也說道晚安，他卻要我再說一聲晚安親愛的，我就照他說了。

那天晚上我簡直睡不着覺，我真不懂這許多美麗的事情爲什麼會得落到我馬利奈脫身上來的。

## 五

禮拜天弗蘭克到我家裏來，媽問他覺得我們的結婚應該定在什麼時候，弗蘭克說他今



年新年一定可以加薪水，那末等到五六月裏去結婚是很好的，我也覺得做個六月裏的新娘很有趣。媽說好的，這讓我們得有充份的時間可以準備，如同衣服呀，屋子裏用的種種綫紐呀，又說她要給我們一百塊錢，備我們佈置家庭之用，又說這錢是由我工資裏儲蓄起來的，實在是我自己的錢，而且弗蘭克的開銷總也不在少數。於是弗蘭克向她多多的道謝。我們就把日子定在六月五日，這纔媽又說道，我想你們的婚禮排場用不着太大，你們已經有過一次熱鬧的訂婚宴會了，不如省下幾個錢來佈置房子罷，你在宴會上面要開支的錢，決然不是收來的禮物抵銷得了，因為人家總喜歡送些傻東西，有時候你是派不了用場的，倘使他們送的都是盆兒罐兒，不是茶具小手帕之類，那就好得多。弗蘭克說道是呀，我們開一次宴會所需的費用是儘夠買地毯來鋪好地板的。這纔他們商量定，我們就只到禮拜堂裏結了婚，便回到媽家裏來吃晚飯。媽媽以為我到四月裏就該停止工作，以便幫她做針線什麼的。

弗蘭克回家去後，媽跟我就把我的粧奩箱檢查起來，因為我已經有一些東西放在裏邊了，我有兩個奶罩兒，是愷弟姨媽從前遊了尼亞加拉大瀑布回來的時候給我的，又有一件棉紗的晚服，是我加入禮拜堂縫紉會的時候做起來的。此外我還做有很多很多的花編，其中有一些只是髮針花編，也有一些是梭織花編，還有一些是鈎針花編。媽說拿這些花編來鑲綴小衣，晚服，和襯褲，那是很好很好的。我可有一些繡花的小件，那是一條櫃頂披，

一條圓形的桌心飾，以及兩個枕頭套，一個是粗浮繡的，還有一個也是粗浮繡的，只是圖案不同罷了。

訂婚期間的生活過得非常有趣。常常有人請我們，而且大家對待我們都非常之好，弗蘭克帶我去逛許許多多的地方。有一次他帶我去看話劇，劇名叫福爾摩斯，是一個名叫季拉德的人演的，那是我第一次看話劇，裏邊沒有歌唱，我似乎覺得有點失望了。我比較喜歡歌劇，因為歌劇裏邊是有音樂的。後來天氣暖起來了，弗蘭克就奢侈得嚇殺人，他租來了一部二輪輕馬車，我們坐着到各種地方去遊玩。弗蘭克有時仍要戲耍我，因為他總想買一部雙座腳踏車。

到了我要離開舖子的時候，那些女孩子們也真的可愛殺人。我們在地下室裏開了一次話劇的宴會，她們買給我一件粉紅的和服，纏纏着一種白色毛茸茸的材料的，式樣非常美麗。所有的女孩子們都說她們非常妬忌我，又問我走了之後把弗蘭克獨個人留在她們當中不覺擔心嗎，我說不，弗蘭克是無論在什麼地方我都可以放心的。這纔她們都跟我親吻話別，又說我雖然平時不大說話，他們也都要惦記我的，又說我碰到這樣的好運道也是我份所應得。我因這一次分別覺得非常傷心，因為我是一逕都喜歡那個舖子的，所有的女孩子們都答應我等我結了婚再來看我。

這事以後，媽和我就都忙得不可開交了。哦，我們一逕的縫啊，縫啊，縫啊，好像是



一輩子也縫不完似的，特別是因為大部分東西媽都要用手工來縫。媽說手工縫的東西比較美觀也比較莊重，而且還有許許多多東西得做滾邊兒。所有的被單，枕套，食巾，都做紅色的滾邊，所有的洗手毛巾都做藍色的滾邊，又都得刺上第一個字母，而那W一個字母偏是筆畫特別繁重的。我曾對媽說，我巴不得嫁一個名字用I開頭的男人，可是媽說我得替自己的幸福着想，不能一味貪圖省力的。還有檯布也得滾邊，和刺繡，還有餐巾也得來這一套兒。這纔又有我自己的那些衣服，襯衫襯褲，裙兒帶兒，乃至於奶罩，晚服，小衣等等。媽說我有了這麼一套嫁衣裳，那是多數女孩子都要嫉妬的了。凡妮朋孫常常同着店裏的女孩子們來到我家裏，常常給我幫忙，她們覺得我這套東西是實在了不起的。

我們又僱了一個裁縫來做外面的衣服，媽說我的衣服必須備充足，使得弗蘭克兩年之內可以無須替我置新衣，那個裁縫給我做了兩條裙子，以及三件齊腰衫，那種衫子裝着小摺邊兒和可愛的高領子，現在已經很時髦，只是袖子沒有現在時行的那麼胖起就是了。可是我們仍舊買過一套一切現成的衣服，價錢很貴，竟得十一元，可是媽說現在衣服還不如買現成的好，因為自己家裏做起來也差不多要這幾個錢的。我們又買了兩雙鞋子，有鉤兒的，鉤得很好看而且很高，又買了許多襪子。媽又買了六雙絲光的，六雙棉紗的。凡是我們向郎得利舖子裏買的東西，一律都可打九折，省下的錢湊合攏來也很可觀了。

弗蘭克問我爲什麼要買這許多東西，我說媽說的，我兩年之內決然不能問你要錢買衣



服，弗蘭克笑起來，說他的一切東西都是我的，他只巴不得自己發了財，以便我無論要什麼東西他都可以辦到。

到了五月中旬，媽和弗蘭克就同着我去訪尋傢具了，結果是買到非常可愛的一套。我們在媽的隔壁街坊租到一層樓，他們說我們可以立刻把傢具搬進去，把它先佈置起來。我們買了一套三件頭，放在客廳裏。是烏木做的身坯，配着綠色絲絨墊子，一張長沙發，一張搖椅，一張圈手椅，媽又將那一部鋼琴送給了我們。幸而琴上那條披子也是綠色的，跟其餘的傢具很相配，我們又買了一張圓桌子放在客廳的中心，將那綠色絲絨的相片簿子擱在桌子上。我又另外做了一條絲絨的披子，舖在爐檯上面，跟那鋼琴上的披子相配起來。可是那披子上的小球兒是我費了許多時間纔覓到了同一樣式的。我們又買了兩個美麗的大花瓶兒放在爐檯上，又買了一個鐘放在當中。那客廳裏的所有木料也都是烏木，我們糊上了撒着淡綠花兒的綠色壁紙兒。我們的臥室是跟客廳連通的。我們就在中間掛起一條綠色絲絨的帘子，及至我們舖上了一條綠色的地毯，那間客廳就顯得非常可愛了。這條地毯是弗蘭克檢來的，看起來非常鮮豔，因為上面點綴着大朵的粉紅花兒。我覺得我們這個客廳是誰家都比不上了，因為樣樣東西都新鮮佈置起來，及至我們掛上所有的畫片，並且買了一口小玻璃櫃子將我們一點小小的裝飾品陳設起來，那就簡直稱得雅致了。

臥室裏邊我們買了一張大銅床，一只烏眼楓的梳粧檯子，檯子面上一邊放着一套銀子。

髮刷和梳子，是聖誕節人家送我的，那邊放着弗蘭克的一套兒，是我特地替他買來和我一套相配的。

餐室裏的佈置也一樣的好，可惜我們錢不夠，沒有馬上舖起地毯來，弗蘭克說等將來可以買的。可是我們佈了一張美麗的方桌兒，旁邊放着五張椅子和一張金色橡木的圈椅，還有一口龐大的食櫥，一口放磁器的櫃子。我們又買了一張黑皮的榻兒，以備弗蘭克吃完晚飯趁我收拾盆碟的時候可以躺着歇歇。媽將她所有的「緞光」捲子都送給了我，她已積貯了三百個了，我們買了些刻花玻璃缸子將它裝起來，又買了些橡皮墊子來墊那缸子，將它放在食櫥上，就顯得非常美觀了，我又將我們所有的盆碟都裝在磁器櫃裏，加上那些茶具什麼的，也就顯得非常美觀了。只是那地板實在難看，因而我說，我們可不可以別的地方省下一些錢，買一條漆布來舖舖呢，媽說好的，這個主意好，我們就這麼辦了。那條漆布的圖案很好，全褐色的地，大朵的花兒，舖起來跟地毯一樣好看，又比地毯容易洗擦，而且我知道我們到了明年一定可以買一條新地毯來的。

我也要一個美觀的廚房，後來我覺得很高興，居然把它弄得非常美觀了，因為我覺得在餐室裏吃飯很無謂，而且多許多麻煩，不久我們就在廚房吃着飯，因覺穩妥得多，而且到了冬天也覺舒適暖和些。我拿些花紙兒糊了那些架子，美觀的漆布舖了地板，又把爐子擦得非常乾淨，以便東西一出爐子就好吃。又做了一些窗簾，又拿白漆布蓋了洗滌桶，吃



飯的桌子也拿白漆布蓋了起來。

此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事情，彷彿是一輩子也幹不完的，我得找一個裝管匠來裝起一根管子以便通髒水。我又要做一種柄兒可以拆下來的木柄熨鐵，來代替那種舊式的連柄熨鐵，又要做一只箱裝在廚房的窗口以備裝食物之用，又要買一塊洗衣板，一口蒸鍋，一條燙衣板，以及罐兒，熬盤，濾水器之類，還要一條烤餅板，一根捲麵棍，一套穀類的傢俬，一套香料的傢俬，以及許許多多小物件，真把我累得要命了。

可是六月五日終於到來了，我穿着一件白衫兒，戴着披頭紗，弗蘭克穿着一套深藍紋嗶嘰的新衣服，戴着一個圓頂硬坯的氈帽兒，顯得非常美貌。許許多多朋友都到禮拜堂，可是行禮之後只有家屬到媽家裏去吃晚飯，大家也都不見怪，不過我們坐上馬車回家的時候，大家都拿米來撒我們，又都對我們笑着。還有許多孩子們站在兩旁人行道上，也都在那裏笑，因為他們在那馬車的漆光裏照出自己的形像來，覺得非常滑稽。有一個人想起散他們，可是我叫他不要趕，隨他們去罷，而且突然的，我也想要走下車來照自己了。當即我跨下了車，向那漆光裏一照，看見自己彷彿壓扁了，發胖了，滿身臃腫腫的，動動身子就會顯出種種滑稽形狀來，因而也笑個不住，隨後我問弗蘭克要了一些辨士，分給那些孩子們，這纔重新上了車，便有點覺得要哭出來，因為我想自己現在已經成了人，結了婚，心裏非常害怕，恨不得重新做個小女孩兒，這麼想着，不由得將身子向弗蘭克那邊靠



過去，弗蘭克也向我這邊靠過來，這樣相依相傍着車子趕到媽家裏，靜悄悄的吃了一頓晚飯，大家都給我們種種的教導，又叫弗蘭克要替我當心，及至沒有人注意我們，我們就悄悄的逃了席，回到我們自己家裏去了。

## 六

結婚的生活是可愛的，就只除了一件。也許我已經有了一點觀念，知道有一樁事是要發生的，可是不知道什麼，我從來不容自己將它細細思想過。我們結婚的一個禮拜之後，媽對我說，也許她應該跟我多講些關於結婚的事情，可是我請她不要擔心，現在一切都很好。弗蘭克對於這事也是一逕很好的，可是他還不大明白我是多麼驚異了。原來我起初是擔心的，後來也就不大將這事放在心上，誰知有一次我們吃飯的當中，弗蘭克突然裝起那種瘋樣來，纔又引起了我的心事。原來他忽然對我不轉眼的看着，態度非常之滑稽。其時我們剛剛吃完湯，一盆炸肉片兒已經放在桌子上，馬鈴薯也拿上來了，都是非常可口而且百熱的，可是弗蘭克站起來了，說道哦，馬利，我是多麼愛你啊，說着他就走過我的座位上來，拚命的吻我，弄得我毫無辦法，因為等到我們重新坐下去吃時，那盆炸肉片兒已經冰冷了，馬鈴薯也冰冷了，沒有熱的時候那麼好吃了。

可是結婚生活的其餘一部分我都非常的喜愛。我喜愛早晨起來趁弗蘭克穿衣服的時候預備早餐，這纔穿着我那件美麗的粉紅和服跟他一起坐着吃。這纔弗蘭克要跟我親吻告別，這纔我去收拾廚房，舖床，揮灰塵。我排定的工作是每禮拜一洗衣，每禮拜二燙衣，每禮拜三修補，擦銀器，並且拿阿母尼亞和水洗擦那些刻花玻璃。中飯只有我一個人吃，所以我用不着忙，吃完中飯我就出去買東西。我買的東西總檢弗蘭克喜歡吃的，他喜歡什麼我早已知道得很多了，下午我沒有事做，就回去看媽，或者是做做針線，不多會兒就到了預備晚飯的時候了，這纔就要聽見弗蘭克從樓梯上囊囊走上來，哦，那是多麼有趣啊，我就連忙擦了手，趕到門口去迎他，他總給我一陣非常親熱的擁抱。

這纔我的身上發生一樁滑稽事情了，我回去問媽，這事跟我的結婚有沒有關係；媽笑起來，跟我親了個吻，說道我們且等個把禮拜再看罷，可是我想你是要有小孩了。如果你早晨起來像要嘔吐的樣兒，那就是一種可靠的徵候。她叫我暫時不要告訴弗蘭克，且等我們確定了再說。此後又過了幾個禮拜，這纔有一個早晨，我正替弗蘭克做早飯的時候，忽覺一陣的惡性，竟像心肝五臟都要翻出來似的，我躺下了等那陣惡性過去，這纔嗚嗚的哭個不歇。弗蘭克大為吃驚，說要去請醫生去，我說不，因為我是要有小孩了，這纔他在我身上渾身亂吻起來，我怕了誤他去上工的時間，叫他不要再吻，趕快去，他說道，哦，馬利，我看見你這樣難過，心裏很抱歉，不過這是不會長久的，而且我們要有小孩。我覺



得高興極了。其實我自己也高興的，及等弗蘭克出去上工，我也就覺得好些，後來媽跟弗蘭克說，如果他在我沒有起來之前給我喝點咖啡或是什麼吃的，我就不會得這麼難過，弗蘭克照她的辦法，每天早晨給我吃點東西，我果然覺得好些，可是我不喜歡弗蘭克這樣服侍我。及至過了一個月光景，我早晨起來就不再覺得難過了。

於是又到新年了，我記得那一個新年跟往常的許多新年都完全兩樣，因為人人都說我們正在開始一個新世紀，而且人人都把這事看得很認真，都在猜測這方來的一百年中要發生些什麼事，我呢，想起了一個孩子生在一九〇〇年這樣一個簇新的年頭倒是很好的。這纔我的裙子漸漸覺得太緊了，我的衫子也覺太緊了，我在奶罩上邊不再加什麼縐褶，因為那一部分已經隆隆然。媽說現在我得去看看醫生了，我也正有這意思，因為我正害着胃氣痛，覺得不大舒服。醫生說我很好，只消吃點蘇打就成，這纔我就差不多無間斷的吃起蘇打來，果覺得很好，因為蘇打吃了是會冒氣的，弗蘭克說我一逕同火山噴火一般，我卻怪他不該跟我說這種笑話，這纔媽幫着我做了一套特別的服裝，我得把所有的箍兒都去掉，使得它儘量張大。

弗蘭克對我是再好也沒有了。他從來不肯讓我拿沈重的東西，早晨沒有出去上工的時候，他總要替我從地窖子裏先提幾桶煤上來，他說我必須去找一個小僕孩，給他幾個辨士替我拿拿笨重的物事。他爲着我非常忙碌，使我覺得很慚愧，他又一逕跟疼孩子似的疼着



我，一逕從床上跳起來替我拿東西，他又幫着我洗滌盆碟，那是我很感激的，因為我一逕都感着疲倦，到了二月以後就什麼都懶得動了，只想躺在床上或是靜靜的坐着，這纔弗蘭克又僱了一個波蘭女孩子來幫我料理家事，因為我的兩條腿兒非常沈重了，可是那女孩子討氣得很，什麼事情都講不懂的，而且身上也不如我所需要的那麼清潔。這個時候我一逕注意着自己身上的變化，一逕都覺得詫異，凡是醫生告訴我的藥我一概都吃，蘇打也無間斷的吃。

我們又去看醫生，醫生告訴弗蘭克說，怎麼，她是要養兒子了呢，你總看得出來的。弗蘭克笑起來了，我也忽然的想起，這幾個月以來我只不住的看着自己，想着自己，卻差不多忘記了肚裏的娃娃是個真正的肉身了。我並不曉得怎樣解釋，只是想着一切的變化繼續起來，然而我還是我，不過肚子裏常常脹起，彷彿有腳在踢一般，又一逕得吃蘇打，一逕得去梳粧，至於做着那些小衣裳，也只爲了做做很有趣，卻並沒有真正去想那個娃娃是要跟我脫離的。

我照醫生的吩咐將一切東西準備起來，一切都弄得乾乾淨淨，一切都拿水煮過，還有那些給孩子用的墊布什麼的，由媽跟我縫的縫，編的編，織的織，還有那三打三角布兒，都由我親手縫起邊來。其時我已覺得跟一團鉛一般沈重了，媽就整天的陪伴着我，以便一有變動就跑到底下藥舖子裏去打電話給醫生，同時也就可以差人去找安妮去，安妮是要等

我養下之後一直服待我到能够行動爲止的，因爲從前我自己養的時候，跟耶米養的時候，她都曾服侍過媽。

有一天早晨弗蘭克剛剛走，我的肚子就非常厲害的痛了起來，彷彿吃壞了什麼東西似的，媽說且等一會兒看再痛不痛。這纔我覺得好些了，便要動身去收拾收拾，誰知一陣劇痛又來了。這纔又是一陣，馬上又是一陣，於是我嚇起來了，媽就叫漢利克家的到樓下去給醫生打電話，打完電話又差她去找安妮。那時我已經幽幽的哭起來了，媽說你不要嚇，世界上養孩子的並不是你頭一個，過些時候你就什麼都會忘記了。到了中飯時分，我就覺得再也熬忍不住，兩隻腳兒不住替換着蹦蹦跳起來，便要媽去叫回弗蘭克，可是媽說弗蘭克店裏有事，我們不到必要的時候不能叫他離開的，而且他也不能幫助你什麼。可是我極想弗蘭克回來，因爲媽只一逕叫我勇敢些，弗蘭克是從來不要我勇敢的，我要哭的時候他總由我去哭個痛快。

醫生很快就來了，他說我得馬上躺到床上去，又說我一切都很好，再過一兩個鐘頭就會完事的。可是我想起了還要再等這許多的時光，覺得苦惱得極，因在當時我就已經熬忍不住了，再過一兩個鐘頭我要成個什麼樣兒呢。可是一會兒之後我就什麼都不能想了，只是一陣一陣的逼脹，而且彷彿一切東西都已變得不真切，覺得自己是在一個從來沒有到過的地方，周圍的人也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只在那裏不住的逼脹，呻吟，喊叫，似乎永遠不



會終了的一般，這纔我聽見一個人說弗蘭克回來了，我在昏迷之中卻想起了自己當時不知是怎麼副形況，而且這麼亂糟糟，我又那麼赤身露體的，等會兒讓弗蘭克看見我血污狼藉，豈不難以爲情，於是我大聲尖叫起來，要他到外邊去等，同時來了一陣非常可怕的劇痛，我可還是喊叫着要弗蘭克走出去，誰知就在這個當兒孩子下來了。我聽見媽說道，是個男孩子，不是可喜嗎，是個男孩子，我就說讓我看看，及至我看見了他，心裏就起了一種頂頂滑稽的情感，我只覺得這樁事情是有點難以相信的。我不住對自己說這是我的孩子。其時那孩子正在大哭，他長着一頭紅頭髮，臉兒也是通紅的，兩手緊緊捏着兩個拳頭在那裏揮舞，同時又在那裏不住的喊叫，使我禁不住笑了出來，因爲他那種喊叫發狂的樣兒似乎怪滑稽的，又因爲他已養下來，我覺得非常高興，所以我要笑了。醫生說他是個美好健康的小寶寶，一點沒有錯兒的，又說一等我們將他洗乾淨，我們就要將你那位等得不耐煩的丈夫放進來了。我說是的，是的，我們得趕快，馬上拿他給弗蘭克看看。

於是安妮將娃娃洗了包了，娃娃馬上就睡熟過去，他們又將我洗擦乾淨，我就將我一件頂頂好的晚服穿起來，就是那件釘着六行珠子中間夾着粉紅帶子的，及等一切都收拾清楚，弗蘭克就進來了，誰知他且不去看娃娃，先在我臉上統統吻過，又吻了我的手兒，脖頸兒，說道我是多麼了不起啊，我經他一說，也覺得自己確實非常了不起，彷彿我做了一樁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我讓他去看了娃娃，他說這一頭的紅頭髮我們是從那裏得來的，

媽說怎麼，爸爸是曾有過一個紅頭髮的兄弟的，就是逃走了的那一個——說到這裏媽就不再往下說，岔到別的事情上去了。

弗蘭克說道，我們從前說過的，如果是個男孩子，我們要叫他但尼爾威廉，現在就替他取這名字罷，我說好的，可是我想要叫他但尼。但尼爾是弗蘭克的父親的名字。於是我在心裏不住但尼但尼的念着，這纔我大概是睡熟過去了，可是不多會兒又醒來，大約已經是晚飯時候。媽給我一點牛肉茶和薄脆餅，這纔他們把但尼抱過來給我，我餵奶給他，他起先竟不能吃。他簡直咬不住奶頭，可是後來媽試了一回，安妮試了一回，我又再試一回，這纔他咬得住了，而且吃得很好，我因而覺得非常快樂。這是另外一種快樂，跟以前我感覺過的一切都不相同。我彷彿覺得自己創造一件什麼東西了——彷彿我是做了一樁很特別，很美麗，很高貴的事兒了。於是他一面在吃，我一面不轉眼的看着他，心裏想道，是我創造你的，是我創造你的，當時我的心境竟同天使的一般，覺得世界上決然沒有什麼惡，就只有善和樂和愛的。我又覺得很可以自豪，以為對於自己愈加值得尊敬了。他不住的在那裏啜着啜着，我心裏暗暗在想，明天一整天，他都可以為我所有，後天一整天，他也都可以為我所有，而且以後一天一天挨下去，也沒有一天不可以為我所有，於是我竟快樂得發抖起來。這纔他睡熟過去，我留神照看着他，我所能想的只是我所創造的這個小娃子，至於他將來要長大成人，我是從來沒有想到的。



養孩子的生活是苦的，可是我並不嫌苦。但尼早晨六點鐘就要將我吵醒來，我餵奶給他吃，替他換好尿布，這纔就到了替弗蘭克準備出去工作的時候了。弗蘭克出去之後，我給但尼洗了一個澡，這纔又餵奶給他。然後我得去收拾屋子，給孩子洗三角布洗衣服，這纔又做中飯，又餵一回奶，總之一天到晚都是但尼但尼但尼就是了。他又害起疝痛來，大概是爲我的奶太濃的緣故罷，這纔我得一逕抱着他，因爲他哭得非常厲害，又得拿熱東西熨在他的肚皮上，拍拍他的脊背，幫助他呼吸，有時他竟要哭個通宵，弗蘭克可實在是好，會得抱着他走來走去，讓他睡覺，有時我早晨六點鐘餵奶之後又睡過去了，他就讓我去睡去，自己悄悄爬起床，自己生火自己做早飯。

我呢，也是竭力想要討弗蘭克的歡心的。我將他的衣服都弄得非常完整而清潔，他愛吃的東西我都給他做起來，因爲我覺得弗蘭克實在是個再好沒有的男子。我想他也一定覺得很快樂的了。

可是有了但尼之後，就事事覺得艱難起來。我一經替他斷了奶，就得照醫生的囑咐買東西來給他吃，那些東西都是很貴的。弗蘭克說他要戒雪茄了，又說俱樂部裏有個僕孩會

經教他自己做煙捲，他買了些捲煙紙來，一小捲一小捲做現成的，他又有一副裝煙草的小機器，樣子很滑稽，他拿他的捲鬚鐵兒塞煙草，因為那粗細剛巧相配。

弗蘭克向來就愛修飾，到了禮拜天的早晨我常常要在旁邊看着他，因為他修飾起來之後總是那麼沾沾自喜的。他總一早起來就動手，先拿出磨刀石來磨剃刀，用一種特別流質將它打濕，翻翻覆覆不住的磨着，這纔又拿出他的磨刀革，將剃刀在上面上下刮擦，又拉出一縷頭髮來，試試它有沒有很快。他對這事做得很細心，竟跟我替孩子洗澡一樣的，而且我想他之喜愛這樁事，也跟我喜愛給孩子洗澡一般。這纔他拿一張報紙裁做小小方塊兒，然後將肥皂塗在臉上，拿剃刀刮了下來，一條一條的塗在紙上。他做的事總是那麼精細而整潔，所以雖是那一條一條的肥皂沫兒也是塗得非常均勻的，這纔他拿他那小小圓鐵鉞兒燒熱了，塗上點蠟，來捲他的鬍子。鬍子捲好他就走過來和我親吻，因為我曾經對他說過，我愛在他捲好鬍子之後和他親吻的，爲的那蠟裏混着香水，使他滿嘴溫暖而香甜，那氣味非常有趣。

我給孩子斷奶是在聖誕節，爸爸就說我可以喝葡萄酒了，誰知斷奶以後不過幾個禮拜，新年還剛剛開頭，我就知道肚裏又有孩子了。

其時一切都仍跟從前一樣，只是我的事情特別忙，再不容我害病了。喜得但尼用的東西都還保存着，省得我許多縫紉的工夫，只是我得節省下醫生的錢來，所以到我大起肚子



的時候，也仍差不多事事都得我親自動手。這時但尼已經能走路，使得我格外辛勞，因為我一分鐘都離他不得，他一逕要鬧出亂子來的，有一回他把飯廳裏的紅檯布拉了下來，將那上面放着的一隻水菓缸打得粉碎。他又一逕喜歡爬到煤堆裏面去，因而我得一天替他洗濯十幾回。我會試把幾條椅子攔起來，讓他在當中頑耍，可是他爬過椅子跌下來哭了，這纔我又得拿冷刀板兒替他搥腫塊。

亞弟\*是九月裏養的，我就又將那種奇異的感情重新經驗一遍，記得有一次有一位僧正到我們禮拜堂裏來，談起爲善的至樂，我所感到的心境就是那樣的，就是說，是像他說這番話時的聲音那樣的。原來我又覺得自己彷彿做了一樁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因而當我躺在床上的期間，我只覺得剛剛養下一個孩子之後的那一種快樂實在是無以復加的。

這時的生活當然更加煩勞，可是我不管，因為現在但尼已經大些了，已經不大肯讓我抱在懷裏疼他了，可是這新養的孩子可以由我儘量的疼他，我一逕要將鼻子磨擦他那新長的頭髮，聞着他的香味兒，覺得非常有趣。因為這樣聞着他的時候我總覺得彷彿沈醉了。弗蘭克一逕談起他們幾時會得大起來，可是他說這話的時候我總覺得不懂，因為我始終沒有感覺到他們也是跟我們一樣的人。他們一逕都像不過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不過是我身上發生的一種事情。我所有的時間都給該替他們做的事情佔去了，大麥湯呀，一茶匙一茶

匙的這樣那樣呀。亞弟養下後六個禮拜，我害了流行性感冒，因而就得替他斷奶，給他吃奶瓶，從此我得時時刻刻留心着，替他煮這樣煮那樣，往往燙壞我的手指兒。但我替孩子們做着這些事情的時候，總當他們只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從來不把他們真正當做但尼爾威廉和亞塔兒威廉兩個人看待的。我總只當他們是我的兩個孩子，有時爲了他們疲倦得要死，但也有時因疼愛他們而快樂得要死。

亞弟到了四個月，我又有了身孕了。起先我不免有點吃驚，及至仔細一想，纔想起了弗蘭克新近方纔加過薪，而且孩子用的東西我也還留着一些。那部孩車也還可以用，只是上面的傘子給太陽晒褪色了，我就想不如自己來染它一染，那些小小裂開的地方我也可以用木耳邊補上去的。亞弟可以跟但尼同睡一張小床，新養的孩子可以用亞弟睡過的洗衣裳籃子，我在籃子周圍可以裝上一些新帶兒。一間臥室裏面有了我們自己的一張大床，再加上一張小床，一只洗衣裳籃子，那就擠得很了，可是晚上我們可以把小床和籃子放到客廳裏去，將中間的隔帘拉起來。客廳裏擺床原不很合式，好在是晚上，沒有人看見的。

這纔真妮就在那年秋天養下了。我終於有了一個女孩子，心裏高興得很，因爲你給一個女孩子是有許許多多美麗的東西可做的。我在梅曼登的店裏常常看見許多非常美麗的東西，都是小女孩子用的，只恨自己沒有一個女孩子，做起這些東西來沒有地方可用，現在我可有地方可用了。這纔一切事情又照舊的重做一套，只是我把但尼那些孩子衣服的拖裙



都剪下來，因為它已經有些用爛了，而且醫生說這樣長的拖裙穿在嬰孩身上是太重的，嬰孩的腳應該讓它能够四圍的踢，不應該拿這論碼論碼的布疋裹起來。可是真妮到底沒有，但尼和亞弟從前穿着長裙時候那麼的好看。現在亞弟已經在學步了。亞弟的頭髮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跟家裏的人誰都不相像，可是他臉上那種不同的表情卻又跟誰都有點兒相像。爸爸常要跟我開頑笑，說他是像雜貨店的老板的，媽聽見可氣壞了，怪他不應該對我說這樣的話。可是真妮就活像我和媽了。她是一個安靜的孩子，會得整天靜靜的躺在那兒，或許在那裏自言自語，可是也不吵鬧的，她又似乎並不怎樣的要我。弗蘭克從她養下來的一刻兒起，就喜歡得他同發瘋一般。我常說他對我不再看一眼了，一天到晚只是真妮真妮的。可是他說他喜歡真妮這麼的厲害，就因她是和我一個模子裏印出來的緣故。

這個時候我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了，可是我沒有多大功夫去考慮這事，還有最滑稽的，就是我不知不覺之間又已有了三個月的身孕了。我所以不知不覺，因為我是還給真妮吃奶的，誰知雖則給真妮吃奶，我身上卻又不來了。

我並沒有病，也沒有別的什麼，只是我的奶卻使得真妮病了，我去看醫生，這纔曉得原來又是那麼一會事。

你這可憐的孩子，醫生說，你是不能儘管這樣子的呢。怎麼，你還不到二十二，卻已

經有了三個了。你聽我說，今天晚上你去洗個熱水澡，就將這服藥吃了下去，我想會得有點花樣的，因為我們要幹就得趁這時候幹，而且你也用不着這個孩子了。說着他就給我一瓶褐色的藥水，我將它帶了回家。

那天晚上弗蘭克吃完晚飯就上俱樂部裏去，我並沒有跟他說起那藥的事情。及至我收拾好廚房，洗了些尿布，又替但尼補了雙襪子等他明天穿，這纔我將那瓶藥水從皮夾子裏拿出來，放在廚房的桌上，又從抽屜裏拿出一個茶匙，擱在那藥瓶旁邊，然後在桌旁坐了下來。

當我這麼坐着的時候，我就想起自己得替家裏及替弗蘭克和三個孩子做的一切工作來，又想起了現在弗蘭克拿回家來的錢實在覺得有點不夠了，而且今天早晨雞蛋已經漲到一角六一打，牛奶漲到四分錢一升，牛油漲到二角六分錢一磅，而且差不多每個禮拜我都得放一個四開到煤氣表裏去了。我又想起自己自從結婚以來一逕沒有做過新衣服，就只一件爲大肚子而做的，所以禮拜天出門連到中央公園裏去也沒有適當的衣服可穿了，至於別的地方當然我們不會有錢去，我又不能把孩子丟在家中，反正是一步也出不得門的。我又想起弗蘭克說過他不久就得需要一套新衣服，因爲他在店裏是得身上像個樣兒的，這麼一來就是一個十五元，我真不曉得這筆錢出在那裏。

我又忽然的想起，現在我是連照鏡子的時間都沒有的了，不曉得我的形況已經變成怎



廢樣，便將廚房門背後弗蘭克向來刮臉兒用的那面鏡子拿下來，對着臉照了一照。現在我已沒有功夫梳胖頭，所以我的頭髮顯得很平板，從前留着做前劉海的那些頭髮，現在一逕一絡絡的披在臉旁了。我的神氣顯得非常疲倦，同時我也感覺到非常疲倦。於是我將那瓶褐色藥水的塞子拔出來，就禁不住哭起來了，我不曉得自己爲什麼哭，因而對自己說道，你是一個傻子，馬利，你哭什麼呢。可是我心裏覺得很苦惱，還是嗚嗚的哭個不住。這纔我知道我所以哭，是因爲我要我的孩子的緣故。我還是想要一個抱在懷裏的娃娃呢，因爲真妮也已經能坐了，不久就要跟亞弟和但尼一塊兒去跑了，我的懷裏就再也沒有娃娃了。而且我也要把那種感情再經驗一遍，就是孩子剛剛養下之後那種覺得自己非常了不起的感情，那末三個孩子跟四個孩子又有什麼分別呢。但尼已快三歲了，已經會得獨自個兒跑到樓下去頑耍，鞋襪也自己能穿，不久就不會有多大的麻煩了。亞弟不久也能自己跑到樓下去。我原不大喜歡孩子們到街上去頑耍的，尤其在吉娣桑革爾被馬車輾過那樁事之後，原來她給那馬兒踢了一腳，竟得去掉一隻眼睛呢。可是我有時候可以在窗口監視他們，只是但尼老不肯聽話，我常常叫他避開陽溝走到人行道上，他總是不理我的。不過這也沒有什麼要緊，我所要的只是重新經驗那種彷彿自己做了一樁非常了不起的事的感情。我覺得自己身上這塊肉是活生生的，想起要將它殺滅實在是太不忍心。而況我每次餵奶之後總有一時的休息，每次是十五分鐘，一天七次也差不多共有兩個鐘頭的休息了，那末我還怨些

什麼呢，雖則有時因爐子上的東西燒得太快，我在休息時間也得起來旋閉煤氣管，又或因亞弟闖了禍，也得起來拉住他，但到底都算不了什麼的。

於是我將塞子重新塞進了瓶口，又將瓶子放進梳妝檯，可是我忽覺害怕起來，便走到梳妝檯邊將藥瓶重新取出，拔開塞子將那藥水倒進盥水箱。那藥水的氣味非常難聞，幸虧我沒有拿來吃。

卻不曉得當那褐色藥水流過盥水箱去的時候，竟有三條性命也跟着它流過盥水箱去了呢。

## 八

那新養的娃娃又是一個女孩子，我想這回應該給她取個美麗些的名字了，弗蘭克說他覺得媿阿德理絲\*這個名字很美麗，我說是的，不錯。只是過了些時，弗蘭克和我就都叫油了嘴，將她叫成媿娣了。我想四個孩子當中要算媿娣養下來的時候我最覺得快樂，因為我是幾幾乎要失掉她的，所以我一經能夠起床，就開了一次小小的宴會，專請媽跟爸爸兩個人，爸爸居然使得弗蘭克肯喝啤酒，喝得兩個人都有幾分滑稽，竟至唱起老蒲特懷塞的

\*媿阿德理絲 (Peatrice) 義為「使人快樂的女子」，因意大利詩人但丁的新生而成爲香豔的名字了。



「我的一個朋友」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弗蘭克這般模樣。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起自己已經有了四個孩子了，年紀卻還不到二十三。第一個但尼，已經三歲半，第二個亞弟，二歲了，第三個真妮，纔一歲，現在這個媳婦剛剛三禮拜，實在還算不了什麼。這纔我暗暗的笑起來，我想我是快樂的。

可是白天我卻沒有工夫去想這些個，我就只有不斷的工作，工作。偶爾我要從窗口裏看出去，看看但尼怎麼樣，有一次我聽見他在那裏講下流話，我就告訴他，叫他非上樓一趟不可，可是他不肯上來，只嚷道你不要管我，當即跑開去了。可是但尼並不壞。有許多回，當我放他上牀的時候，他總牢牢的摟着我，跟我親嘴，跟我說晚安，說得怪好聽的。

可是也有時候他肯上牀，那我就得拖他去，他就大喊大踢，有一回他踢得我非常厲害，我熬不住嚷了起來，弗蘭克聽見了，馬上跑來看是什麼事，我還說沒有什麼，誰知但尼竟嚷道，你來罷，你要拉我上牀我就連你也要踢，把個弗蘭克氣得面孔發青，說道，那末你是踢過你的母親了，但尼說是的，我也要踢你，弗蘭克就不容我有分說的功夫，一把將但尼抓住，同時隨手抓取了一件東西——那是他自己的——一隻皮鞋，他從店裏回家的時候換了拖鞋放在地板上的——將他狠打起來，我嚇得大聲喊道，弗蘭克，弗蘭克，你快住手，你要把他打殺了，弗蘭克也就住了手，回頭看見我在那裏哭，便將但尼一攢攢在牀中心，掉頭奔出了大門，將門砰的一聲帶上了，當時他脚上是只有一雙拖鞋的呢。

但尼還是在那裏大喊大哭，哭得彷彿渾身發抖了，我也在那裏哭，我們哭做一堆兒，但尼牢牢抓住我，連連叫道哦媽，哦媽，我就將他摟進懷裏來，開始唱歌給他聽，不多會兒他就不再發抖，睡着了，這纔我將他放在牀上。

自從有過這樁事，我就下了個決心，永遠不再把但尼的事情告訴弗蘭克。他所以要打但尼，只是因他非常愛我的緣故，因為他是一逕非常和氣非常溫柔的，這回是他從我們結婚以來初次幹的這種事。所以我就嘗試由我自己一手來對付但尼，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我對付他的唯一辦法只有允許他給他東西。

亞弟呢，也是要打麻煩的，不過那只是孩子氣的頑皮。從來不會真正鬧亂子，他只要一逕要拿手去碰東西，要看到東西的裏面去，而且他獨個人頑起來是有很多功夫好頑的，而且只要我有功夫跟他說明，他就一逕都會依我的辦法。

真泥是個好寶寶，他剛剛開始走路，開始說話，從來不會給我一分鐘的麻煩的。她一逕都那麼的安靜，那麼的可疼。但尼既不歡喜亞弟，也不喜歡真泥，有時候要擰他們，可是亞弟很強壯，會得給他還手。

媳婦養下來的時候，媽說她是跟愷弟姨媽的革嬰一模一樣的。媽告訴我說革嬰現在是個真正的壞女人了，因為跟她同逃的那個戲子始終不跟她結婚，現在她一逕坐在酒館子裏，有些人說她竟吃起煙捲兒來了，並且面頰搨得紅冬冬，頭髮染做了黃色。可是我叫媽



不要害怕，媿姊是不會變做那種人的。實際上呢，我可從來沒有仔細想過這樣的人怎麼會得變出來，因為小娃娃長大成人這樁事，我是始終覺得難以思議的。目前我所見到的媿姊，只不過是黑黝黝的一件小東西，長着一頭略微有點兒鬚的黑頭髮罷了，這纔我想了起來，我的兩個兒子的顏色是一個淡的（雖則但尼實際上是紅頭髮）一個深的，兩個女兒也是一個淡的一個深的，配合得這樣均勻，倒是有趣得很。

## 九

誰知到了下一年，我就苦得要嚇殺人了。每天晚上我上牀去睡覺的時候，總不曉得明天早晨怎麼起得來。錢是緊得要命，無論怎樣節省也還是敷演不過去，至於餐室裏面要添置一條地毯那種想頭，我差不多早已放棄了。

弗蘭克也能幫我做點事，可是他在店裏忙了一天也已疲倦了，吃了晚飯總巴不得躺下來看看書。看書是他向來喜歡的，他的談吐所以一逕那麼好，就因書看得多的緣故。他看的書都是從郎得利舖子的地室裏面買來的舊貨，有的也許有點兒髒了，有的缺少一兩葉，卻都是很好的書，並且收集到不少。他有一部「取得和保存」，一部「玫瑰夫人的女兒」，是華爾德夫人最後寫的，還有一部「無形歌班和葛勞斯塔克」。他要我念給他聽，

可是我總睜不住眼睛，我是一逕那麼疲倦的。

我要孩子們乾淨整潔，可是但尼，亞弟，媳婦三個人跑到街上去頑兒，老是弄得稀髒回來的，因此每天晚上我都得把滿滿一桶衣服泡起來，預備第二天早晨好洗。我不喜歡他們跑到街上去頑兒，因為差不多每天都有一部汽車要經過，但尼總要在它後邊追，一追就是兩三條街坊，嘴裏邊還大嚷着捉馬捉馬，把那開車的人嚇得要發狂。有一次亞弟失踪了整整一個下半年，後來我們在賣冰人的地窖子裏將他找到，正在那裏頑着幾口木箱子。可是我也不能一逕把他們關在樓上，因為他們得有一點新鮮的空氣。因此那一年冬天，他們個個都傷了風了，我單給他們買買柏魯那，也就差不多化了六塊錢之多，末了亞弟就出起疹子來了，隨即但尼也染上，真妮也染上。只有媳婦一個人沒有出過。我要把他們關在牀上，那就簡直是活受罪了，他們會得一齊哭起來，整天兒哭個不歇，過不多時他們就病得很狼狽了。

到了下一年春天，弗蘭克和我碰到禮拜天下午也就帶着孩子們去逛逛公園，看見五馬路上那些漂亮人物都坐着馬車，覺得他們適意得很，就只我們得把媳婦一路抱着去，因為我們還沒有給她買過孩車。從前買過的一部現在統統都破了，只有兩個輪子我還保存着，因為我知道那幾個男孩子長大起來的時候會得把雜貨箱裝了上去造成送貨快車的。

弗蘭克待我是再好也沒有了。早晨他總自己做早餐，並且把中午的點心也自己備好帶



到店裏去，甚至把牀也攤好了纔出門。有時他還騰出功夫來幫但尼亞弟弟穿衣服，至於真妮的衣服，那是照例他穿的，因為他實在疼她不過。晚上他常常給她洗澡，放她上牀，講故事給她聽，引她發笑。我們也常可以勻出一些時間來談天，因為他上俱樂部去的晚上，我總是坐着等他，他回家時總要從角子上的麵包店裏帶了些熱麵包回來，我總做好了可或或是咖啡等他一塊兒吃。晚上我老是給孩子們縫補衣服，因而桌子上面老是攤滿釦子，棉花，襪子，汗衫，乃至弗蘭克的襯衫，裏衫，裏褲等等的。我等他回來，就將這些東西清開去，跟他坐下來談天，他要跟我談到店裏的事情，但是有時也許談到旁的事，如同一個人坐着一部機器飛上天去之類，其時廚房裏非常清淨，我自己不大開口，就只聽着他，覺得很快樂。

禮拜天的早晨，弗蘭克老是給孩子們修補鞋子，他的補鞋功夫非常好，而且因此可以省下許多錢。他不但能夠釘後跟，還能夠包鞋頭皮子，包得非常之服貼，他有一具小小的鐵砧，跟真正鞋匠用的一模一樣，他又知道怎樣將後跟縫補上去，不必拿釘子來釘，又知道給但尼的鞋子裝銅皮的包頭。那時鞋子賣得非常貴，差不多要兩塊錢一雙了，而且那些孩子又似乎是一逕都需要買鞋子的。

有一天晚上他打俱樂部裏回來，我正覺得很疲倦，便問他說他有了四個孩子心裏覺得懊惱不，他說不，並不懊惱，因為目前也許苦一點，可是想想看，等到他們統統長大起來

都能夠工作，使得我們可以坐在一旁歇歇兒，那是夠多麼好啊。這纔他問我道，你也不覺得懊惱罷，馬利，親愛的，是不是，我道，當然的，弗蘭克，不過我想我所以不覺得懊惱，也許是因為弗蘭克太好的緣故罷。於是弗蘭克又說道，可是你也無用發愁再有孩子了，因為我們不會得再有，醫生已經教我一個法兒了。我想我當時有些兒紅臉，弗蘭克就笑了起來，跟我親了一個嘴，說道馬利，你那怕有了二十個孩子，對於這套事情也還是要跟一個女孩子一般的呢。

他雖這樣安慰我，我可仍舊不住的發愁，愁的是弗蘭克那幾個錢兒實在難應付，煤啊，柴啊，六個人的伙食啊，一升牛奶五分錢，一磅肉得一角八，還得五角錢一禮拜的保險費。這項保險費我原想中止了的，剛剛碰到我爸爸死了，媽靠他的保險儲蓄應付喪葬費不算，還有錢買了一月香煙店回來，我看見保險有這樣的好處，這纔覺得不如繼續下去的。

媽買了那月香煙店之後，就把全副精神都用在裏面，將它佈置得非常舒齊。她將那個印地安人挪到地窖子裏去，因為她說這種排場已經不時髦了，後來有一個人給她二十五塊錢將它買了去。她除賣雪茄捲煙之外，又添上一些文具，又放些糖菓預備賣給本街的兒童，又在門口擺了一個報紙攤，這纔她又在店裏裝起一個電話來，讓本街人可以租用，每次取費兩分錢，至於外來的電話，由她店裏去叫人來接，是每次取費三分，因為她派一個



小孩子出去叫人，每次也得化一個辨士。我覺得媽對於這套事情辦得很高明，弗蘭克也說是的，媽很會得做生意。其時耶米在一個工廠裏找到了一樁事情，那個工廠是做無馬馬車的，耶米說不久之後人人都要使用這種車輛了，又說這種事業正在天天的發達，可是他以為總有一天大家都要不再用馬，弗蘭克覺得他這話未免說得太過火了。耶米得來的工資一半交給媽，因而媽的境況並不能算壞，只是她現在非常之忙，再不能夠幫我了。

我若不是爲但尼，原用不着這麼操心的，可是爲了但尼的事情，我卻無時無刻不擔着一大把心事。爸爸死了之後，媽就把她的留聲機拿了給我。她說她現在居喪，弄音樂是不應該的，可是家裏有了小孩子，那是又當別論，所以拿到我家裏來就不妨事了。這是一種舊式的留聲機，唱片沒有現在做的那麼扁，卻是圓形的，大家叫它唱盤兒。它是愛迪生公司的出品，現在已經不出了，媽只留下那六片。自從這留聲機拿到了我家之後，我們都喜歡得了不得。我們將它放在客廳裏，但是有時候我也將它搬到廚房裏去，在我工作的時候開着它，或者在孩子們不鬧的時候開着它。孩子們也都非常的喜歡。那六片唱片是「安妮勞利」，「我跟我的上帝比你近些」，「拿回你給我的這顆心罷」，「蔚藍的多惱河」，「唱着我睡覺罷」，以及「我會她在聖路易路易會我在市場」。哦，我們覺得多麼高興啊，有一次凡尼朋孫同着她的丈夫和她的小女孩子到我家裏來，我也將留聲機開給她聽，便覺得自己家裏並不那麼窮，她聽了也很高興。那架鋼琴現在是一逕鎖着的，我也已經忘記了從

前學過的那幾個調兒，可是我並不覺得難受，因為我心裏想道，好罷，我們現在備了這副留聲機，家裏也總算有了音樂了。

再講到但尼，他是一逕逼着我要這樣要那樣的，又一逕問我要錢，可是我沒有這麼多錢好給他，而且他自己拿錢買來的東西總是要嚇殺人的。有一個人常常打門口走過，手裏拿着一塊冰，還有一件圓碯隆冬的東西拿來飽冰的，他用那件東西將冰飽成個圓球兒，放在一片報紙上，這纔從一個稀懣的瓶子裏洒上些紅色糖漿，賣給人一個辨士。但尼總跟我說要個辨士去買可可糖，可是他老是說謊，實在是拿去買那種冰球兒以及像那一類的東西的，因此他曾害過兩次膽汁病，都一連嘔吐了兩天。

這纔有一天，他問我要一個辨士去坐快樂轉輪機。當時我們兩個人都聽得見那開快樂轉輪機的人已經在角子上耍起來了，因而我知道他這回並不說謊。那種快樂轉輪機只是一種小小的車輛，上面裝着八個孩子的座兒，前面一匹極小極小的馬兒拖着街上攬圈子，那開機人將一個把兒搖着，就會得向前走動，而且同是那個把兒又會得開出音樂來。我當時心裏想，這個辨士是可以給他的，當即走過去拿我的皮篋，預備將錢拿給他，誰知打開皮篋卻是一個錢沒有，這纔記起我那天早上忘記問弗蘭克要錢了。當我在那裏找錢的時候，我們聽見角子上的音樂一聲聲的飄到樓上來，把個但尼急得亂蹦亂跳，不住的嚷道，快些呀，快些呀，他就要走了，他就要走了。我只得跟他講明，身邊一個錢沒有，他就大聲喊



嚷起來，說道你是有錢的，你是有錢的，只是不肯把我就是了，你是個壞人，因而我只得把個空皮篋拿給他看，可是他說你把錢藏起來了，因為你是個壞人。我說不，我實在一個錢沒有，誰知他越喊越厲害，說他非有一個辨士不可的。就在這個當兒，角子上的音樂停止了，但尼急忙跑到窗口去，我也就跟著過去，一看那開機人並沒有走開，因為另外一批孩子上了機，他又重新將機開動了，但尼聽到那音樂重新響起，便將身子滾到地板上，雙腳亂踢着，大哭大喊起來，給我一個辨士，他就要走了，給我一個辨士，快要來不及了，我要一個辨士。這纔那音樂又停止了，但尼跑到窗口去，我也跟著過去，一看那人已經坐上了他的座兒，那匹馬兒已經拉着轉輪機開步走路，因為本街的孩子們都已經輪着坐過了。但尼眼看着那轉輪機拐過角子去，便在屋子裏發狂也似的開始奔突起來，將椅子統統翻倒，並且哭着嚷着，罵了我許多醜話，我只得逃到餐室裏去，便聽見他將鋼琴前面的椅子踢倒了，隨即聽到一種可怕的破裂聲，急忙重新跑回客廳去，只見他直挺挺站在那兒，眼睛冒着火，一張臉兒如同魔鬼一般，地板上面扔着那副留聲機。他一看見我，沒有旁的話，只說道，現在看你肯不肯給我一個辨士罷。

我把他拉了出來，將他鎖在盥洗室裏面，可是他大喊大嚷，說我不放他出來他就要從窗口跳下去了，我一想我們是在三層樓上，恐怕要鬧出亂子，只得將他放出來，他就一溜煙的跑下樓梯去。

我到廚房裏去拿了掃帚畚箕，預備到客廳裏去打掃打掃，誰知我一跨進客廳門，便突的覺得一陣癱軟，將身沈落在那些唱盤的碎片當中，不由自主的一陣陣哭起來了。那副留聲機的喇叭已經被他扔得統統彎轉來，因而我又記起那機器因是綠色，跟客廳裏的其餘東西完全相配，曾經使得我們非常高興的，從今以後我們家裏再也不會再有音樂，因為那唱盤沒處可配，又沒有錢另買一副新的留聲機，不由人不想起自己家裏的貧苦，就禁不住那眼淚滾滾的下來。我又想到了這樁事對弗蘭克應該怎樣一個交代，因為我不能對他明說是但尼幹的，所以決計對他撒個謊，說是我自己彈灰塵失手落地打碎的了。我心裏這樣打算着，身子卻仍坐在地板上，向那客廳裏四下觀看。只見那些傢具上面都已劃上許多痕，尤其是那鋼琴杌子，面上竟顯出了很闊一道口子了，原來都是但尼的鞋跟鐵造成成功的。這纔突然間，客廳裏的一切東西都顯得非常破爛，相框子上的金剝落了，糊牆的紙兒褪色了，原來掛着一面鏡子不過現在已經破了的那個地方已變得黑沈沈了，鋼琴上的披子也已經褪色，且有許多球兒脫落了，爐檯上的披子裂開很大一條縫，地毯上是斑斑點點的，有許多地方已被磨光，從前但尼和亞弟睡的那張摺床現在放在客廳裏，那個罩兒不能將它四週都罩沒，因為那是我拿媽的一條門帘改做起來的，材料不夠大，有一面遮沒不了，人家一看就可以看出它是一張摺床來，那本綠絲絨的相片簿子的簿面也破了，我早想將它重新黏好，卻總是沒有工夫，至於那三件頭上面的絲絨墊子，也都統統壓磨磨陷了。總之一切東



西都已在磨耗，因而那間客廳越來越顯得破爛了。於是我哭了又哭，因而又想起了我自己這個人也日在磨耗之中。我已經瘦得不堪，奶子是癢了掛了，又因四年裏面連養了四個孩子，連肚皮也有些掛了，手皮是又乾又坼，坼縫裏面停貯着污穢，右手的第一個指頭長起一個很大的繭子，那是鮑馬鈴薯鉆出來的，想到這裏我愈加覺得傷心，彷彿再也忍受不下去。正在這個當兒，媿娣進來了，看見我在那裏哭，她也就哭，又將我的手兒從我臉上拉下來，不住說道，不要不要，媽咪，不要不要，那時她是剛剛會走路，就在我的周圍踉踉跄跄兜起圈子來。我將她抱在懷裏，可是我仍舊止不住哭，我在她的頭髮裏哭着，可是一會兒之後我就聞起她的頭髮來，她頭髮上那種很好頑的奶花香兒立刻使我住了哭，我就將她的頭到處吻起來，一面吻一面聞她的頭髮，她被我聞得癢癢，不覺嗤的一聲笑出來，我放開了她，她去拾起兩片破唱盤，便笑得越發開心，因為她將兩個碎片兒碰在一起，那種聲音是很滑稽的，她就跑到我面前，說道，您瞧，媽咪，您瞧，我又將她摟在懷中渾身都吻過，這纔放她在地上，自己從地板上爬起來，拿掃帚將那些碎片兒掃進畚箕，然後把房間裏的東西整理好，又從穿堂裏面將一條小地毯拿了進來，鋪在客廳裏面磨耗得最厲害的一個破孔上。

於是不知不覺之間，但尼是要上學了。他進學校的頭一天，就吃罰了立壁角，以後他也差不多沒有一天不關學，而且頭一個學期就留班。有一次他在女學生的盥洗檯上寫了一句猥褻話，弗蘭克只得親自跑到學校裏去替他求情，回家之後弗蘭克打了他一頓。可是他越打越壞，而且每次打他他總開口聲聲說要報復的。

下一年亞弟也去上學，可就一點兒麻煩都不曾有過。他是喜歡上學的，而且一逕都能準時間。他常常把學校裏畫的圖畫帶回家來，畫的大多是印第安人，篷帳，樹木，鳥兒，有的畫得非常像。有一天他要我給他買些顏色粉筆來，使得他在家里也好畫，當時但尼在旁邊，聽見這話就哈哈大笑起來，說道，啐，這要化錢去買做啥呀，學校裏有的是粉筆，你偷好了，要多少是多少，一個子兒不用化得的。弗蘭克聽見這話就說道，跑過這兒來，兒子，但尼慢吞吞的走過去，彷彿滿肚子不耐煩似的。這纔弗蘭克用着非常嚴肅的口氣跟他講起偷盜的事情，說明你要偷盜就得坐監牢，又說明了偷盜這事是怎樣怎樣的錯，怎樣怎樣的壞的。但尼悶聲不開口，只是呆呆的站在那兒，及至弗蘭克放他走開，他就做了一個鬼臉，彷彿是說這種事情我比你懂得多呢。



可是我到底給亞弟買了一些顏色粉筆來，並且見有乾淨的紙口袋兒我都給他保存着，從此他就常常在廚房裏的桌子上坐着畫畫兒。他有很多地方都顯得非常好頑，因為我無論做什麼事情他都要問我怎麼個做法，又要我教他怎樣烹調，怎樣縫衣，可是我說這是女孩子的事情用不着他學的，便叫弗蘭克教他補鞋子。弗蘭克教過了他，他就做得一手好生，活，能夠給弗蘭克幫很多的忙，弗蘭克每到禮拜天的早晨賞給他一個銀幣。

但尼呢，一逕都要跑到街上去，四處亂闖，跟人打架兒。有時吃過了晚飯，但尼和亞弟都在底下頑兒，我們在客廳的窗口上看着。但尼總是那麼嘩啦啦嘩啦啦的，嘴裏嚷着罰呀，上勁呀，可是逮到的人老的亞弟佔多數。我替但尼一逕擔着心，因為他是我的頭生孩子，我再也不想不到他會得這麼壞的，可是他竟一套套的表演出來了。有一次他對我說，媽，我是快要長大成人了，不久就好賺到很多很多錢，我統統都拿把你，你就等着瞧罷。可是目前我不能不把我的皮篋一逕藏起來，否則他就會得自動拿錢去。

他們弟兄倆也常要打架，尤其爲了替我跑腿兒的事。本來呢，他們算是輪流幹的，可是輪到但尼的時候，他總跑開了，就得亞弟再跑第二趟。也有時候輪不到但尼，他可對亞弟說他願去。他常會說道，亞弟，我替你去罷，說時臉上現出一種滑稽的神情，彷彿覺得自己幹了一樁了不起的事。

那兩個女孩子是不難對付的，只是媿娣不大肯吃東西，我想這是因為她要我的全部注

意都用在她一個人身上的緣故罷。我因哄她吃東西她不肯吃，常常要氣得發瘋，有時看見她拿吃的東西來頑耍糟蹋，那就簡直發得起狂來，往往熬不住要打她一個耳摑，同時卻不免哭了起來，她見我哭也就哭，我想她是一逕喜歡我們哭做一堆的，殊不曉得我已弄得憔悴不堪了。

那一年真妮得了喘咳症，後來媿娣也染上了，衛生局裏就要我把亞弟但尼關在家裏不許進學校，因而四個孩子一逕都在面前得我照管了。真妮咳得很厲害，彷彿連氣都要轉不過來，媿娣的飲食越來越壞，得我一逕坐在旁邊說故事哄騙着她，或是由弗蘭克做怪臉兒給她看。我知道她的這種脾氣完全是跟我過不去，要我把我的全部注意都給她。

幸而過了些時真妮漸漸好起來。她是一逕都那麼乖的。當時她還只五歲，可是樣樣事情都弄得乾淨整潔，又已會得鋪檯子，上鈕釦兒，我在烹調的時候她常常站在一把椅子上看着我，有時我讓她活動活動，她就高興得了不得。她會得拿個酵粉罐頭印起烙餅來，又會得拿香料和糖灑上去。弗蘭克說她簡直是我自己的一個化身。

有一天我剛剛料理好孩子們的中飯，亞弟和但尼都上學去了，忽聽見門鈴聲響，我們一看，原來是個警察和另外一個男人。你是威廉太太嗎，那警察問道，我說是的。又問道我們可以進去嗎，我說當然當然，便引他們到屋裏，請他們坐着歇歇。當時我的臉上大概露出一點驚嚇的神情，因為警察咳了聲假嗽，說道，你不要驚嚇，太太，沒有什麼事情。



我經他這麼一來，心覺驚嚇得厲害。怎麼回事啊，我嘴裏這麼問着，心裏覺得彷彿一塊石頭一直墜到腳裏去一般。沒有什麼事，威廉太太，那警察說道，只是你家先生，太太，他碰到一點意外受了傷了。哦弗蘭克，我不覺失聲叫道，哦弗蘭克，當即渾身都發起抖來。另外那一個人跑到水箱那邊去替我取水，可是我不要，只說請你們趕快把我帶到他那裏去罷。哦弗蘭克，哦弗蘭克，我不住的這麼哼着，因為我當時非常驚嚇，非常恐慌，什麼都不能夠想，就只一逕哼着哦弗蘭克了。

我穿上了衣服，戴上了帽子，披上了大衣，懇托住在隔壁的希瓦茲太太替我照顧照顧真妮和媳婦，因為弗蘭克碰到意外受傷了，希瓦茲太太哭了起來，說道不要緊，放心罷，孩子她會得照顧的。

那個醫院遠遠在市區，路上那警察告訴我說，弗蘭克是中飯時候出去散步給電車碰倒了的，我問他傷得可厲害，他呆了一會，說道唔，大概很厲害罷，我聽見這話當即渾身發冷起來，從脊背上一直冷下去，冷得雙手如同冰一般，後來坐在高架車裏也還是渾身冰冷的。

到了醫院，那警察走過去跟一個看護講了幾句話，那看護走到我身邊，說道跟我來罷，我就跟着她走，走過一條長長的過道，她推開了一頭門，我一看屋子中心放着一張高桌子，桌子上面放着一件東西，統統蓋沒的，那看護就對我說，現在你得勇敢些，不要害

怕，親愛的，後來的事我就知道了，可是我聞到一種氣息，彷彿阿母尼亞一般，又覺得自己渾身給汗浸透了，可是仍舊冰冷的，一看原來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前那張白色高桌子上直挺挺的躺着弗蘭克，死的了。我將身子一仆仆上去，嘴裏連連嚷着弗蘭克，弗蘭克，弗蘭克，弗蘭克，覺得自己也快要死過去了，因為那情景我實在忍受不住，這纔我已經到了另外一個房間了，躺在那裏，他們正把熱的東西放在我身上，又有一個人說道，現在你把這喝下去罷，親愛的，你喝罷。

這纔他們問我怎樣處置弗蘭克，我要他們把他送回家裏去，他們就將他放在一部救護車的長長筐子裏，我陪着他一同回家。

我們車到門口的時候，本街的所有孩童都跑來看，因為他們每次聽見救護車的鈴子聲音都是這樣的，所有的隣居們也都從他們的窗口裏伸出頭來，地上圍着一大羣人在那裏等着看那救護車裏出來的是什麼，但尼，亞弟，真妮，妮娣四個也都在裏邊。是我第一個先下車，四個孩子見到我，就立刻一擁上前。他們都非常驚嚇，我叫他們趕快跑上樓，他們卻要站在那裏看，這纔他們將那筐子從救護車裏抽出來抬上樓去，誰知走到過道時，有一個人鋪地的漆布上滑了一腳，將那筐子上的被單抖開了，真妮就說，是爸爸呢，是爸爸呢，是爸爸的鞋子呢。說着就哭了起來，我心裏如同刀割，恨不得立刻就死過去。隨即希瓦茲太太進來了，我請她去給媽送信，還有其他一些隣舍也都進來了。一時之間我不曉



得怎麼樣纔好，到四點鐘就照常把牛奶麵包白場給與孩子們，可是他們都激動非凡，不要吃。

當時弗蘭克是在客廳裏，放在幾把椅子上，來看的人都向那邊走去了，可是我阻住他們不要進去。幾個孩子跟我都待在廚房裏等着，大家哭做了一堆，一會兒媽來了，把殯儀館裏的人也帶了來的。媽並沒有說什麼，只將我牢牢摟住不放，我被她這樣摟住的時候，便恨不得自己重新變做一個小小女孩兒，覺得做人做得實在疲倦的很了。媽不住按着我的頭髮，同我小時候一般，後來她說起弗蘭克是個好人，我就熬不住哇的一聲哭出，從此她就再也不敢提到弗蘭克。當時我只覺得一分鐘也忍受不下去了。其實我心裏並沒有想到什麼，連弗蘭克身上我也沒有想到的。我所知道的只是彷彿有一件東西在那裏刺傷我，我再也忍受不住，只希望那刺兒立刻停止，它卻不肯停止，這纔我覺得世界上一切皆空，就只賸得傷心和哭泣兩件物事，因為那種刺兒是刺得非常厲害的。

那殯儀館員開始和媽談起了殯葬的事。媽說我們得趕快去通知保險公司，因而就托希瓦茲太太去打電話。媽在幾年之前剛剛辦過爸爸的喪事，對於這套事情是什麼都懂的。她說殯儀用不着太鋪張，因為我將來要錢得緊，當即她替我們跟那殯儀館員說妥了，就只用三輛馬車和一輛樸素的靈柩車，也用不着特別馬車裝花兒，把所有的花兒都放在棺材的周圍好了。這纔她又跟他說定我們要用什麼種類的棺木，然後她又問我弗蘭克大殮該用怎樣

的服裝，可是我也不曉得，那殯儀館員就說一切交給他辦罷，我說好的。隨後保險公司裏也派、來了，說我可以拿到二百三十塊錢，我這纔想起當初幸虧沒有中止了保險，因為沒有這筆錢，我真不曉得殯儀館裏的費用怎樣能夠開銷了。這纔電車公司裏也派人來，說他們願給我五百塊錢，要我簽一張筆據，可是媽說不，你什麼筆據都不要簽，且等出了殯再說，這個當兒又有一個樣子很滑稽的人走進來，我猜是個猶太人罷，他說他是個律師，這樁意外事情是他眼見的，他已經準備好一切證據，可是我當時頭痛得很，不願意跟他細談，媽就將他帶到另外一間房裏去，一會兒他們回來，媽說我們就把這案子委托他罷，他要從賠款裏抽取三分之一。這纔他走了，保險公司裏的人也走了，隨後又是衛生局裏的人來，做好了一張證書，也就走了，只賸得那些隣舍們不住在那裏進進出出，我又聽見但尼站在外面走廊的台階上，跟許多孩子在談這樁意外事件的經過情形，談得神氣活現，那些孩子都靜聽着他，問他這樣那樣，其實他是大話連篇的。至於亞弟，真妮，媿娣三個，卻都非常安靜，大概因為媿娣懂得還不多，亞弟也許懂得太多了。

此後的兩天，媽都在那裏陪伴着我，替我照管許許多多的事情，我得辦一件黑的衣裳，以及黑的外套，帽子，手套等等，還得有一雙新鞋和一块頭紗，可是我不要孩子們統統穿黑，我說女孩子們可以穿禮拜天的白色衣服，只要加上黑色的頭巾就得，男孩子們可以穿禮拜天的藍色衣服，只要帽子上和袖筒上圍上黑色的帶子就得。媽說真妮和媿娣必須



穿黑鞋黑襪，可是她們日常穿的鞋子已經太舊了，禮拜天穿的鞋子是白幫兒的，媽將幫兒染做黑，可是鈕釦上面的黑色黏不牢。

他們將弗蘭克的遺體陳在客廳裏，弔喪的人不斷地進進出出，我可是始終不曾踏進過一步，直至出殯的前一夜，我纔請所有的人統統退出來，獨個人進裏面去。弗蘭克是被電車撞傷頭部的，所以殮過之後只有臉孔露出來，我驟然一看，覺得他已全然不像弗蘭克。

及至我看了許久，方纔認出他是弗蘭克來。可是我想起了他已經不能說話，已經不能站起來和我打招呼，已經不能再拿臂膀來挽我，便不由得一陣心痛，恨不得自己也立刻死過去了。那間屋子是完全黑暗的，就只有一點燭光，我在他身邊的地板上跪了下去，對他說起話來，我說道，哦弗蘭克，你是我的一個好丈夫。你是一逕愛我的，我也一逕愛你的。我不曉得你現在是在那裏，爲的我向來不是一個愛跑禮拜堂的人，因爲禮拜堂跟日常的生活是沒有多大關係的，跟洗滌，烹調，乃至於亞弟要一件乾淨衣衫去上學校去等等事兒都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只是弗蘭克，我可知道有一個地方，你跟活的時候一般一逕都會在那裏，那就是我自己的內心。你在我的內心是永遠不會死的。我若是閉上眼睛，就看見你在我的內心一匝一匝的走着，跟我談講你所見到的一切，和你所想到的一切，而且你所用的詞句老是那麼可愛的。我要告訴你，你待我這麼好法，我是非常快樂的。我沒有一樁事願意忘記，只除開了一樁，就是你拿鞋子打但尼的那一回，現在我對這樁事情也快忘記

了。他們都仍舊是你的孩子，弗蘭克，統統都是的，我也永遠不讓他們忘記了你，忘記你待他們這麼好，待我這麼好，也不忘記你是多麼好的一個好人。現在我可以應許你，我一定盡我的力量，使得他們身上一逕都清潔，使得他們肚裏一逕都吃飽，這是我可以應許你的，弗蘭克。

這纔我站了起來，重新對他看了看，誰知他的臉兒還是跟我開始和他說話的時候一般一些兒沒有變動，於是我突的想起他是死得多麼無知無覺了，當即有一種非常可怕的寂寞之感襲過我，使我感到驚嚇而且恐懼了，從今以後我就只有四個孩子廝伴我，再沒有弗蘭克來幫助我了。這種寂寞之感一經擒住我，我就又覺得一陣傷心，再也支持不住，立刻倒在地板上悽悽慘慘的呻吟起來，媽聽見了急忙趕進來扶起了我，將我放到牀上去。

## 十一

第二天早晨就是出殯的時候。我六點鐘就起床，給所有的孩子都洗一個澡，身上換得乾乾淨淨的，媿姊爲了一頓早飯還是大鬧其彘扭，其時我心緒惡劣，經不得她那樣鬧法，很想打她一個耳光，可是手纔伸出馬上收回了，覺得弗蘭克躺在那裏，我打他的女兒是大不應該的。但尼一逕跑下樓，跟那些孩子們形容弗蘭克死後的面貌怎樣怎樣，其實他又



是撒謊的，因為我不會讓孩子們走進客廳裏去過，他們的床也早就搬到餐室裏去了。希瓦茲太太說我不應該剝奪孩子們最後看他們父親一眼的權利，可是我說不然，讓他們永遠記着他生前的面貌罷，他是一逕和氣，快樂，而且活潑的。

不多會兒之後大家都到了，把幾間屋子都擠得滿滿，連個迴旋的餘地也不留，而且大家都要送去，我們卻只準備了三輛馬車。媽跟我和四個孩子就已佔去一輛了，還有二輛只能容得八個人，莉慈姨媽說她是應該去的，因為她會化了十四塊錢送了一個大花圈，除了威廉姨父送的一個算她一個頂大了，威廉姨父可並沒有來送殯，也同他沒有來參加訂婚宴會一般。此外還有耶米和愷弟姨媽，可是革嬰沒有來，因為媽叫愷弟姨媽不要帶她來，怕她要鬧出吃煙之類的醜事。我又邀了凡尼朋孫來，這就裝滿了第二輛車子了。現在只留下一輛馬車，那班爺兒們就自己商量，決定店裏的監察員是得送的，還有澤黎是弗蘭克的頂好朋友，而且訂婚宴會上是他演說的，再加上店裏的其他兩個同事，就又湊滿了一車。

於是事事都已齊備了，幸虧我當時披着一面沈重的黑頭紗，因為我不能哭，而當時人人都當我應該哭的。可是我心裏並不想哭，因為當時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跟弗蘭克和我之間的關係似乎一些兒也不相干。我也知道這一套事情原不得不做，可是我巴不得自己不參加這套儀式，所以我因得一面黑頭紗的掩蔽，使得沒有一個人能夠看出我不在哭，就覺得運氣得很了。

他們先把弗蘭克抬了下來，這纔媽跟我和一班孩子們隨着下去，本街坊的一羣人兒都擁擠在我們門前，他們的孩子們推推攘攘的都要擠到前面些，我不曉得那些孩子們是否也跟我結婚的時候一般，從那馬車的漆光裏照出自己那種矮扁滑稽的影子而覺得好笑。我彷彿是巴不得他們能夠這樣的，因為我總覺得凡是活的东西應該照常活活潑潑的活下去，不要像我當時心裏那麼渺渺茫茫呆呆滯滯直同死了一般纔好呢。

我們一經跨上了馬車，我就將車上的百葉窗拉下了，可是孩子們不肯，說他們要看外面的，我因而想起這是他們出了娘胎第一次坐馬車，應該讓他們看看沿途的景物纔是，就又將百葉窗重新推上了，真妮得坐在媽的膝頭上，媿媿坐在我的膝頭上。墳地在布魯克林，道兒很遠，那些馬兒都覺疲倦了，跑到後來都只慢慢踏方步，坐得兩個男孩子都覺非常厭煩。真妮是很乖的，媿媿在我懷裏睡熟了，我覺得她非常沈重。媽要接過手去抱她一會兒，我怕一個轉移要把她攪醒，她是因一早晨的激動顯得非常疲倦的了。

我們終於到達了墳場，那些孩子們就說道，哦媽，這裏像是一個公園呢，就要去採那些長在墳墓上的花，我是非常疲倦了，因為坐車的時候太長，又因碰到一個豔陽的天氣，益發使人感覺到疲倦。太陽照得非常之明朗，草色綠得非常濃，一切都顯得活潑潑地一片生氣。我恨不得立刻躺到那草地上睡它一個熟。

澤黎演說了一回，店裏的監察員演說了一回，他說弗蘭克如果不死，再過幾個月就要



請他做監察員的，這纔莉慈姨媽也要說幾句話兒，她是想要使得人人哭，自己卻熬住不哭，我因而不得不當她是喜歡這樣的。末了我就只看見一個盒子沈到地中去了，我可喜得只看見一個盒子，並沒有見看弗蘭克，因為往後我就一逕都可以只想到那個盒子，當那生活在我的內心的弗蘭克是真實的，所以後來我半夜醒來伸手摸弗蘭克摸一個空的時候，我也就記起當時他們放到地裏去的只是一個盒子了。

當那盒子落進地裏去的時候，我的眼睛一逕注在真妮和媿娣的兩雙鞋子上，看見那鞋釘上塗着的黑色已經落掉了，深怪媽不應該把她們的鞋幫塗黑，因為現在那麼斑斑駁駁的非常難看，我因而又想起了當初我本應該拆去白釘換上黑釘的，當時我本已疲倦非凡，再經這麼一下懊惱愈覺疲倦得厲害。

事情完了之後，趕車回家就只得跑一程長長的路途，幾個孩子一路上大鬧彗扭，因為他們都非常疲倦了，媿娣的眼眶底下已經顯出一個黑圈子。但尼走到半路要我停下馬車給他買糖果，我不答應，他說他父親出殯的一天，這一點要求總得使他滿足的。真妮一路暗暗的啜泣，因為莉慈姨媽已經告訴她永遠不能再見爸爸的面了，她問我是不是的，我只得對她說是的。

媽已做好了三明治等我們回家去吃，希瓦茲太太已經將桌子佈置好了，放着啤酒，橄欖，咖啡，以及一些白蘭地，預備給男客們喝，那些男客們就喝將起來，一面極口稱讚弗

蘭克爲人怎麼怎麼好。

我讓孩子們吃過晚飯，叫人將他們的床移回客廳，我放他們上床去睡好，可是不多會兒我就聽見一聲很響的尖叫，原來是媿娣的聲音。因爲這一天的激動翻了她的胃，她在那裏嚇殺人的嘔吐起來了，這纔我得將她的床舖統統都換過，並且唱一隻歌兒安撫她。

這纔大家都回家去了，媽也回家去了，我去看了一回孩子們，看他們身上統統都蓋好，很舒適的睡在那兒，然後我也脫了衣服上床去睡覺，我獨個人睡着一張床，只覺那床空寬寬的大得厲害。

## 十二

那當律師的羅遜士先生走來告訴我，說他用盡力量只能辦到三千塊錢的賠款，我所能夠得到的只有兩千元。後來郎得利先生寫了一封信給我，要我去見他。我到了那裏，他說他們店裏決定給我二百五十塊錢的卹金，問我以後打算怎樣過日子。我說我還不知道，也許要學媽的樣兒去頂一片店回來，可是他說不好，他有一個更好的主意。他說他們現在要造一條新的地下鐵道通到卜龍克斯去，所以那個地方的地價一定要增高，我應該趁這時候到那裏去買好一所房子，一來自己可以永久有屋住，二來那裏的房子地皮不出十年一定是



要大漲特漲的。他又問我能够做什麼，我說除了收收房租做做針線之外什麼都不會，他說只要能够這樣就成了。我得要有自己的房子，這纔拿做針線的收入來應付衣食兩項。

我回來跟媽商量，媽說住到那種地方去真是發瘋了，那裏是一片荒涼什麼東西都沒有的呢，而且新開闢的地下鐵道人家走了也要害起大病來的，因為那種地道不自然得很，可是到了禮拜天，我還是同着郎得利先生上那裏去看去，我初看看覺得有點兒失望，因為那個地方的確非常清淨使人感覺寂寞的，可是四周圍空地很多，讓孩子們在那裏頑耍頑耍倒是很好。後來我們巡視了一週，郎得利先生就在丁敦路上看定了一所房子，跨過那條路去就有一個很大的學校，還是新造的，顯得清潔而美觀，我就覺得孩子們讀書也很方便。

那所房子是在一長列的房子當中，彼此緊靠着的，都是木造房子，有的漆着淡褐色，有的漆着深褐色，也有的淡綠色，也有的深綠色，我們挑定的那一所就是淡綠色的，就只有門廊上面鑲着一圈較深的綠色罷了。屋前有一片小小的空地，跨上幾步木頭臺階就是一個美麗的門廊，門廊周圍都有窄窄的欄杆圍着。那一層上有一間美麗的大客廳，兩間臥室，一間浴室，從那裏走下樓去便是後面的一間廚房和前面的一間餐室，還有一個後院子，那後院子並不大，可是我看見家家都在那裏栽着花草和菜蔬，因而想起我也可以請教鄰家怎樣栽種的。各家的後院子都有一道籬笆圍繞着。

上面還有一層樓，又是三間屋子，一間小廚房，和另外一間浴室。郎得利先生跟我說

明，我將這三層樓租了出去，可以得到每月二十塊錢的租金，就已足夠抵付押款和利息了。而且那三層樓的頂上還有一間頂樓，我想對孩子們也是很好的。

這纔郎得利先生又對我說，我不如索性把做裁縫當做一種行業，馬上掛起一面招牌來，又說他店裏的一切針線生活原都可以包給我做的，只是報酬太菲薄，而且來去收送的路途也未免太遠，當時他就陪我到一個地方去，替我定了一面白色玻璃漆字的招子，上面漆着「童裝專家」幾個字，因為我不敢承攬大人的服裝，怕要糟蹋人家的材料。這纔他又說他對這房子不如拿住抵押權，免得我被旁人去利用。我因他這樣事事想得周到，又爲我費了這許多時間，向他道了謝，他說弗蘭克在他店裏做了二十五年了，這點事兒是他起碼也得幫忙的。

此後我就得收拾一切東西準備搬到卜龍克斯去。我留下客廳裏的那條地毯沒有搬，因爲它已經有許多破孔，還有廚房裏和餐室裏的漆布我也丟了不要了。雜貨店裏的老闆給我三只裝糖的桶子，我將所有的碟子和廚房傢伙都拿報紙包起來，裝在那三只桶裏。所有的床墊都得捲起來，床架子統統拆掉，桌子也統統拆開，這纔發現那些桌子的邊緣都給孩子們拿橡皮糖膠遍的，還有那面鏡子得從梳粧檯上旋下來，所有的相片框子都得拿紙兒包着，事情這樣的繁重，可是我終於統統都弄舒齊了。

但尼定要跟着搬場夫一同上去，我怎樣說也不聽，只得由他去了，可是其餘的孩子都



同着我由地下鐵道前去，他們都覺得非常稀奇，我們坐在第一列車裏，因為他們都要看外邊，後來車子出了地道進入卜龍克斯光明的地區，他們就坐在窗口上邊，將沿途的一切東西都指給我看。

我們到風景路下了車，那地方就差不多跟鄉下一般了，孩子們都覺得非常興奮；看見馬路當中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綠草長着，就都跑到那裏去採毛茛花和蒲公英。又見馬路兩旁都有很美觀的大房子，前面都有很大的園子和草場，許多孩子和狗兒在那些草場上頑兒，或是在樹下的吊牀上盪着。

我們搶到搬場夫的前面去，到我們的房子裏去巡視了一週，見有一個真正的浴盆，先就覺得非常舒適，而且還可以有水汀和熱水，因為地窖子裏有一個爐子，可以使得滿屋都熱的。那些房間都非常漂亮，而且空氣很流通，我想起了這是我們自己的房子，又想起了弗蘭克如果在世一定覺得歡喜的，並且一定會得裝起許多櫃子架子等等來，一定喜歡在園裏工作，一定會得給孩子們設備許許多多的東西。這纔我又想起這所房子是因為弗蘭克死了我纔得到的，便覺有一種奇異的痛楚突的襲來，這就是以後若干年中我每次想到弗蘭克時都要感到的那種刺一般的痛。它來時非常可怕，也許要支持這麼一分來鐘，這纔我覺得再一秒鐘也忍受不下去了，它也就會過去了。

這纔那些搬場夫都進來了。我將餐室裏的一套傢具放在樓底下，因為那套傢伙已經有

點破舊了，我又沒有地毯可以鋪地板，只有那些帘子倒還是好的，那幾口裝着盆兒罐兒碟子的桶子，裏面還有許多要洗要燙的東西，我將它們統統放在廚房裏。二樓那間大屋子。我將客廳裏的一套傢具放在裏邊，可是那糊壁紙是紅色的，跟我那套綠色的東西配起來不很好看。我想把那摺床放在客廳裏邊給我自己睡，我們那張雙人大床放在一間臥室裏邊給媿娣真妮睡，這纔再去買了兩張小床來給亞弟和但尼。那兩張床漆成木頭的樣子，可是我想它們本來是鐵的。我得給那兩個男孩子也買一只梳粧檯，可是我只買了一件便宜貨，沒有鏡子的。

我要開始替人做裁縫，就得備一具縫衣機器，郎得利先生由他店裏了送一具來，價錢比一般市價便宜些。這是一種新式的機器，那個頭兒可以向裏邊落下去的，我替它做了一個罩子，等它關好了，罩起來，就再也看不出它是一具縫衣機器了。我將它放在客廳裏邊，因為除開那裏我是沒有旁的地方可以工作的。

我貼出了一張召租，寫着有層樓分租請進內面洽字樣，到第二天就有一個小老太婆同着一個小老頭子來租了去了，他們說我的孩子們是他們不嫌噪的，只要冬天我把爐子一逕生熱就成了，他們是兩個好人，房租案期都付清，從來不給我一點麻煩。

學校開學了，但尼進了B二級，亞弟進了A二級。那是因為但尼留過班，亞弟跳了上去的緣故。真妮已經五歲了，也去進了幼稚園。學校開門之後，我帶着媿娣到郎得利舖子



裏去向那女職工頭要了一些縫紉的東西。她給我做一打奶罩和六件裏衣，說禮拜五必須做好。那些棉布都是現成裁好的，鑲邊的花欄杆兒也是現成裁好的。我得把那一大網的東西帶回家，一手又得牽着媿娣走，那網東西很沈重，媿娣又已走累了，一路跟我鬧着彘扭不肯聽話。因爲這女孩子的脾氣一向就很古怪，我叫她做什麼事她老是不願意的。

我回到家裏已經是中飯時分，孩子們都已從學校裏回來了。我做好了他們的中飯，讓他們吃了回到學校去，這纔我收拾收拾，就坐下去動手縫紉了，起先我縫得很慢，過了一會纔漸漸的好起來。我縫得非常當心，那種奶罩兒是有很多縐褶的，可是那個下午就已做好兩只了，後來孩子們從學校裏回家來，我給他們吃過了麵包白湯之後，就差不多縫好了一件裏衣，這纔到了燒晚飯的時候了。吃過了晚飯，真媿幫我擦乾菜碟兒，兩個男孩子又出去頑耍，可是我把兩個女的放上床去了。過街有一片廣場，那兩個男孩子就在那裏跟本街坊的其他男孩子一起頑耍。我做完那件裏衣，就動手做另一件，我從來沒有縫得這麼多，脊背因爲彎到機器上面太久發起疹來了，兩條腿兒也因推動踏板推得很疼痛。

到了快要九點鐘，我叫但尼亞弟回家來，可是他們不肯，過了一會亞弟先回家，但尼亞還是躲在外邊一直躲到九點半，回來之後又不肯洗澡，就那麼渾身稀髒的上床去睡了。我等他們都睡覺，又得洗一回衣裳，方纔上床去睡。

到第二天還是照樣的一套。我到六點半鐘就起來，先去縫了一會，這纔給孩子們做好

早餐，送他們上學，然後將屋子收拾收拾，出去買好了菜蔬，回來就又坐到縫衣機器旁邊去。

中飯時候，但尼亞弟真妮都走到我面前來，說他們各人要一個辨士，因為旁的孩子中飯回家都有辨士好拿的。我告訴他們沒有這許多辨士好給，我又算給他們聽，這樣每天該得四辨士，一個禮拜就得二角八分錢，也要算是一筆很大的支出了。可是他們哭着鬧着，硬要拉我到角子上的糖果店裏去看人家的孩子在那裏買糖果，這纔我也只得把辨士拿給他們，回家時我一路想着，每天早晨我要提早半個鐘頭，六點鐘就起床來，以便每個禮拜多做兩個奶罩兒，多掙三角錢來應付他們所要的辨士。

由這縫紉的工作，我每個禮拜可以掙到八塊錢之譜。這也並算不得多，可是我吃的米飯，通心粉，馬鈴薯，捲心菜之類，都是便宜的，肉類現在已經不吃了，不過偶爾買了些肉屑做湯吃。

有一天有個女太太找到我家裏來，問我可以不可以給她的小女孩子做幾條褲子和幾件小衣，我說可以的。她就去將料子拿了來，我替她做得十分仔細，她給了我一塊錢。我算這種報酬要比郎得利店裏的好一倍，我就問她願不願意介紹幾個朋友的生意給我，她說當然願意的，因為我的生活做得非常好。她那一樁活兒還贖下了一片繡花襪，一些珠子，和一些兒細棉布，她說她不要了，統統送了給我。後來許多女太太們都像這樣讓我留



下賸餘的料子，我因而可以給真妮和媳婦做些東西。只是那些襪杆花色不一樣，有時我得東拚西湊的做了起來，做的滑稽得很，又有時候我得拿三種不同的棉布給真妮拚湊成一件裏衣。

以後我又得到一個主顧，給另外一個小女孩子做了兩件衣服和一些男孩子的襯衫，像這樣的縫紉就容易得多，因為並不一逕是一樣東西，而且那報酬又是加倍的。不久之後，我就從隣舍家裏得到很多的工作，一個禮拜竟可得到十二元乃至十五元之多，郎得利先生聽見了說他非常高興。

後來天氣漸漸的轉冷，我去買了一噸煤回來，從此我得天天照管那爐子。起初我不曉得怎麼樣弄法，那爐子一逕要熄，後來一個隣舍教導我，我就能夠使它一逕不熄了。有一個人說他可以每天早晨來替我生火，得要一個禮拜一塊錢，可是我想我們負擔不起這樣的工價，因為我們全家都正需要新做的冬衣，我想我將那一塊錢省了下來，就可讓孩子們過一個好好的聖誕節。

有一天早晨下起雪來了，我就要去將孩子們的套鞋預備好。原來我新近纔給但尼亞弟真妮三個人買來了三雙新套鞋，至於媳婦的一雙，我是用不着買的，因為真妮去年穿的一雙她正穿得着，而且真妮對於套鞋鞋子之類都穿得很省，所以現在那雙套鞋還是很好的。誰知我到壁櫥裏去尋找那些套鞋的時候，我可到處尋遍也找不出一雙套鞋來。我決計等孩

子們醒來的時候再問他們。我第一個問但尼，他說不呀，媽，我並沒有看見什麼套鞋呀。其次我問亞弟，他嬉皮着臉對但尼看看，可是並不說什麼，真妮說她看見一個收買套鞋的人拿了去了，可是我還當她說胡話。及至我從房間裏出來，我就聽見但尼和亞弟在那裏打架，又聽見但尼說道，你如果說了出來，我去告訴人說你會搬弄是非，亞弟說好罷，隨便你去說去，可是但尼又說不，我不去說了，你如果說了出來，我要擰你的鼻子。

我就闖進他們裏面去，問他們在說什麼，但尼說並沒有說什麼，亞弟說，我們正在談論一件事，真妮說他們就在談論收買套鞋的人拿去套鞋的事呢，我就問道，什麼收買套鞋的人呀，真妮說道，就是站在學校角子上的那個拿東西來換套鞋的人啊。我又問道，他拿什麼東西來換的呢，這時但尼激動起來了，便說他給了我一把刀兒，一隻錶，還外加一角錢呢。

哦，但尼，我說道，你把我們的套鞋賣了他了嗎。但尼說道，唔，前幾天有一個人托了一隻大大的盤子來，上面放着許多很好的東西，別針呀，鑷子呀，小刀呀，還有別的許多，他告訴孩子們說，如果肯把舊的套鞋拿給他，他就拿那些東西來交換，你是從來不給我錢的，我就把我們的套鞋拿給他去了。我問他那人給與他的東西現在在那裏，他拿出一把小刀和一隻錶來給我看，我一看那小刀不過是一角錢一把的起碼東西，那隻錶也是假的，不過是個壳兒裝着一層錶面和一片玻璃，外加一個旋鈕兒，裏面什麼東西也沒



有。還有那一角錢呢，我說道。哦，但尼說道，我已經把它化掉了。我買了糖果送同學們的。我說道但尼，你不知道自己是偷竊嗎，他說道，你從來不拿錢把我，我可是要請同學的。這纔我說道，現在我要將這把刀和這隻錶拿了去，拿去掉回那幾雙套鞋來。但尼發了一聲極喊，說道不行不行，我說我非這麼辦不可，因為我再沒有錢給你們買套鞋了，今天你們也得登在家裏不上學校去，我決不能讓你們不穿套鞋到雪裏去跑的。但尼還是不住的極叫，可是我仍舊將那錶和刀拿了過來。

我走到學校的轉角，亞弟說那收買套鞋的人前幾天都是站在那兒的，可是當時我找不着他。這纔我就跑進學校裏面去，請問校長這事該應怎麼辦。那校長說道，我的好太太，今天早晨總有一打母親來看我，都是爲了這樁事情的。我怕那個流氓已經逃走了，我們一點兒沒有辦法。

我回家去的時候，心裏覺得要哭。我又得買四雙新的套鞋了，因爲但尼是連媿姊的一雙也一併偷了去的。我爲了每天早晨六點得起來，房子裏覺得很冷，要過許多時候纔能有熱氣上來，所以曾經儲起幾個錢，預備去買一件毛絨汗衫來穿的，現在必須拿這錢去先給他們買套鞋，我自己的毛絨汗衫只得再等一個月。

我回到家裏，告訴但尼說那收買套鞋的人已經不在那裏了，他就說好罷那末，把那刀跟錶還給我罷，我說不，這是你偷得來的，他聽見這話就又大聲極叫起來，並且大發其脾

氣，在那裏團團轉着，說道，你若不還我的刀和錶，我就要把家裏的什麼東西都偷光。這纔我想起了他們確是沒有很多東西好頑兒，也許是我的不是，便對他說道，但尼，你若答應我從今以後不再幹這樣的事，我就把刀和錶還給你。他答應了，我也就把那兩件東西還給他。

### 十三

從此過了幾年差不多都是這樣的日子。亞弟已經進了A五級，但尼也是一樣的，因為但尼又已留過班，亞弟趕上他去了。真妮是在A三級，媳婦也已A二級。

我爲了但尼常常得到學校去。他讀書既不很聰明，而且一逕都要鬧亂子。亞弟呢，他的成績報告單上卻一逕是A A的，學業也是A，效能也是A，操行也是A。所有的先生都喜歡亞弟，說他的圖畫好得出奇，而且其他一切事情也是一班當中最好的。他們那班人除了但尼都會加入波士頓路的公立圖書館，亞弟差不多每天都要借一本新書回來，可是他所讀的大都是關於製造東西的書，曾經拿地窖子裏的零碎材料造成一個小小的電氣馬達，以及別的許多小東西。有一天他帶了一隻小狗回家，問我可不可以將它養着。我說可以的，不過它得養在院子裏，他就跑到雜貨店裏去，問他們討了幾隻空箱子，將它們統統拆



開，用那木板替那小狗造成一間屋。當時我們周圍正在大造其房子，亞弟去向那些工人討了一些焦油紙，糊在狗屋上面糊得非常的整齊，因而完成一所非常可愛的狗屋。

亞弟是跟但尼一般高矮的，因為但尼的個兒小，亞弟的個兒大，那狗屋造好之後，我聽見亞弟警告但尼，說他如果敢碰碰那隻狗兒或是碰碰那狗的屋子，他就要打得他喊救命爲止。我說哦，亞弟，你這種話兒是說不得的，可是亞弟說道，你對但尼說話非這樣不可。

亞弟是本街坊所有男孩子的領導人，大家一逕都聽他的話。他決計要在過街那片大廣場上開闢一個大洞穴，叫那些男孩子們逐日掏泥，定要掏到某一個程度，四邊統統都平直爲止。他說他並不要單單地上掘一個孔兒。每天晚上天色還未全黑的時候，他就要拉我去看那洞已經掏得多麼深。他拿繩子來測那洞壁，正如他見到過的那些工人測屋基一般。於是他問那些工人要了些石膏，將那洞壁塗得很光滑。這纔他取了一些木板和另外一些焦油紙兒，指導那些孩子怎樣做屋頂。後來他們在那洞裏烤東西，發見他們又需要一個煙突，亞弟也就將它裝好了。他們將那個洞穴稱爲印第安野人俱樂部。我想要送給他們一張舊桌子，可是亞弟說不，他們那樣東西都得自己做起來，因為他們既然做了印第安野人，就得自做東西來過活。

我常常給但尼和亞弟一些馬鈴薯，讓他們拿到洞裏去烤了吃，有時也給他們一些玉蜀

黍，他們卻把馬鈴薯叫做米基。真妮說他們吃過米基之後，但尼有時要請那些孩子喝整瓶的蘇打水，我聽見這話就又發起愁來，因為我知道但尼常常要揩我的油。我每次差他買東西，他總比我自己買的貴，而且找回的錢老是忘記的。我若問起他來，他不是說路上丟了，就是說掉進陽溝裏去了，或者說是店裏並沒有找他。

有一次媳婦對我說，哦媽，但尼領我去看一種非常好的橡皮糖機器，你用不着放錢進去，那橡皮糖也會出來的。亞弟站在旁邊笑起來，說道你真是傻瓜，他是一逕都放錢進去的呢，只是怕你要告訴媽罷了。

有一次我將五角錢兒落在地板上，總當是滾到牀底下去了，叫亞弟但尼到那裏去找。他們找了一回都說找不着，可是第二天真妮告訴我，但尼把所有的印第安野人都邀到冰淇淋店裏去，請他們喝蘇打水呢。我想我若不對他太嚴，他也許自己會得好起來的。

我想跟但尼談一個明白，便對他說道，你也知道偷竊是怎麼一回事嗎，他說當然知道的。我說那末你不知道你是從我這裏偷竊呢。他說你得給我很多很多錢，那我就用不着動手了。這纔我告訴他，我實在供給他不起，因為我工作得這樣勞苦，無非是爲了幾個錢兒，但是很多時候我的工作不夠做，所以每一個辨士都得節省起來，又告訴他如果他一逕這麼偷下去，等將來長大成人，人家就要拿他去坐監牢的。他說現在他們會得拿我去坐監牢嗎。我說不，小孩子是用不着坐監牢的。他說哦，那末很好，說着他就掉頭走開了。



真泥這小孩子真可疼，她一逕都那麼靜那麼乖的。我替人家做裁縫，她覺得很高興，因為她一逕都有許多零碎布兒給她的洋娃娃做這樣那樣了。她能幫我許多忙，擺桌子呀，洗衣服呀，擦碗碟呀，攤床舖呀。亞弟也能幫助我一手，每天早晨他自己的床和但尼的床都是他舖的。但尼常要跟他開頑笑，可是但尼無論說什麼，他從來不加注意。媳婦是要看她高興的，有時她也竭力的幫忙，可是只有一會兒功夫，不能夠支持長久。

可是使我最最煩惱的，就是媳婦和但尼碰在一起的時光。他們一逕要打做一團，那種打法是極可怕的。但尼一逕要作弄媳婦，時而扯破她的紙娃娃，或是趁我不在的時候打她的耳摑，媳婦往往要被她氣得發瘋，只會得尖聲極叫。

媳婦是個靈敏活潑的孩子，只是她一逕要自作聰明，以為人家都不如她的。她老是要別人對她注意，她所以喜歡獨唱也就是爲此。她的學習讀書寫字都比其他孩子敏捷些，甚至比亞弟還要敏捷，就是她學歌曲也是很快的。學校裏的先生說，他們如果能夠使她有長心，她是很好很好的，可是她雖然比別人學得特別快，一經趕完之後她就一切丟開不管了，而且她沒有耐心，性情浮躁，問別人的說話她常要搶先回答，又喜歡多嘴多舌，往往因此尋出事兒來。出了事兒她又馬上要懊悔，常要哭到我的面前來，說她從今以後一定要學好。

有一天是在月底，孩子們回家的時候都覺得非常興奮，說是學校裏的校長給了他們大

家一頓很嚴厲的訓話了，叫他們應該爲愛用功而用功，不應該專爲報告單上寫得好看而用功，又說這個月的報告單明天就要發出，都在一個信封裏封牢的，除了家長誰都不能開，這也就是給孩子們的一種磨練，只要他們知道自己功課做得好，就用不着去關心能得多少分數了。

第二天所有的孩子都接到了報告單，由他們自己吃中飯時帶回家裏去。但尼已經拆開過他的一份，亞弟的一份也拆開過了，因爲亞弟說那校長是個偽善的老人，常要他們去做不能做的事，所以要把他們統統弄壞的。真泥的一份沒有拆開，因爲別人叫她怎樣她一逕都肯聽話，媿娣的一份也沒有拆過，因爲她頭一天剛剛發了一陣好氣性，說她要嘗試學做老老實實的好人了，當時我正給他們做中飯，沒有功夫去看那些報告單，所以將它們統統擱在廚房裏的碗碟櫥上邊，要等吃過了中飯再看。我看得出媿娣急於想要看看那報告單的內容，因爲她一逕要走到那碗碟櫥邊，將那封牢的信封拿到手裏來翻來覆去。翻了一回又把上面印着的「只許家長或監護人開拆」幾個字大聲唸了一遍，便重新放下走開了，那種神情彷彿很得意，因爲她很守規矩沒有拆開，覺得自己是做好人了。但尼一逕看着她，並且拿話兒激她光火，可是媿娣說她現在是做好人了，隨便但尼怎樣說法於她不相干，因此她始終沒有回嘴，因爲要是回嘴就算不得好人的。

這纔到了他們回學校去的時候了。我正忙着收拾飯桌子，媿娣在那裏給我幫忙，我看



見但尼走到碗碟櫥那邊，也不注意他去做什麼，誰知他突的喊起來道，媿娣，你是B加A B呢，隨即將那報告單和那拆開的信封統統扔在地板上，一溜煙的跑出門去了。

媿娣看見這情景，立刻把臉孔漲得緋紅，氣得個放聲大哭，連學校也不去了。她想起了自己正在竭力做好人，但尼卻拿她這樣糟蹋，越想越氣，越氣越哭，等到但尼放學回家來，她就對他厲聲的哭罵，並且要拿碟子去扔他，我看見她那麼發瘋似的，怕她要鬧出病來，只得好言勸她上床去睡覺。

媽有時候要來看看我，耶米也常來的。現在他在一個汽車廠裏做助手，拿到很好的工資，就打算要結婚了。後來他結過了婚，媽就跟他和他的妻子去同住，將那片店放棄了。那店頂出去之後，她給了我一百塊錢去定鋼琴，因為我結婚時她給我的那部鋼琴現在已經不能用，我可是要讓媿娣真泥開始學琴了。那部新鋼琴拿到家裏的時候，我就坐下去試試我從前彈過的幾個老調兒，誰知一個也彈不上來，連「頂頂容易的」[晚星]也彈不上來了。

我已經學會了種園，前面院子種着花，後面院子一半種着菜。還有那一半呢，我留着它給孩子們頑兒。這麼一來夏天可以省下不少錢，亞弟和真泥常常幫助我拔去野草。我的隣舍人家都是很好的，只是我沒有很多功夫跟他們談天，因為我是一天到晚都在工作的。每年夏天的日子比較容易過，因為我用不着買煤，可是我仍得省下錢來預備過冬用。

有一年冬天彷彿事事都出了岔子。大家都像沒有錢，縫紉的活兒來得非常少。我得向

那雜貨店裏去賒賬，誰知不多幾日就已欠到了三十塊錢，他就不肯讓我賒下去，我拿賬條來一看，原來但尼問他們拿了許多東西了，脆餅，蜜餞，蘋果，核桃，糖果等等沒有一樣不齊備，都沒有問過我的。他一逕都要買些東西送人家，又一逕喜歡請客，大概因為他愛擺闊的緣故罷。總之我是一點辦法沒有了。家裏沒有一個錢，我可得備好中飯等孩子們回家來吃，只得拿我的結婚戒指拿到當舖子裏去，當了兩塊錢回來。到了第二天，我纔接得一個小女孩子的衣服來做，我急忙將它趕好，希望好拿幾個錢，誰知那位太太卻來跟我商量了，問我可否讓她緩到下禮拜，因為她手頭也正不便，這纔我手裏只剩得五角錢了，一點兒辦法也想不出。第二天我五點鐘就起來，碰到天氣非常冷，正在下雪。頭天晚上我吩咐過亞弟，叫他早晨起來給他們自己做一頓早飯，我一定趕回家做中飯的。這纔我跑到一個報紙攤頭，等着那派報的大車經過，我儘我那五角錢向那派報人統統買做報紙來。他給了我大大的一網，我急忙帶着趕到車站去。那時雪越下越緊，我將一條羊毛頭巾把頭統統包起來，免得灌壞我的帽，然後站在那地下鐵道的車站上，等人來買我的報。大概是因為那雪下得太大，不會有人看見我，或者是因為我膽子太小，不會站得很上前，總之沒有人來買我的報，一份也不會賣得出去。我哭着步行回家，身上又冷又濕，又把我的最後五角錢統統送掉了。虧得家裏還有一點米和一罐牛奶，我做了些米飯和着牛奶給孩子們當中飯，這纔我到下城去找郎得利先生，向那女職工頭接了些女褲來做，她並且預支給我一



## 十四

亞弟是從公立學校畢業的第一個，因為但尼又曾留過兩次班，亞弟是一路升級上去的。那年亞弟不過十二歲，個兒卻很大了，樣子也顯得很老成。

他畢業的時候，我買給他一套新的深藍衣服，又給他做了一件新的白襯衫，又買了新鞋新襪，鈕釦眼兒上面插着一朵白花兒，又給他一枝自來水筆做禮物，上面有兩個金箍兒的。我拿到了兩張入場券，所以媽也跟我同去了。那些孩子們都顯得非常可愛，女的都穿白，男的都穿深藍，亞弟顯得特別的漂亮。

先是孩子們大家唱歌，這纔校長讀聖經，這纔一個女孩子讀她自己做的作文課，這纔另外一個女孩子彈鋼琴，一個男孩子拉梵阿鈴。然後校長發表一篇長長的演說，告訴孩子們說，他們都已站在生活的門檻上了，各人對於自己的責任規避不得，演說完了便宣佈要給獎品。說道頭獎要給與一位青年人，關於他的好處是我讚美不盡的，只是我們確實知道他的將來一定極光明，而且一定能給全人類造福，亞塔兒威廉，請你走上臺來罷。

亞弟自己不勝其驚異，蹣蹣跚跚跨過許多人的腿子走出座兒來，臉上漲得緋紅的。校

長將一塊小小的金牌插在他的褂子上，便又繼續向大家演說起來。說道這位青年不但他的性格具有建設性，而且他的能力也配得上他的衝動的。諸位請看四面的牆壁，就會看到他所畫的種種圖畫和圖案，不但具有藝術的意味，而且精密到十分。就是現在這個禮堂四週圍着這一套美觀的護壁，也就是這位青年的作品，他先構成了這個設計，這纔全班同學都在他的感發之下幫助他來達成這樁艱難任務了。他做工頭是不容易服侍的，因為無論什麼東西差得一絲一毫就不能使他滿足，這種性格我覺得很可寶貴，所以最後我希望他這種要求不差絲毫的性格能够一輩子保持下去。

我從學校出來的時候，竟熬不住要哭了，可是我覺得非常快樂又非常自豪。亞弟馬上就追着我來，拿那獎牌給我看，我吻了吻他，他也不介意。

我們回到家裏，但尼就說道，呸，我不相信這種玩意兒能值得五塊錢呢。

我跟亞弟商量他畢業以後的事，我說他不如去學畫招牌的行業，因為他的圖畫是那麽好的，可是亞弟說不，他還要去進中學，或許再進大學，因為他並不是要專畫圖畫，又說他現在還不曉得自己到底要做什麼，只曉得自己如果沒有高深的教育，是做不得偉大人物的。可是我說道，亞弟，我不曉得我們從那裏去拿錢呢。他說他可以走去麵包店的路，每天早晨起來送一趟麵包，也可掙到兩塊錢一個禮拜，又說道媽，也許我連下午也可以找到事情做的。可是我笑起來道，你要去進中學，下午就得念書了。



中學要到九月纔開學，因而亞弟每天早晨起來送麵包，每天下午出去送報紙，送的是「卜龍克斯家庭新聞」，這樣可以掙到三塊半錢一禮拜。將他那三塊錢把與我，我讓他自己留着那半塊錢。

這纔他在自己的房門上面安了一把鎖，凡是他不在工作的時候，就將自己關鎖在房中，不讓但尼進去。我問他在房裏做什麼，他總不肯告訴我。他做起了一口大木箱，也安上了一把鎖，將他所做的東西統統放在那口木箱裏。他常常問我要各色各樣的小東西，類如一片金色的花編，一條紫色的綢子，又常去翻檢我的破布袋兒，拿了許多零碎料子去，他又拿紙兒畫着東西，因為他常常走出房來換水調顏料。

有一天他對我說，我若答應他不告訴其他孩子們，他可以把他做成的一件東西拿給我看看，我說好的。開頭他給我看一套木偶的畫兒。一個是辛特雷拉，\*一個是繼母，一個是惡妹妹，一個是王子，一個是神母，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人物。那些畫兒都非常美麗，都是用漂亮的彩色畫出來的。這纔他打開那口箱子，裏面裝的就是仿照那些畫兒做起來的木

\*民間傳說，辛特雷拉 (Cinderella) 是人家的一個繼女，受她繼母的虐待，在家中操作極苦。有一天她的神母供給她一套行頭，叫她去參加一個王子的跳舞會，不過吩咐她半夜以前必須要回來。她在跳舞會上聽見鐘敲十二下，急於要趕回來，把一只玻璃鞋子丟失，被那王子發覺，和她結了婚，使得那惡毒的繼母和妹妹大為懊喪。

偶人，個個都有很好頑的面孔臂膀和腿兒，中間裝着許許多多線，將那線牽動牽動，它們就會得走路，跳舞，鞠躬，並且做出其他各種各樣滑稽的動作，他都演給我看了。他說這叫傀儡兒，是他照着圖書館裏借來的一本書上做起來的，又將那本書翻給我看，又說那些面孔臂膀腿兒都拿報紙和膠水做了起來，衣服是用破布條兒黏成的，都配合得非常整潔而巧妙。這纔又說他要給這套傀儡做一個舞臺，問我可否讓他在頂樓上工作，我說可以的，並且在靠近窗口的地方給他騰出一大片的地面來。他又問我肯替他守秘密嗎，我又說可以的。可是那班孩子終於知道那些木偶人的秘密了，因為亞弟從圖書館裏借出那本書，借的時候太長久，別人責備他，他只得把實情說出，大家就都要求看看那些木偶人，他拿去看的時候，是拿一個盒子裝着的，盒子上邊貼着一張紙，紙上寫着「亞塔兒威廉所製之傀儡，時年十二歲半」幾個字，一個富人看見了，捐給那圖書館一百塊錢為添購書籍之用，因為他現在見到圖書館怎樣可以幫助青年了。

亞弟做好了那個舞臺之後，就給本街坊的所有孩子在後院子裏開演起來，事先教好媳婦給他做助手，來看的人每人收費兩分，前後演了三次，一共收到兩塊錢。

亞弟跟媳婦相處得很好。他喜歡跟她談論將來長大之後要做的事情，媳婦老是喜歡說大話，對於將來的計劃老是說得那麼荒荒唐唐的。有一時期那班孩子都像發瘋似的大家愛頑馬尾的辮子，男孩子們都是自己會得到馬尾巴上去拔的，女孩子們卻不敢，亞弟就做了



一個很美麗的鑷子送給媳婦，並且還替她做了一隻鑷子。

可是但尼媳婦兩個越弄越壞了。我真不懂但尼到底是什麼道理，為什麼亞弟幹的老是對，但尼幹的老是差的呢。我會問他為什麼不也到圖書館裏去找點東西來做做，他笑了一聲說他要做一個真正的大丈夫，不做亞弟那樣猥瑣的小鬼。有些晚上他要直到十一點鐘纔回家，我覺得一個十四歲的孩童在街上瞎混到這般時候總是不對的。而且他一逕都要逼着我錢。有時他也找到一些零碎的工作，可是掙來的錢他總自己放着不給我。有一天本街的站崗警察來找我，手裏拿着一些辨士，鎊幣，和毛錢，說道我剛剛看見你的孩子在那裏擲骰子，這就是我從他手裏拿來的，我想你可以放着使化罷。原來但尼一有機會就要到街上去擲骰子，那一次我也親眼看見他在一盞煤氣燈底下頑兒，又聽見他突然喊道，停手罷，赤佬來啦，\*大家一看是警察，便一閃而散了。也有時候賭的是紙牌，那些孩子的母親屢次來找我，要我把但尼關在家中，不要把人家的孩子帶壞。

我也屢次訓飭他，他回答我的話老是那麼一套。你別替我擔心罷，他總說道，我總有一天會有大堆鈔票的。我已知道發財的法門，你等着做闊老太太罷。

他的說話又一逕都那麼齷齪。有一次他跟一班孩子正在那裏談得起勁，看見媳婦真妮走去了，便突的靜了下來。喂喂，他對那班孩子道，你們少說幾句髒話罷，不看見我的兩

個妹妹在聽嗎。誰要在我妹妹面前不客氣，我就拿腿踢破他的臉。可是媿娣笑起來說道，嘻嘻，得啦，但尼，你別假作正經罷。

真妮卻老是一樣。總是那麼文靜，彷彿一逕害怕人家眼睛看着她。她在學校裏也一逕很乖，成績總是够得上升級，卻也並不算怎樣聰明。家裏的事她能幫忙我的地方愈來愈多了，早晨起來居然做得起全家的早飯。就是縫紉上面她也能幫我一手的，能够做得起很平整的鈕釦眼兒，又能在機器上踏起直縫，不過得我替她穿好線頭就是了。

媿娣並不像但尼那樣要使我操心，可是她這個人我也是不能了解的。她不肯像真妮那樣案步就班的給我幫忙，卻是要看她高興的，有時她發起狠勁兒來，就什麼事兒都會得幹，甚至地窖子裏也會去打掃打掃，或去把所有盆兒罐兒的底兒都擦刮起來，或去擦光水箱的龍頭，或去洗淨所有的放熱管。縫紉是她深恨的。讀書卻非常喜愛。不過她並不喜歡亞弟讀的那種關於做東西的書，只一味看小說。她是加入公立圖書館的。可是那個圖書館的女管事只許她兩天換一本書，說她看多了要看壞眼睛的，而且應該多吸點室外的空氣，因此她又到角子上的教堂圖書館和學校圖書館去借書，有時一天裏面要讀完兩本。所以她連吃飯的時候也放不下書，並要帶到學校裏去讀，以致觸犯學校的規矩。她的先生說她的資質很好，只是沒有忍耐力。又說她很天真，一張嘴兒總是不肯吃虧的，事事都要爭取自己的權利。



她也喜歡學鋼琴，可是學不多時就要我替他換先生了，因為她不像真妮，不要學「處女禱」那一類蠢笨的歌曲，我就只得替她另請一位先生來。那新請的先生是個猶太人，名字叫西蒙，教的東西都滑稽得很，都好像沒有調兒的，他的報酬卻比真妮的先生要大一倍，後來我告訴他說我請他不起，他就自願減低了，因為他說媿娣這個學生是有天才的。可是媿娣彈的一逕都是進行曲，或是她叫做鳴奏曲的那種調兒，真妮是各種好聽的調兒都會得彈的。

可是媿娣仍舊比其他幾個孩子覺得苦楚，因為她太多心，憑空也會覺得傷心的。

當時有個瞎眼人，每天早晨九點鐘模樣總要走過學校門前去做禮拜去，那些孩子總喜歡給他引路，其實他是不需要人的，自己認識那條路。但尼有時候遲到學校，他總推說給那瞎子引路耽誤的。有一次，學校裏的女先生明明知道那天那個瞎子是另外一個孩子給他引的路，就把但尼帶到校長那裏去，但尼仍說是被那瞎子耽誤，校長就叫他回到班上去坐在前排，背上掛着「說謊者」幾個大字的牌子，掛了整整一早晨。

我們家裏跟學校只隔一條馬路，那些孩子卻是常常要遲到，我總不懂是什麼道理。可是有一天早晨我親眼看見了，我看見媿娣走到學校門前，剛剛碰到那瞎子打那裏經過。她就跑到那瞎子跟前，拿住他的手，我看見那瞎子低下頭對她微笑，她就引他到那隔開兩段街坊的禮拜堂去了。其時我在門前掃廊子，一會兒見她急忙忙的跑回學校來，可是剛剛

跑到前面院子裏，那九點鐘的校鐘已經敲起來，我就知道她是遲到了。

放中飯時媿娣回到家來，那種樣兒是可怕得很。一路的哭着嗚咽着，連話都說不出了。我哄得她坐下來，問她是怎麼回事，她說她把那瞎子的事告訴先生，先生卻帶他去見校長，校長笑了笑，先生也笑了笑，就叫她去站在一班的前頭，身上掛着那塊「說謊者」的牌子，不想但尼剛剛掛過就輪到她掛的。

媿娣對於說謊這事的態度向來很好頑。她若說過一個謊，那怕是極不相干的一樁小兒，後來也要向我來自首，說道媽，剛纔我跟你說學校裏關學的話是假的，我是跟露意絲到公園裏去逛過了。有時事情隔了一個禮拜也仍要來跟我說實話，彷彿沒有說出實話她一逕覺得很難受似的，所以這回被人認做說謊者，我知道她傷心極了。她連中飯也不吃，只是哭個不停，我不要去她去上學，到了傍晚就渾身燒得滾燙了，夜裏她屢次起來，不住嗚嗚的啜泣，我竭力將她撫慰，纔得安靜下去。她說永遠不再回學校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去見她的先生，說我看見媿娣確是給那瞎子引路的，又說她爲了這事已經氣出病來了。她的先生說她很抱歉，可是謝恩節可以叫媿娣上台去誦詩，好讓她佔點面子，而且她會得向全班人替她解釋的。可是那位先生又說道，你也不必拿她的事看得太嚴重，因爲媿娣是喜歡拿自己戲劇化的。我不懂得她這話什麼意思，可是我回來跟媿娣說了，她謝恩節可以上台誦詩的話，她就覺得好些了。



她要上台吟誦的那節詩是關於一班朝聖人和一片嚴肅嶙峋的海岸的，她說我得給她做一套清教徒的服裝，又把她讀本上的一幅圖畫拿給我，要我照那圖畫做，我就拿灰色襯布給她做了一件一直拖到地板的衣服，又做給她一條白圍裙，一條白手帕，一個小帽兒。她的先生是不曉得她會去辦這樣的行頭的，媳婦說她起先氣得要發瘋，後來纔笑起來對她說，媳阿德理絲啊，我爲了你是耐性到極度的了。

## 十五

下一年媽患了肺炎，我雖盡我力量幫着耶米的媳婦將她調理，她卻終於不起了。喪事辦完之後還賸下兩百塊錢，耶米得一百，我得一百。我把了二十五塊錢去製黑喪服，因爲媽是要我穿黑的，當初弗蘭克死時我只出殯穿穿黑，她就大不高興了。餘下的錢我得替眞妮和媳婦割去扁桃腺，又得給但尼做畢業的衣服，也就如數清訖了。

但尼畢業的時候已經十五歲，比其他孩子畢業的年齡都已大些了，可是他的個兒還是不很大。我買給他一枝自來水筆，他還不算數，還要我給他買一枝級針，我也就給他買到，誰知過了幾個禮拜他就說是丟掉了，那枝自來水筆也丟掉了，我問他現在打算做什麼，他說要去進中學，我覺得很高興，以爲他受過了一番好教育，是會得做好人的，又喜

得他畢業的時候是在一月，不至於因過一個假期改變他要進中學的初心。

可是但尼說他要到下城去進斯諦文孫氏中學，因為那是一個真正的校友學校。可是但尼啊，我說，這又得多化許多車錢了，誰知但尼說他如果不能到下城去進中學，他就寧可什麼學校都不進。那時他跟亞弟一樣找到一條送報的路子，一個禮拜可以得到一塊半錢，我說這一項錢可以讓他留着做車費，可是他說不，這是他自己要做零用的，因為他跟同學們出去頑耍，不能老是做癩三的呀。這纔他說我得每天給他一個四開，一角錢做車錢，一角五分錢吃中飯。我說我會每天做好一頓精緻的中飯讓他帶去吃，他就叫我想想看，若是叫他拿着個紙飯袋兒去走地道，那還成個什麼體統呀。後來我仔細一想，還不如事事都依了他罷，因為他肯去進中學，我已經高興極了，而且他說他要去學簿記員。

他進中學去後差不多兩個禮拜，就又要求我每天給他一些三明治和一個苹果，因為他說他在學校飯廳裏化了一角五分錢是吃不飽的。他每天上學不到晚上六點不回家，因為他說是在校裏做功課，所以他也從來不帶書回家。吃過晚飯他就出去送報去，有時直到十一點鐘或甚至於十二點鐘纔回來，我若問起他，他總說道哦，不過跟同學們頑兒啊。

亞弟工作得非常辛苦，我以為一個十四歲的孩童不應該工作得這樣辛苦的，可是他說他不管。他每天六點鐘就跟我一同起來，替我生好了火，就帶着一車的麵包捲兒和甜餅之類走出門，自己推着去送了，送完剛剛趕上時候上學校，我不要他再做送報的工作，可是



他說他得做，這纔下午又得出去送報去。晚上他要工作，所以現在他已經沒有工夫好做東西了，只是有一次，他對於摩托船忽然大感興奮，便去定了一份專講摩托船的雜誌來，並且不住畫着製造大船的圖畫，什麼地方安引擎，什麼地方設舖位，乃至一條船上所需的一切東西統統計劃好，可是他把那些圖畫拿給我看的時候，我可不不懂得，因為我想我們是得學過那套東西方纔能懂的。他說他可惜沒有曉得印製青色照片的方法，我叫他去請教校裏的先生，他依了我的話，就把他那些摩托船的圖畫拿給先生去看了，那天回到家來他興奮得非常厲害。他說他的圖畫教員魯賓孫先生說他非做工程師不可。我問他工程師是怎樣的人，他說工程師就是一種畫畫兒的人，那種畫畫兒叫做設計，人家拿去照樣建造房屋的，又說他正要做這種人，因為他並不要單單畫畫美麗的事物，並且要建造起那些物事來。

可是我對於這套事情仍舊還不大了解，亞弟就去請魯賓孫先生來跟我說明，魯賓孫先生居然來了，他對我說亞弟是要做一個了不起的工程師的，因為他不但具有一種極了不起的美感，並且具有一副極好的實用數學腦筋，又說他必須讀完中學的課程，以便打定他的基礎。這纔他說現在正是美國創造她自己的一種建築的時期，又說明了美國所以必須發揚她自己的獨特文化，是因她本來具有她自己的一種很特殊的文明的緣故，又說亞弟是個富於創製性和進取精神的青年，他希望自己能够把這種理想跟他說明白，免得美國一逕倒退

到歐特式和文藝復興期的文明，而能創造一種真正美國的建築，他這番話亞弟悉心的聽着，我看見他臉上通紅，眼珠子亮晶晶的，知道他心裏覺得快樂，因而我也覺得快樂了，只是我感覺到魯賓孫先生的這套話過於偉大，不是我所能完全理解，但又知道他這種理想比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偉大些，確是值得我這樣辛苦勤勞來幫助它實現的。

我說我一定盡我的力量讓亞弟去進大學，魯賓孫先生說他也會盡力將他準備好，以便他去考得哥倫比亞大學的獎學金，又說亞弟如果需要錢，他是很樂意借給他的，因為他自己並無家屬，他的一切圖謀對他自己都沒有多大用處了，但是對於亞弟可以有幫助。

魯賓孫先生去後，亞弟就爬上了頂樓，在那裏登了整整的半日。我想他是太興奮太快樂了，也許就因為這樣自己覺得有些不好意思罷。

有一天早晨我聽見一個郵差在我們的門口吹了一聲口哨，等我走到門口去，但尼正在那裏關信箱，他說沒有什麼，媽，只是人家寄給我的一張廣告呢。後來約摸過了一個禮拜，又發生了同樣的事兒，同時我注意到但尼每天總要等郵差來過之後纔去上學，心裏覺得奇怪，便問他道，你這時候還不去，不會太遲嗎，他說哦，不，我的課程表已經改過了，頭一堂課要到十點纔上呢。這纔有一天下午，那個郵差又在那裏吹口哨，我跑到信箱一看，原來是寄給我的一封信。信封角上印着斯諦文孫中學祕書室。我拆開一看，只見那信上寫道，親愛的太太，你的兒子但尼爾威廉自從二月十二起就一逕沒有來上學，我們認



爲他是休學了。請你叫他將所借的書立刻歸還，否則我們不得不採取不愉快的行動。我們很抱歉，不能不出此態度，因爲這是我們的第三次信了，前兩信迄今未蒙答覆，足見貴家長對於這樁事一逕未加注意。

那天晚上但尼回家來，我把那封信拿給他看。他說道，哼，這班孺子，這纔又罵了一句極醜的話兒。我說道，但尼，你不要這種腔口。我要你跟我解釋，這封信到底是什麼意思。一點沒有什麼意思啊，他說道，隨即哈哈大笑起來。不過是一點誤會呢，你不要大驚小怪罷。當時我竟被他楞住了，心想他的話也許對的，就將那封信丟開，可是晚上我越想越睡不着，覺得非弄個水落石出難好放心。

因此第二天我就親自到下城去了，那個祕書說不，一點兒沒有誤會，但尼共總不過來上過大約兩個禮拜的學，就把我們的校風弄得一塌塗糊，所有的先生都在埋怨他，有一次他詐騙人家，給一位先生發覺了，他竟要打那先生，從此他就一逕都沒有來過，現在我們也不要旁的，只要他歸還我們的書籍，否則你得賠還我們四塊錢。

那末但尼已經有兩個半月沒有上學了。

回家的路上，我覺得竟要氣厥一般。哦，我心裏想道，這是受不了的，這是受不了的。這但尼怎麼好呢，這但尼怎麼好呢。我連氣都透不過來了，因爲我想哭，但是在那地道火車上面當着這許多人又不能夠哭，所以我一經回到家裏，便將自己鎖在洗澡間，不讓

孩子們看見我，抱着頭大哭一陣，方纔覺得呼吸比較鬆動些，可是仍舊覺得心頭彷彿梗着一個石塊兒，喉嚨也刺痛得非常厲害，我只覺得全世界上已經沒有一個人能幫助我，也沒有一個人肯照顧我和我的孩子了。我是需要幫忙得緊的，然而竟沒有人來管我的死活了。這纔我覺得奇怪起來；我替孩子們這樣的勤忙苦作，這樣的擔愁着惱，到底所爲何來呢。我真是不懂，我不懂得那四個孩子爲什麼突然之間會得變成了四個各別的人呢。他們一選都不過是我自己的一個部分的。當初我肚裏有了他們的時候，他們的意義不過是要我每隔半個鐘頭吃一回蘇打坐一回梳粧檯罷了，後來他們出了世，也仍不過是「我的」生活裏面發生的事情，現在呢，他們一個個的站在我面前，已經不再是我的一個部分了。他們已經變做四個跟我一樣的人兒，有着「他們」自己的生活，成了「他們」自己生活裏面發生的事情了，我又低下頭來看看自己的身體，更詫異着他們是從那裏來的呢，我的這個身體跟亞塔兒威廉，但尼爾威廉，真妮威廉，媿阿德理絲威廉這四個人是有怎樣一種關係的呢。我又覺得彷彿有一個人在那裏利用我，卻不明白他爲着什麼。我想我只像一副縫衣機器，正在那裏做東西，卻不曉得誰在踏板，也不曉得做的是什麼，只是不得不繼續不斷的在那裏縫，甚至爲着什麼緣故也不曉得的。

這纔那天晚上我將但尼叫進客廳裏，對他說道，哦，但尼，請你跟我講這一回實話罷。你只管講，但尼，我是願意給你幫忙的，無論什麼事情我都肯替你做的。我們現在來



商量商量，但尼，你要什麼我也許能够幫你的忙。

這纔但尼告訴我，這幾個月來他每天早晨都在公園裏頑兒，中飯先是在一家叫做麥克氏忙蜂的店裏吃的，後來他就索性不去上飯店，都從家裏拿出去吃了，吃了中飯他總到一家小戲館裏或是電影院裏去混過半天。我問他那些書呢，他說他賣掉了，一共賣了五毛錢。我就告訴他現在我得賠他們四塊錢呢。

這纔我告訴他我的日子過得多麼苦。人家的母親都是有丈夫可以依靠的，我可事事都得自己一手幹，又使他明白他的這種行爲實在太壞了，叫我越發難以過日子，他聽了我的話好像也有點良心發現，便從口袋裏掏出兩塊錢，說道媽，這個你拿去補湊補湊那賠書的錢罷，我可以告訴你，現在我已經找到一樁事了，馬上就要去上工，拿來的錢統統把與你。

這纔我想但尼的事大概可以妥帖了。果然他在一家地產公司裏面找到一樁事，是在辦事室裏當僕孩，頭一天晚上回家就說他對這差事很覺合意。我讓他穿着那套畢業的衣服去工作，使他心裏覺得舒服些，他的工資是一禮拜五塊半錢。頭一個禮拜他拿三塊錢來把與我。第二個禮拜他說要還一個同學的賬，就只把我一塊錢了。此後有些禮拜是兩塊，有些禮拜是一塊，有些禮拜一塊都不塊，有些禮拜半當中裏反而問我要去一塊錢。

到了六月裏，妮妮真泥同時畢業了，因為妮妮跳過兩次級，真妮卻也從來不留班。那

時真妮是十三歲半，妮姊是十二歲半，我又替她們擔起心事來，不曉得她們現在應該怎麼辦。真妮說她要到中學裏進速記和打字的三年班，妮姊卻說她將來是要讀大學的，所以她要進普通中學，可是她說他要學亞弟的樣，趕縮做三年把中學讀畢。那年夏天妮姊每天下午去替人家領孩子，我將她的錢儲蓄起來，預備中學開學的時候做些衣服。真妮一逕都登在家裏，給我幫很大的忙。

但尼的工作經過那個夏天一逕都不會間斷，他的工資起先加到一個禮拜六塊錢，後來又加到了六塊半，事情一路做得順順當當的。

## 十六

那年烏得盧威爾遜又當選爲大總統，我心裏很高興，因爲我覺得再起戰爭是不堪設想的。亞弟也在那一年畢業中學，魯賓孫先生幫助他預備考試獎學金的課程，他考得的分數竟是第一。他又得到另外一份獎學金，是州裏給的，一年一百塊錢可以拿四年。他的中學課程是把四年縮做三年畢業的，畢業的時候還沒有滿十六歲呢。他常常現出非常疲倦的樣兒，我叫他不要太勞苦，他說他非勞苦不可的，因爲我工作得很勞苦，他得趕緊造些美麗的東西，多掙些錢來貼補家用。那年夏天他在一個工程師的事務所裏得到一樁事，將所



有的錢都給了我，我統統替他儲蓄起來，因為他進大學之後是得化很多錢去買書籍儀器的，及至他進了大學，又到一家藥舖子裏找到一樁事，是下午的，晚飯時候又到一家蘇打水廠去幫忙，兩處共得十塊錢一個禮拜。他拿一半給了我，我覺得非常得力，因為戰爭還是起來了，樣樣東西都正在飛漲。

租住我們樓上的那個老頭兒死掉了，他的太太搬到她的姊妹那裏去住去，我就寫信給郎得利先生，問他我那層樓現在該租多少錢，因為我知道到處的房租都已漲起了。當時我們四週已經差不多沒有一所私人的住宅，因為大家都把這種住宅拆掉了，改造做龐大的公寓房子，以致那條風景路完全改觀，使我難以相信它就是我們初到卜龍克斯時的那條風景路，因為當初那些美麗的房屋，那些草地和狗兒，乃至那些樹木和樹木中間的廣大草場子，現在統統沒有了，一眼望去就只看見電影院，大店舖，以及公寓房子了。

郎得利先生說我那一層房子現在必得討價四十五塊錢，我起初還不相信，誰知我貼出召租的頭一天就有一對青年夫婦來租了去了，還說油漆裱糊都歸他們自己，我就高興得了不得，因為我算算那筆費用總得七十塊錢，當時我手頭卻是一個錢也沒有的。郎得利先生說我只消照常每月付他二十二塊錢就成了，其餘可以歸我自己用，而且再過幾年我就用不着再付他錢，因為那筆押款已快拔清了。他又說現在我那房子已經比買價漲了一倍，再過十年也許可以漲到四五倍的，所以叫我千萬不要不問過他就拿去賣掉。

然而當時的物價不住在漲，漲，漲得要嚇殺人了。煤價已經漲到我不敢去叫，因為那發票開了來時總要超過我的預算不知多少的。媿娣說我給人縫紉的價錢也該漲些了，其時我從郎得利店裏接了一些做珠飾的活兒來，兩個女孩子都能給我做幫手。真妮又給兵士做汗衫和襪兒，可是媿娣不肯做，因為她說她是不相信戰爭的。至於我對這套事情已經沒有功夫去想了，因為當時我雖得了那一筆額外的收入，工作卻比從前還要緊得多。

這是我想大部分爲了但尼的緣故罷。

但尼那樁工作大約繼續做了八個月，有一天回到家來說他是被裁了，因為公司裏生意不好的緣故。可是那公司裏有人來看我，說是他們發覺但尼偷竊公司裏的種種小東西，單講郵票一項，每個禮拜就要偷到四塊錢之多，已經一連偷了好幾個月了，他們所以要來告訴我，是因他們覺得我得替但尼想想辦法，不然的話他是總有一天要坐監牢的。這事以後但尼就一輩子沒有再做工作了。

當時離開我們約摸兩段街坊的森林路上開了一爿彈子房，但尼常要到那裏走走。有天晚上快要十二點鐘了，我想我得跑去看看他在那裏幹嗎就到這許多時候，並且想勸他立刻回家，因為時候已經不早了。他還只有十七歲，我覺得他這麼深更半夜就在外邊總是不對的。

那彈子房的窗子統統漆成了綠色，而且一直漆到了頂頭，站在外邊的人看不見裏面，



不過因為是夏天，門是統統開着的，我就覺得不如站在門外窺看他，看他到底在那裏幹些什麼。我看見裏面有許多人站在那兒，其中也有大人，也有十六七歲的孩子，有的是在那裏打彈子。他們都把外褂脫掉了，連領子也去掉的，光光留着一個領釦兒，而且大家都捲起袖子。有的肩上跨着弔袴帶。

房子當中放着一張綠色的桌子，正對桌子中心掛着一盞綠色的玻璃燈，掛得很低的，還有一些小小的方形東西從天花板上掛下來，那班人不時拿他們的棍子放到那上面去磨擦一下，把棍尖兒染成綠色。他們開球的時候，先拿一件三角形的東西來，將裏邊裝的球兒都放在桌上，這纔將那件東西拿開，便要嘗試把那些球兒打碎了。牆壁上面掛着一塊黑板，有人在上面不知記着些什麼。打球的人也有跟但尼一般的孩童，也有年紀稍稍大些的，還有一些年紀已經很大了，都是圓胖胖的肚皮，紅噴噴的面孔。大家都在那裏吸煙，雖然門兒開着也滿屋子的煙霧騰天了，特別是那桌子上面低懸的燈的週圍，只見裊裊的白煙在那裏不住旋繞。大家又一逕向地板上吐着痰，吐了之後纔拿鞋底擦了擦。我又細聽着他們談話，聽見他們沒有一個不大吹牛皮，不然就是個悶聲不響。他們吹的總不外是自己多麼多麼的聰明，有的是在談女子，說到那種女子他們頂喜歡，以及他們跟女孩子祕密在一起的時候怎樣怎樣，都是使人聽不入耳的。可是他們吹得頂高興的還在怎樣向人騙錢的法兒。有一個人說他插了一片馬糞紙兒在電話公司的收費箱裏，將人家丟進去的鏰幣接住

了，後來他就去將那馬糞紙兒連同銀幣一齊收了去。又有一個人說他如何如何冒別人的名字向一家百貨公司騙得許多布疋兒，又有一個人說他曾在跑馬上面發過一注財，因為他是認識那一匹馬的騎馬人的。這纔但尼也吹起來了，說他如何如何向公司裏偷郵票，竟至好幾個月都沒有發覺，說得大家笑起來，他就顯得非常之得意，彷彿覺得自己是個英雄了。大家都說發財並不是難事，只要等機會好了，機會到了就一下子可以做財主，那些闊人坐汽車穿好衣服討美女，都是從這樣來的。但尼被他們講得心肺都脹了，便說道你們且等着瞧罷，等我坐起比煤油大王還要闊的汽車來，我再來請大家樂這麼幾天罷。大家又都哄然笑起來，但尼就說你們儘管去笑你們的，我可比你們大家拚攏來也還要多些腦筋，多些胆量，等我慢慢表演給你們看好了。

這纔有個警察從那邊來了，我將身子緊貼牆上不讓他看見，那個警察走進彈子房，大家就立刻肅然無聲，不敢再說那一套大話，而且大家都變得笑嘻嘻的，彷彿要討好那警察一般，可是同時又都顯得有些偏促不安的樣子，彷彿暗暗在警告自己，你別讓他們看出你心裏驚嚇，你得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兒。後來那警察走出去了，他們就又立刻大談大笑，重新吹起那一大套牛皮來。

我看見這種情形，也不知爲了什麼，再也忍受不住了，只覺得那班人實在令人傷心。他們都是害怕自己內心一樁什麼東西的，卻要別人都當他們並沒有害怕，他們又都覺得自



已實在並不怎麼好，卻要別人都當他們真是了不起的人，我不知怎的心裏只想哭，就像看見小孩子們把童話裏的故事當做真實而覺得要哭一般，當時那個彈子房裏的那班孩童和大人就像那種小孩子，認識不清什麼是真實，只裝着滿肚子生活的幻象，卻看不見生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後來有一個人從裏面走出，我請求他去把但尼叫出來，誰知但尼出來看見了我就大發脾氣，叫我立刻回家去，否則他就永不回家了，因為他已不是一個小孩子，我沒有權利一逕追着他，什麼事情他都自己會得照管的。

這纔我獨個人回家了，但尼直到早晨兩點纔回去。

從此他就一逕這個樣兒了。有時竟要等到天亮纔回家。我問問他，他總說道不要你多問，或者說道你隨我去罷。往往大清白早他纔去睡覺，直要睡到下午纔起來洗澡穿衣。我一逕問他多早晚纔去找事情，他總推說年頭兒不好，其實年頭兒並不好，人人都在忙忙碌碌的做工，而且爲了戰爭大家都在大掙其錢呢。

他又一逕都問我要錢。總說我是不該讓他癩三似的走到人面前去的，所以我一逕都得替他買衣服，汗衫，鞋子，領帶。每天他一起床來，就要對我說道媽，給我一塊錢，我若說是沒有錢，他就要大吵大鬧，鬧得我不能不給他爲止。他說他身邊沒有一文錢，怎麼好到市面上去找事呢，如是者一連兩年，他的脾氣一逕沒有改。

那兩個女孩子是很好的，只是媳婦有時也要使我煩點心罷了。她的看書一逕都要看得那麼多，我就得替她的眼睛擔心事。她又像亞弟，工作得非常勤苦，只是她不高興的事就不去管了。學校裏的功課在她是很輕鬆的，可是她要去加入種種座談會，辯論會，圖書會等等，就把她的時間佔去大部分了。她看見了不平的事情一逕要非常憤慨，常要跟我談論正義公理等等的問題，她又常把她在辯論會裏發表的演說念給我聽，題目總不外是讀寫能力的測驗，八小時工作的法案，以及蔬食主義等等。有一次她實行蔬食主義到四個月之久，我得替她獨個人特備一種食品，以致平添不少的麻煩，因為蔬菜裏面那怕加了一點兒脂肪，她就不肯吃了，又得給她另外燒一份。她在學校裏邊常要為着當時的戰爭鬧出事來，因為她在班上往往要有反戰的談論，弄得那些先生們毫無辦法。

當時一班婦女參政權運動者正在活躍，常要揭着婦女應該有選舉權的標語到總統府門前去進行示威，媳婦會到她們的辦事處去要求加入，可是她們說她年紀還太輕，於是她又大覺憤慨了。她的感情是一逕都很容易受傷的。

有一天她回到家來，已把頭髮統統剪掉了，剪得跟男孩子一般無二，因為她的頭髮本來鬢，所以愈加顯得短。我問她為什麼要剪得這樣，她說這是表示她已得解放。

後來戰爭停止了，媳婦又為了一個名叫戴布茲\*的人被捕入獄，到各處街頭去演說。

\* 布茲 (Engene Victor Debs, 1855) 美國社會主義者，曾領導勞工及社會主義者的組織。



她的相貌本來長得非常好，一頭漆黑的髮髮，一雙漆黑的眼睛，因此她在演說的時候，街上那班流氓就都輕口薄舌的在那裏議論，說道哦，這小羊，或是哦，是個剪頭髮的。我聽見了這種話，就叫媿娣千萬不要再出去演說，可是她說她決不能讓那班流氓妨礙她這爲自由和人類友愛而做的工作，又說她已經獻身給一種主義，她就只能服從主義不服從我了，於是我拿她一點兒沒有辦法。

有一次我談起了慳弟姨媽的革嬰，媿娣說道哦，母親，你這人本來極好，可是你的心眼兒未免太偏了。現在她一逕都叫我母親，因爲她說母親的稱呼比叫媽要文雅些，她又要真妮也改改口，可是真妮說她叫不來，覺得怪不自然的，仍舊一逕叫我媽。當時媿娣對我說道，哦，母親，你的心眼兒真太偏了。革嬰不過同着一個不肯跟她結婚的男人逃走啊，你就把她說得這麼壞，假如革嬰是一個男人，你就不會一逕拿她來做一種萬惡之人的榜樣了。

我聽見她說出這種話來，心裏覺得非常可怕，因爲我知道她是不大明白她那種話的意義的，因而就給她指出了出來。誰知她笑起來了，說道哦，我難道不明白嗎。你看看這本書。這是今年我們班裏要演的一個劇本。我是在劇本挑選委員會裏的，這個劇本裏講的全是真理。我將那本書一看，纔知它的名字是「損壞的貨物」。

第二天媿娣從學校裏回家來，那副神氣是快要哭了。她說委員會裏對那劇本已全體同

意，可是他們拿給先生去看的時候，有些先生看了笑起來，有些先生竟大光其火。媿娣說：「不管他們，那個劇本無論如何要演出，因為它是包含着全部真理的。所以到了第二天，她就叫她那個辯論團向另外一個辯論團挑戰，以便用辯論方式決定那劇本應不應該演出。誰知消息被先生們得到了，竟又不許他們在校中辯論。媿娣就說好罷，我們會得到街上去開會的，當即真個到街上去開會辯論了，於是所有的報紙都把這件新聞登出來，詞語間冷嘲熱諷，彷彿存心跟媿娣開頑笑似的，媿娣看見了氣得發瘋，責備那些新聞記者沒有認識這問題的嚴重性，因為她以新時代一員的資格，是應該將真理宣傳開去以期保護自己和他人的人權的，誰知那班新聞記者聽到她的這番話，仍舊用滑稽的口吻將它登出來，這纔把媿娣急得哭了，說像這樣主義攸關的事情，應該是何等嚴肅，怎麼能够容納幽默態度呢。」

然而校裏終於不准那劇本演出，因而媿娣只得辭掉了委員，這纔一位先生選出了另外一個劇本，演的是一個青年男子和一個青年女子被請到一個瘋人院裏去參加跳舞會的事，那個女子當那男子是瘋人，那個男子也當那女子是瘋人，彼此都害怕得不得了，但到後來事情弄明白，纔曉得是一場虛驚。這劇本裏的女主角大家都以為只有媿娣纔擔任得了，便臨時組織一個委員會去公請她來參加，媿娣說她對於這個劇本雖然覺得絲毫沒有意義，但是她因忠於劇團的緣故是不能不接受的。我聽見了她肯接受，也覺得非常高興，因為她當初爲了那劇本運動失敗，大家都在恥笑她，又有一個人畫了一張滑稽畫，畫着一些木偶在



那裏演那本「損壞的貨物」，她看見了更覺傷心，現在總算面子轉了過來了，因為她要能夠在一本戲裏演一個腳兒，總是覺得高興的。

後來到了畢業的時候，媿娣曾在一場演說比賽裏得了冠軍，她講的是一般兒童的慘哭，將工廠裏和礦場裏做工的那些幼小兒童怎樣無衣無食死於肺癆的情形講得淋漓盡致。她的口才非常好，竟講得人人掉下眼淚來。

可是媿娣有一樁事使我非常擔驚嚇，就是她對但尼憎恨的程度太深了。現在她對但尼已經一句話不說，因為有一次他們吵架，但尼打過她了。如果但尼是在房間裏，媿娣就要走到外邊去。她常常要對我說，但尼是一個流氓，我得把他趕出去纔是，可是我說他也是我自己親生的呢。我想她所以這樣的恨但尼，是因但尼給我許多麻煩的緣故罷。還有一個緣故呢，大概是跟但尼一類的人，都不願去看事物的真相，卻要照自己的理想去看待事物，因而覺得但尼一逕都在闖破她的夢境了。她每次聽見但尼問我要錢的時候，總立刻要走到外邊，露出滿臉的陰鬱，眼裏也冒出兇光。

有時媿娣從學校回到家裏，碰到但尼剛剛爬起牀，或正呵腰縮背的坐在桌上喝咖啡，她總要對他橫了一眼兒，那神氣非常可怕，使我心裏如同刀戳來一般，因為我看得出她實在恨他入骨，而那憎恨是要使她覺得非常難受的，往往難受得快要哭出來。

有一天晚上但尼回家來，已經是喝得爛醉，把個客廳吐得了一榻糊塗，得我去給他收

拾。這就又把媿娣氣得大哭了，一面哭一面咒罵，我非殺死他不可，我非殺死他不可，後來她氣到牀上去睡了，還是抽抽咽咽的哭個不歇，直至半夜時分我把但尼弄上牀，還聽見真妮起來替她倒水呢。

但有一次就鬧出大禍祟來了。但尼不知從那裏得了一種病來，亞弟不讓我給他看護。當時亞弟睡在頂樓上，要我我把但尼用過的東西統統煮過，而且無日無夜的由我將一盆盆的熱水和布頭傳遞給他。媿娣對於這事好像統統知道的，說道等他稍為好些的時候，如果仍舊登在這所房子裏，那我就出去讓他了。我聽見這話心裏非常難受，因為我知道但尼的病並不是好病，一定是從那種壞女孩子那裏得來的，生怕亞弟沒有好好調護他，又聽見但尼不住在那裏哼痛，可是亞弟始終不讓我進去，同時媿娣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般一逕在那裏兜圈子，顯得心中的忿恨越過越深，眼眶子底下長起了一圈一圈的黑暈，彷彿她心裏的苦痛是我不能了解的。

## 十七

真妮和媿娣是同時中學畢業的，因為媿娣照她當初所說縮短做三年畢業了，但在這段期間她也不得不用功到精疲力竭。



真妮那年纔有十六歲，我不願意她馬上就出去工作，可是她說她當初去進商業科就是爲要出去工作起見的，因此她就到一家印刷店裏去找到一個速寫員的位置了。那是一家小的印刷店，只有一個老闆和一個給他做助手的人，真妮還是初出茅廬的，可是她的工資倒有一個禮拜十塊錢。她將所有的錢都交給我，我只給她一點車錢，中飯是家裏帶去吃的，又替她每禮拜提出三塊錢來存在銀行裏。過了些時她就說她很歡喜這樁工作，因爲她的老闆很和氣，一點都不苛刻，常碰到事務鬆閒，到五點鐘就讓她回家，不必一定做到五點半。過了三個月，她就加到一禮拜十一塊錢了，她說她的老闆很喜歡她，因爲她很文靜守規矩，工作也做得非常精細。

妮妮開始讀大學，可是她那大學是用不着付學費的，同時她又在一個女子俱樂部裏當了一個女侍者，早晨沒有上課以前得去應侍早餐，晚上又得去應侍晚飯。回到家來她總已精疲力竭，我勸她不要再做那工作，她說但尼在家裏造成的這個缺憾，是得有人給他彌補的，說時彷彿含着滿肚的冤氣，我竟沒有說話回答她。

妮妮把但尼恨得這麼厲害，那情形是可怕的，我心裏覺得非常難受，因爲我還以爲但尼一定會得好起來。我總希望他能找到一樁事，從此慢慢的安定下去，卻沒有注意到歲月如流，他忽忽已經是二十歲了。妮妮對於這點大概是注意到的，所以她看見我仍得這般勞苦，就免不了對但尼發生忿恨，其實呢，我已經不像從前那麼勞苦了，早晨我要睡到七點

纔起來，有些日子竟要睡到七點半，並且我已經僱了一個男人來替我照管大火爐了。

媳婦進了大學約摸一年光景，有一天她對我說，媽，我是不能不去掙幾個錢回來的，我想要寫寫小說看了。我本來就打算要做一個作者，不如現在就動起手來罷。這纔她寫了一篇小說，真妮拿到店裏去替她用打字機打起來，她先讓我看了一遍方纔寄出去。那篇小說寫的一個女孩子，是具有高尚理想而在一個墾殖場上工作的，一個富人和她發生了愛情，她就拿她自己的理想將那人感化，那人把他所有的錢都拿出來經營一個墾殖場，由那女孩子擔任經理，從此他們兩個就將畢生精力用在那個墾殖場上替人造福了。其中描寫窮人怎樣過活的一段，我看了覺得非常淒慘。她問我道，媽，這不是一篇很了不起的故事嗎，我說道是的，你寫得很好，這纔她將它寄給週六晚郵去了，之後她凡在家的時候，就整天的跑到門口去看信箱。同時她一逕要對我說，她的這篇小說也許能賣得一百塊錢，或者三百塊，或竟五百塊，又說道媽，我統統都把與你罷。

可是過了一個禮拜那篇小說竟退回來了。媳婦當然是大失所望，可是過一會兒就說這該怪她自己投錯了地方，因為她這篇小說陳義太高，那種雜誌是不識貨的，便又將它改寄到大西洋月刊去。這纔她又整天的去看信箱，然而那篇小說仍舊打回票。

這回媳婦就覺苦惱萬分了，說道我原來是不配做作家的，也許旁的事情沒有一件配我做，那我不如自殺的好了。可是我勸慰她道，媳婦，你纔十七歲呢，怎麼就好說這樣的



話，可是她非常的不快樂，因為她這回投稿的事已經跟校裏女同學們統統講過了，因此我想安慰安慰她，給她買了些料子來做件衣服，誰知她說她不要，連試樣子也不讓我試，可是等我將它撐上了樣架，她就走過來看了，說她覺得太長了一點，隨即穿上身去試試看，給我指出什麼什麼地方不合式，及至那件衣服做完，她也就很喜愛。

孩子當中有一樁事使我感覺快樂的，就是媿娣和亞弟的感情非常好。媿娣極喜愛亞弟，亞弟也極喜愛媿娣。後來亞弟替媿娣在一家書舖子裏找到一樁下午的事情，媿娣就無須工作得那麼辛苦，而且現在她要讀什麼書都有了。

亞弟常要笑媿娣，而且他們兩個常要鬧架兒，不過我想他們是喜歡這樣的，因為他們一逕都要在一起辯論。亞弟現在已經快要二十了，再過一年就可以大學畢業，可是他那樣兒像有二十五。我想這是他太用功的緣故罷。

亞弟常要對她說，媿娣啊，你不應該把你的理想看得太認真。世界上面凡是存在的事情都是對的，否則它就不會存在了。這纔他又告訴她，她的一切愁煩憂惱並不能改變世界，又說世界是極複雜的，你將一件事情改好了，也許旁的事情反而要變壞。不過媿娣談到戰爭的事情，亞弟是跟她表同意的，那是因為我是一個建造家，亞弟說，所以深恨看見別人創造起來的東西這樣隨便的拿來破壞。不過媿娣，你只是一個傷感主義者，你因不願承認苦痛和患難的確實存在，所以只一味的畏避它們罷了。媿娣聽見亞弟叫她傷感主義

者，就馬上要氣得發瘋。當時她要反駁亞弟道，是啊，凡是有人想要真正的實幹，要把世界做得美麗些，使得我們大家的日子過得快樂些，你就都把他們叫做傷感主義者了。

他們的談話常常是那麼嘩啦啦，差不多要打起架來似的，可是他們一逕都彼此的傾聽着。他們又常要談起各人將來的企圖。亞弟一經談到這個問題上面去，說起他將來要建造些什麼什麼，便會得興致勃勃，簡直換了一個人似的。他的眼睛會得閃出光燄來，面孔會變得火熱，使我想起自己剛剛養出一個孩子之後的那種情感來。

我又常常聽見亞弟說，媿媿，你的才具有六個不同方向可以發揮的，不過那是一種情緒的才具，不到你肯承認受難和苦痛也是生活一部分的時候，你單靠那點才具是要一事無成的。又有一次他問媿媿說，你可不可以將你那種情緒的天才集中一下，不要再站到肥皂箱上去對人演說萬惡的經濟呢。你若能够使你自己創造一點真正的美出來，就要比你那種演說給人更大的好處。這纔媿媿又要氣得大發瘋，說亞弟這種話兒是幾千年陳的老生常談了，都只不過是個人主義想要對抗社會意識組織的一種表示。

像這樣的辯論他們也許要繼續到好幾個鐘頭，真妮是一向羞怯怯的，也不曉得他們爲什麼這樣激昂，常要悄悄送茶給他們，或再加上一些餅乾麵包白場之類，他們就一面談話一面拿起來吃喝，並沒有注意到真妮。真妮卻也絲毫不介意。真妮做事老是這樣的，因爲她就愛這樣。



真妮一逕按部就班的在那裏工作，不聲不響的倒也自得其樂。其時她在那位古柏爾先生手下已經做了兩年了，每禮拜的工資已經加到了十五塊錢。她已加入女青年會做會員，每逢禮拜二要到那裏去游泳，又加入了一個烹飪會，有時也同一班女會友出去頑兒頑兒。

有一次耶米帶我到新開的「大會堂戲院」去看一張片子，我是從來沒有到過那種富麗堂皇的地方的。當那音樂起奏的時候，我不由得回想到許多年前，也曾帶着孩子們到那種小店裏去看過影戲，戲金是我自己一個鎊幣，兩個孩子一共一個鎊幣，又記得兩個孩子是一逕就要睡覺的。又記得但尼常常把戲名念給我聽，因為那字幕做得很小，離開那麼遠，我簡直看不出來，大概是我坐在縫衣機器上邊把眼睛弄壞的罷。當時我坐在那個富麗堂皇的「大會堂」裏，就又彷彿聞着當初那種小影戲店裏的滑稽氣味了。因為那種小影戲店裏常要在片子開映的當中拿一種有氣味藥水來灑空氣，其時看客總已差不多散完了，時候也已經不早，但尼卻一定要看到底，場子裏面也許只剩得五六個人，那部鋼琴滴滴當滴滴當地彷彿要睡覺一般，而且彈來彈去老是那幾句調子。有一次但尼和我看到一張片子，名字叫做「悲歎橋」，是講到一條通到牢獄去的橋梁的，我看得不住淌眼淚，過了一會但尼也

念不出那些字幕來了，因為他也感覺到喉嚨梗塞，其時場子裏面顯得空虛而黑暗，那鋼琴的聲音也愈加顯得疲勞，然而仍舊滴滴當當拚到底。這事以後過了二十年，但尼纔被殺在電椅上，而在他們殺他的當兒，我又聽到那種聲音了——那部鋼琴滴滴當當拚到底去的聲音——這纔那五六個人也都從板凳上站起來了。又記得當時外邊非常冷，我們那麽磕睡沈沈的還得在那麼冷的空氣裏走過十幾段街坊，又因要圖一點點快樂，反落得一場悲痛，仔細想想真是何苦來。

可是現在我坐在那裏，聽着六十多人在奏樂，奏着各式各樣不同的調兒，都是非常美麗的。

再說真妮老是那麽安分守己不聲不響的過着日子，有時媿娣要朝她看看，說道真妮啊，我真不曉得你到底是個天使呢，還不過是個啞子。真妮是從來不會覺得不快樂的，也從來不像媿娣那麽懷着滿肚子的計劃。她就喜歡忙忙碌碌做着一些瑣碎的事情，又把媿娣的東西也料理得清清楚楚，如同她自己的東西一般，因為媿娣是向來不大整潔的。有一次她替媿娣在那裏補襪，媿娣對她說道，真妮，你在補襪的時候心裏想些什麼，真妮抬起頭來朝她看了看，說道，沒有想什麼啊，我不過借此休息休息罷了。媿娣道，你做這種縫補功夫簡直是浪費時間呢，我們應該省些時間出來運用我們的智力。真妮道，可是我並沒有什麼智力呀。這纔媿娣跑到她身邊，跟她親了個吻道，不錯，真妮，你是沒有什麼智力



的，只長得跟媽一樣，一個怪可愛的好人兒，可是你這樣千辛萬苦，也只落得一生的煩惱和一副子像我這樣的小把戲罷了。

真妮近來也大大的改變了。今年她已十八歲，身體漸漸胖起來，不像從前那麼的精瘦骨立，相貌也好看得多，有一天她工作回家，對我說道，古柏爾先生——那就是她的老闆——要我問問你，他可不可以帶我出外逛逛去。古柏爾先生近來生意做得很順當，店裏已經用了兩個人，不止是一個人了。

我叫真妮帶了個條子給他，問他禮拜四晚上可否到我家裏吃晚飯，他仍由真妮回我個條子，說他很高興來。

這纔到了禮拜四，我將屋子上上下下都收拾一番，把所有的窗簾都洗過，又洗起燙起一條清潔的檯布和一些食巾。這纔我在餐室裏邊佈好了檯面。其時但尼已有一個禮拜沒有回家了，我知道那天晚上他也不會回家吃飯的。因為他近來一逕要登在外邊。有時竟至一連兩個禮拜不見面。

那天真妮提早回家來，洗了一個澡，穿上我做給她的一件藍色縐紗的新衣裳，她也跟我一樣，穿着藍色是很合式的。其時很多女子都像媳婦一樣剪去了頭髮，可是真妮始終沒有剪，她的頭也梳得很樸素，不愛那麼花花草草的，只在脖頸兒後頭鬚成一圈兒，就顯得非常嫵媚。她在粧扮的時候，媳婦一逕站在旁邊嘲弄她，說是一個替人做工的窮女孩子要

招待她的闊老闆了。可是他並不闊呀，真妮說道，他還不過是勤忙苦作的業，一個禮拜只賺得三十五塊錢呢。而且他對於我也一點兒不像一個老闆的。又換了一顆目戲弄她，問她鍾愛於人的時候心裏覺得怎麼樣，把個真妮問得說道：媳婦，你別這麼輕嘴薄舌罷，我也並沒有鍾愛。古柏爾先生是個好人，他好，我不能不欽佩他，只是我年紀還輕，還談不到鍾愛的。這纔亞弟也開口，這是你纏差了真妮的意思，你也許自己以為是有腦子的，真妮卻要顧到了做女人家到底還是傳種最重要。於是媳婦就向亞弟一撲撲過去，兩個人一邊打起來，媳婦說道，你別以為自己不久要做一個第三流的工程師，就連社會問題今以後婦女再也不來管傳種，卻也要跟你們男人一樣去做工程師，這就要把你的男人嚇得發抖了。亞弟笑了笑說道，這我看來不見得，因為世界上面幸而還妮，比你這種媳婦要多得多呢。而且你們這班青年小姐總有一天會得明白自己一種生物學上的必要，不過這種覺悟也不是容易罷了。他們辯到這裏不得不停止的鈴聲已在響，古柏爾先生到來了。

我一看見古柏爾先生就覺得歡喜，因為他的舉止行動非常之穩重。他是一個作人，那是你一看就看出來的，他的手兒洗得很乾淨，可是你也可以看出指甲的縫裏都仍留着洗不淨的墨水漬。他臉上一團和氣，一看就可看出他是一個可依



我做起了一頓精美的晚餐，有雞子，肉團，胡蘿蔔，青豆，罐頭蜜餞馬鈴薯兒餃，外加冰淇淋，咖啡。那餃子是真妮幫我做的，古柏爾先生吃了不住的讚美訴了他了。他告訴我們他也住家在卜龍克斯，只是要過福特漢，他是同他母親的，父親已經過世了，又說那一帶地方正在大興土木，現在他那房子已經值得很對他說我們這所房子也是看準價錢要漲纔買的，他說不錯，不久就要值得二萬了，因為他們正要這塊地皮造公寓。

晚飯之後，古柏爾先生問我可否讓他帶真妮出去看影戲，我說可以的。他們門，媿娣就說道，哦，他是怎麼一片火腿三明治啊，亞弟說道，這話怎麼講，媿娣簡直是個啞巴，你會聽見他說布爾塞維克黨要將婦女國有嗎。唔，亞弟道，這又緊呢。他因為是忙着要做脊梁，所以並不需要腦子的。他就是你所說的那種國呢。媿娣道，哦，你說得我脊梁都痛了，這纔他們都笑了起來，這纔亞弟道，妹，你倘使仍舊不肯忍受生活和一般人的現狀，那你總有一天是要大栽筋斗的，我不願意忍受生活的現狀，因為我正要把生活改造得盡量的美麗，否則就了。

之後亞弟說他要到頂樓上去有事情，便管自上樓去了。其時他已將那頂好，本來只在那裏做做工，現在他索性一逕睡在那裏了。他在那裏放着一塊大

在那上面寫着許多數目字，有時還添上 a, b, c, x, y, m 一類字兒，和一些滑稽的符號，又自己做起了一塊畫板，常在上面畫着建築的圖形，跟我往常看見過的建築圖形都不一樣的。那種建築只是筆直的一堆，很高很高的，有些地方挖了幾個長方塊，看起來很是滑稽。彷彿那種房屋都用大石塊造了起來，卻又並不怎樣的整齊。

亞弟讀書的期間，就已一逕靠着畫那藍紙白線叫做青色相片兒的掙錢了。他說道，母親，這只是一種野雞工作，卻也可以省得你一些苦工，無須一天到晚坐在那副可怕的縫衣機器上。他只要是辦得到的時光，總拿錢回來給我，有時一禮拜五塊，有時一禮拜十塊。他要我把家裏的衣服拿到外邊去漿洗，可是我只叫人洗個頭道兒，至於熨燙摺疊等等功夫仍由我自己動手。我對他說道，亞弟，我是不怕工作的，而且現在我的工作已經不及從前一半了。可是亞弟道，母親，我不曉得你有沒有想起過自己今年不過四十歲。其實你還是一個青年女人，應該趁這時光享受一點人生的樂趣纔是。我道，哦亞弟，你們這班孩子便是我的樂趣了。你要知道，亞弟，從前我做女孩子的時候，再也沒有想到人生會有這麼許多事情的，後來你們養出來，還抱在懷裏的時候，我也從來沒有想到你們都會得長大成人，其實直到現在我也還是不懂，總覺得非常奇怪。這纔亞弟走過來跟我親了一個吻，說道你放心，母親，你待我的種種好處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而且我一輩子都會黏牢你。哦，亞弟。



突然我們聽見門外一陣可怕的聲音。大大小小的在那裏喊嚷的喊嚷，吠喝的吠喝，我又聽見一個人嚷道，這個婊子兒子就是住在這裏的，隨後聽見一陣脚步声響上門廊的木梯來，同時許多人在那裏喊嚷咒罵，罵道你這天殺的東西看你再敢囂強罷，在這聲中便有一件沈重東西砰的一聲倒在門廊上。我急忙趕到門口，媿娣和亞弟也跟了我來，我們開了門，便見一大羣人跑下木梯出街去。亞弟說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啊，話猶未了媿娣那邊已經喊起來，是但尼呢，當即她暈過去了。

亞弟先將她抱進客廳，她在亞弟懷裏就已甦醒過來了，當即哭也笑的渾做了一堆，說道但尼，但尼，他已渾身是血了。其時我已看見但尼倒在門廊上，馬上仆下去看他，恰好客廳裏的燈光照着他的臉，見他嘴裏有血淌出來，襯衫上也滿是血。他是縮做一堆躺在那裏的。我幫着亞弟將他抬進他房間，放在牀上，他這纔開始哼了起來。他的頭臉受了好幾處的傷，頭上一個大創口，一隻眼睛青腫了，嘴唇也已統統的破腫。亞弟叫道，去拿點水來，趕快，媿娣當即跑到浴室去。將那白色盆子拿來罷，我叫道，那是乾淨的。亞弟擦過他的臉，但尼就把那隻眼睛睜開來。我說道，媿娣，你趕快跑，去請個醫生來，誰知但尼聽見我的話，便幾乎從牀上跳出來了，說道，耶穌基督，不要去請醫生罷，說完重新倒回牀上去，呻吟啼哭起來。我幫着亞弟替他脫去了衣裳，只見他渾身青黑，而且背上還有一個大創口，他的襯衫統統搭在裏邊了。我急乎要去請醫生，因為我怕他的骨頭也斷了，

可是亞弟說，還是不要請的好，但尼自己心裏明白的。這纔我們將他的創口統統洗乾淨，我拿一團冷布惹他的眼睛，又在他頭上繃上繃帶。當時他那身體的形況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不由感到非常的痛心。突的我回想起他做嬰孩的時候，我替他換尿布，撲粉兒，總覺得他那身體紅噴噴的粉嫩得非常可愛，不由人不將他渾身吻起來，現在看見這個青腫血污的身軀，再也不能相信它就是自己二十年前曾經那麼吻過的。

這纔亞弟給他吃下一些安眠藥，他不久就熟睡過去，我們也走了出來。亞弟說他那天晚上要在但尼房間裏陪他同睡。其時媿娣已經到樓下廚房裏去了，臉上變得個焦黃，那神氣非常可怕。她將雙手併攏在一起，拚命自相壓榨着，以致指甲掐進肉裏邊，彷彿再也分不開似的。同時她在那裏一程來一程去的急走着，嘴裏不住的唏噓，卻又不是哭，只像要哭哭不出一般，同時不住一遍一遍的念道，我是受不了的，哦，我是受不了的，受不了的，受不了的。這纔她站定了，亞弟娶她在廚房的桌邊坐下，可是她仍不住的搖幌，發出那種可怕的乾哭聲音。她說道，亞弟，他們爲什麼不把他打殺的呢。我們爲什麼一定要替他這樣活受罪呢。他是對全世界的任何人都沒有什麼好處的，只能把一重重的苦惱堆在我們身上來罷了。

亞弟輕輕地跟她談了一回，使她稍稍平靜下一點，這纔陪她進她自己的房間，也給她一點什麼喝的，使她安睡。



就在這個當兒，我聽見真妮跟古柏爾先生回來了。真妮一看見我就說道，哦媽，你的臉色這樣難看，是怎麼一回事啊。我就說沒有什麼，只是剛纔我們聽見一班流氓在街上吵鬧，被他們嚇了一下罷了。隨後我給他們做了一點茶，又拿些煎餅給他們吃。吃完，古柏爾先生就起身要回家了，說道改日要請我跟真妮到他家裏去頑頑，也好跟他的母親見面。這纔我送真妮上了牀，又轉到但尼房間裏去看了看，看見他還在睡覺。

我在洗滌盆子的時候，亞弟陪着我坐在那裏，隨後我也坐下了。這時我已熬不住哭了起來，亞弟忙說道，不要，母親，不要這樣。我說道，哦，亞弟，我怎麼好呢，我怎麼好呢。但尼現在還不滿二十二歲，我真不曉得我們怎樣纔能救他呢。亞弟道，這個法子我也不知道，母親，可是我想你不應該讓他再住這裏了。我道，亞弟，這是我辦不到的，這是我辦不到的，他也是我的兒子，跟你們大家一樣，即使他做了匪徒，我也不能夠對他另眼看待。這是我沒有辦法的，亞弟，總覺得我沒有什麼不是，也不能改變這樣的心腸。亞弟道，這我知道的，母親，這我知道的。我自己所以希望能向這建功立業的路上走，全靠你這母愛的鼓勵，可是但尼明明走到毀滅的路上了，也同是由於這種盲目的母愛，想起來真是傷心。我道，亞弟，現在你能替他找個事情嗎。可是亞弟只按着我的頭髮，說道，但尼已經六年沒有做事情了呢。

這纔我心裏想道，不錯，但尼確是已經六年沒有做事了。這六年的時光他是怎樣過過

去的呢，想到這裏我就覺疲倦非凡，彷彿我的精神也跟他的身體一般青紫流血了，彷彿我的精神剛剛受了一頓非常可怕的毆打了。

## 十九

這時古柏爾先生已經常的要帶真妮出外去，我知道這用不着我擔心，因為我知道真妮這人是跟我自己一般無二的。可是我卻要替古柏爾先生那邊擔心事，因為我怕他要知道但尼是個匪徒，那他就不願意再帶真妮出去了。

有個禮拜天，我到古柏爾先生家裏吃晚飯，自從弗蘭克故世以來，別人替我烹調現成服侍我吃飯，這還是第一遭兒。古柏爾先生的老太太是個矮小肥胖的女人，做人很好，對我真妮都非常客氣。她陪着我們到她房子裏各處看了一回，我看見她家陳設着許多可愛的刺繡，因而想起自己從前也曾做過刺繡的，現在卻不得不一逕坐在縫衣機上了。她說她很佩服我，因為我的丈夫死後居然能把一班孩子養得這麼好，可見我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又說她聽見真妮講起我時總是那麼的親熱，可見這女孩子的教養實在很好。又說她的丈夫故世還不過三年，生前也是從事印刷業的，不過一輩子替人做夥計，掙錢卻也不能不算多，她原可不愁衣食，可惜她丈夫喜歡打牌，有時她想去買一條新地毯或是幾個新碟



子，錢已被他輸光了。又說她還有三個女兒，都已經出嫁，有一個已經養過三胎，說着便把那些孩子的相片都拿給我看。這位老太太實在是和藹可親，而且談鋒非常健，談得我感覺開懷，因為我不是碰到真正的好人，從來不肯多說話，可是許多年來我都並沒有交際，所以是一逕沒有朋友可談的。只是我一面跟她談天，心裏老覺惴惴然，惟恐她知道但尼的事，要提起他來。

我跟這位老太太在談的時候，古柏爾先生帶着真妮出去了。他的朋友很多，有些是自備汽車的，他們常常同朋友們一起出去逛。真妮有時回來跟我說，有些女孩子們會得在面前讓男人公然親吻，而且有些男人常常喝酒醉，可是她說古柏爾先生從來沒有吻過她，也從來沒有喝過酒。

一會兒他們回來了，我們吃了一頓冷晚餐，吃的是火腿，馬鈴薯的雜拌兒，餃子和咖啡，都覺得非常可口。真妮幫着老太太擺桌子，後來又幫着她洗滌盆碟兒，我看得出古老太太對她非常的歡喜。可是我愈加覺得擔心了，萬一他們母子知道但尼的事要有怎樣的感想呢。

那年春天的景物顯得很美麗。我不曉得自己怎麼會注意到這上面去的，大概因為我的工作不很忙，有閒工夫可以注意景物罷。我只覺得萬物都在生氣勃勃的蓓蕾萌芽，突然之間已經滿眼碧綠了。我覺得天氣很暖，就在那片菜園裏面提早種起菜蔬來，我還記得種的

是高苜菜，因為那年春天我想要換換新鮮。晚上睡的時候我也改遲了，有時早晨挨到快要九點纔起來，真妮，媿娣，亞弟他們常常自己做早飯。現在但尼也在家裏了，可是他每天照例要挨到午後纔起牀。其時他已換過一夥新鮮淘伴兒，每天到下城一帶去瞎混，吃飯總在達冷西街一家飯館裏。這些事情媿娣統統都知道，說那地方是在東城廂。每禮拜兩個晚上，媿娣要到那邊一個新村裏面去工作，又要到一個叫做隣家劇院的地方去學跳舞，有一回那劇院裏排演戲劇，她也曾加入裏邊去演過一個角兒。

其時媿娣再有一年多點就要大學畢業了，這纔要到一個中學裏去教英語。她的相貌也顯得更美起來，愈加結實愈加健康了，兩個面頰紅噴噴，皮膚略帶點黝黑，一頭髮髮那麼烏油油，越看越像愷弟姨媽家的革嬰從前做女孩子時候。有一回她到一個醫生那裏去，要他替她穿起耳朵來，又去買了一對金圈來戴上。她要裝得像個吉普西女郎。

真妮也長得非常的美，可是仍舊維持她那文靜一派兒。我看得出她已經對古柏爾先生有了愛情，因為她一逕要找個話頭談到他身上。有一次她幫着我在園裏工作，正在新栽一個玫瑰花簇兒，因為我們原有的一個已經給霜凍殺了，當時她見沒有旁的人，便突然的問我道，媽，你看我跟古柏爾先生結婚對不對。話纔出口她就紅起臉兒來，急忙接着道，我是說他如果來向我求婚的話。我說道，哦，真妮，你的年紀還輕呢，今年纔有十八歲，不要就講結婚罷。我所以要講這句話，是因為我已經猜到她的心事了，她也唯恐古柏爾先生



知道但尼的事不知要取怎樣的態度，所以問我對不對，不過我當時還不願給她說穿。誰知真妮把我的話撇開去，說道，是的，這個我也知道，你只說說這樁事情對不對就是了。這纔我心裏想，也許不如趁此讓她早些收篷的好，不要等真妮對古柏爾先生情感愈深，那就難以挽回了。所以我就對她說道，真妮，我是明白你的心事的，你擔心的是但尼。我想你還不如對古柏爾先生講明的好。真妮道，是的，我也是這個意思。可是，我說道，他還沒向你求婚啊。真妮道，因為這樣事情就容易辦。我告訴你怎麼辦罷，下禮拜六的下午，愛笛\*是要送我回家的，你可以找一個機會提到但尼，並且請教他怎樣辦法，這樣可以一點都不落痕跡。他若是覺得麻煩，不願意跟我們這種人家來結親戚，那他是很容易擺脫的，我也可以從此疏遠他，另外去找一樁工作，那就一切都會弄得乾乾淨淨了。可是我仍舊擔心，因為我已經看出來了，這樁事情不能這麼容易就了的。

於是到了禮拜六下午，我在談話當中對古柏爾先生說起道，哦，古柏爾先生，我不曉得你能不能替我的兒子想個辦法。這纔我將但尼的事和盤托出告訴他，怎樣已經六年不做事，怎樣一逕在外邊作歹爲非，怎樣常常看見一個警察到我們這裏來探頭探腦暗訪他的踪跡，怎樣曾經被人打得一身傷，現在又怎樣同一夥匪人終日在市區瞎湊。古柏爾先生靜靜聽着我，等我說完就說道，那末你爲什麼不把他趕出去呢。又說他常常看見真正的好人

家，卻要出這樣一種敗類，唯一辦法就是讓他們去到魔鬼那裏去，因為那是他們自己情願的，你也不犯着爲他憂愁，只要不再讓他進你的門就是了。我對他這句話並沒有回答，因為這樣的話我以前也聽見過，可是古柏爾先生又管自說下去了。他道，現在這個問題引起我的另一問題來，那是我早就要來跟你商量的，威廉太太。就是關於真妮和我的問題。你總知道罷，威廉太太，我是很想跟真妮結婚的，可不知道你心裏覺得怎樣。我想不到他會得這樣開門見山提到這樁事，不覺被他驚呆了，只得說道，這你得跟真妮自己去說去。他又道，你總知道，威廉太太，我是非常喜歡她的，她的人品這麼好，這麼溫柔，又長得這麼美麗，我已愛得她什麼似的了。我笑道，好罷，這一套話你不如對她自己去說。說着我就走出來，到園子裏把真妮叫了進去，見他已經滿臉通紅了。這纔我留着他們自己在那裏說話。

過一會兒真妮跑到園子裏來找我，也是臉上紅噴噴的，我看得出她心裏激動非凡，走路那麼一跳一跳的彷彿在跳舞，說道，我已經問過他了，我說我有但尼這樣一個哥哥，你也要跟我結婚嗎，你知道他怎麼說，他笑起來，說道，我不是要跟你哥哥結婚，我只要跟你結婚，可是我也恨不能夠跟你母親結婚呢。

這纔我高興極了，因為我想起了真妮這段姻緣倘因但尼而破壞，以致她煩惱終身，那是我覺得非常難堪的。



從此真妮算是跟古柏爾先生做了朋友了，我想覺得好笑，因為不久之前真妮還不過是個穿着短裙去上學的小女孩子，現在她竟已想到婚姻問題了。

## 二十一

亞弟到了五月的最後一個禮拜就要畢業考試，因而他現在無時無刻不在用功。我一天難得見他的面，因為他一逕登在頂樓，除了吃飯老不下來的。有時半夜裏，我聽見他走下樓來，到廚房裏去拿咖啡。他平時不大肯談校裏的工作，可是我知道他做過兩次班長了。他常常去看魯賓孫先生，緊急時候曾經向他借過兩三次的錢。

到了畢業考那個禮拜，他就簡直不睡覺了。他說他此番考試只要成績能夠過得去，就可以在一家工廠裏得到一個了不起的位置，而且那家工廠是美國最取進步的。又說唯有這家工廠能夠給他一個機會來試驗他的理想。那個禮拜之內我非常替他擔心，因為當時他好像是一股火，燃燒得未免太熱了。到了考試的期間，他的脾氣變得非常乖張，我們都不敢去跟他談話。

後來他在那裏等發榜，脾氣越來越壞，我當他竟要發瘋，因為他一逕都在悔惱，說他那考卷不應該那麼做法。可是過了三天他從學校回家來，便一把抓住了我，和我親吻，說

他得到全班最高的分數了。

於是到了行畢業禮的一天了，我已經給他儲蓄了一點錢，托古柏爾先生陪我去替他找一只真正的金錶，結果找到一只非常可愛的，化了四十塊錢，叫在錶壳裏邊刻上「一九二二年母贈」幾個字。我把真妮和媿娣帶去看畢業典禮，古柏爾先生讓真妮請假一天。

所有的母親們和父親們都到了，人人都非常興奮，非常快樂，非常驕傲。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會有一個兒子從這麼宏大的一個大學畢業的。我看看其他的人都像是有錢的闊老，因而媿娣真妮和我都有些自慚形穢起來，不敢同他們一樣那麼談笑自若，只是靜靜的坐在那兒。演說之類完了他們就開始給獎，第一獎是哈利門紀念獎金，數目有五百元之多，得獎的竟是亞弟。大家都拍掌歡呼起來，我可淌下了眼淚，呆呆的坐在那兒，因為我覺得非常慚愧，可是媿娣和真妮都激動非凡，跟大家一同站起，媿娣又向坐在我們隔壁的一位太太說道，那是我的哥哥呢，引得大家都朝過臉來，看着我們微笑笑。這纔他們開始給學位，亞弟得的學位證書上面寫着幾個拉丁文，意思是說他得這個學位非常有榮譽。這纔所有的畢業生們都跑到他們的家長跟前，大家親起吻來了，亞弟也跑來找我，將我摟住了親熱起來，我也將他緊緊的摟住，再也捨不得放開。這纔大家都到外邊草地上去了，一批一批的人不斷跑來跟我們握手，亞弟又將他的幾位教授去找來見我，有一位教授對我說道，你有這樣一個好兒子，心裏不覺得自豪嗎，亞弟馬上回答道，先生，我有這樣一個好



母親，纔要覺得自豪呢。這纔他們都笑起來了。那天早晨大家站在那草地上日光裏面，顯得人人都美麗非凡，又加週圍那些美麗的建築和他們互相襯托，那些畢業生都穿戴着黑袍黑帽，他們的親屬也都穿得漂漂亮亮的，一切都喜氣洋洋，彷彿都樂於有生，樂於奮鬥，我不曉得怎麼一來已經滿手是花了。許多陌生人兒跑來恭維我，說亞弟是多麼了不起的，我回顧媿娣和真妮站在那兒，穿着她們的新衣服，也顯得非常美麗。我不轉眼的看着他們，覺得他們三個都那麼挺拔，那麼年青，亞弟尤其一表昂藏而美貌，知道自己需要從生活中取得什麼，且已照他自己的方法取得了，媿娣是充滿着生活和希望的，只是極怕受苦痛，真妮卻隨遇而安，自得其樂，我也覺得能够生活是一樁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又感覺到生命在我體內正在走着正常的道兒，這是非常有趣而且可貴的。這纔我又重新看看自己的手脚和身體，心裏覺得很詫異，怎麼這些事情都會從我自己身上化出來，這麼一想我就如同火熾着似的，一時通體光明煥發了。

我們僱了一部出租汽車一直回到家，我坐汽車還是生平第一次，以前我只搭過五馬路上的公共汽車，還有點兒驚嚇的。我們談起了亞弟那五百塊錢怎樣處置的問題，亞弟說道，唔，我要拿一半給媽，請她到鄉下去過夏去，又想給媿娣買一冊她所心愛的好書，又想給真妮買一只銀絲手袋，這纔要給我自己買幾套衣服，和我所需要的書籍儀器，這纔我要到福斯特廠裏去找個事情。我想他們現在總會要我了，因為我從前也曾和他們談過，他

們說我只要能够提出優異的成績，就可以錄用我的。可是最最重要的事情還在媽能够休息休息。

我說道，哦，亞弟，那錢還是你自己放着罷，我用不着它，我也想不出什麼地方好去。而且我決不能把你獨個人留在家裏的。亞弟道，哦，地方我會得替你找好，家裏的事情媳婦真妮和我三個人料理得來。當時我無話可說，可是我一向是替孩子們操心慣的，現在聽見他們之中也竟有人在替我操心，不免覺得有點兒奇怪。

那天晚上我們在廚房裏拿茶和三明治當晚飯，一面吃着，一面仍在談論亞弟畢業的事情，忽然聽見樓上但尼回家了。喂喂，他在叫道，這些人那兒去了，難道一家人都死光了嗎。我就向上面叫道，我們都在廚房裏呢。這纔但尼又從樓上叫下來，那末你們竟要我把我的新娘子帶到廚房裏來見面嗎，隨即聽見一個女孩子在那裏吃吃的笑。我當即從椅子上一蹶跳起來，急忙奔到樓上去，亞弟和真妮也跟着我奔了上樓，只有媳婦仍舊坐在那裏不動身，不過臉色變得非常的可怕，彷彿她突然感到一陣難熬的痛楚一般。

但尼坐在客廳裏，穿着一身簇新的衣服，他的一旁坐着一個人，是個大個子，長着一副大大的臉龐兒，此外還有一個女孩子，坐在但尼的膝頭。你來會會我的妻子罷，但尼對我說道。這纔那女孩子從他膝頭上站起來，我和她握了握手，說道你好，她也說道你好，又把她的帽子取下來。這纔我把亞弟和真妮給她介紹。



她的頭髮是統統黃的，只是靠頭皮的部分帶點黑，她的臉兒很有點滑稽，因為她的鼻子周圍和嘴巴上面都撲着很多粉紅色的粉，其餘部分卻都是本色皮膚，黑黝黝同媼姊有些相像。她的兩頰都搨過胭脂，嘴唇上也搨過胭脂，身上穿着一件大紅的衣服，鑲着一圈金色花編兒，帽上也有金花編，只是已經開始轉黑了。她的眼睛大落落，烏油油，卻帶着些兒滑稽的神色，彷彿你跟她說話她不能統統了解一般。那種眼神裏面好像帶着點空虛，又因她的下脣厚重而垂掛，她那形況就像我從前在一個孤兒院裏看見過的那種孩子了，那孤兒院就在我當初跟媽住在三條街時的附近，裏面收容的盡是一班不大聰明的兒童，心理上有了毛病的。

這纔我問但尼道，你的妻子叫什麼名字。但尼道，她姓魯男名字叫薩姊，拚起音來你得放進一個Y纔對的。這纔那個大臉龐的大個子開口來了，說道，我就是薩姊的哥哥。然後他又向亞弟和真妮說道，我得請你們原諒，我要跟威廉太太單獨在這裏說句話兒。於是亞弟和真妮下樓去了，我叫但尼和薩姊到外面廊子裏去，因為我記起了媼姊剛纔的神色，生怕他們到那裏去要闖出禍來。

這纔那人對我說，你瞧，威廉太太，這樁事情我們起先感到很棘手，幸喜現在什麼都弄得停當了。說到這裏他就將前後情由一一都告訴了我。

原來但尼是在克拉孫角的一個跳舞場裏初次遇見薩姊的，當時薩姊本跟她的一個女朋

友在那裏跳舞，但尼卻將她拉了過來，跟他自己跳，經過了一番纏綿，但尼就把她帶到一家旅館裏去，之後他二人形影不離，到各處舞場去同舞。這纔有一天，魯男先生的太太說道，我看薩娣近來的行動，一定是有了孩子了罷。因為魯男先生的太太自己也正在懷孕，所以是深知個中情況的。這纔魯男先生去問薩娣，薩娣就將實情統統說出來，等到那天下午但尼去看她，魯男先生就對但尼說，現在你非跟她結婚不可了。但尼還想要賴脫，魯男先生就警告他道，你若不跟她結婚，莫怪我送你去吃官司，因為薩娣現在還只有十六歲呢。這纔他們立刻跑到本區法院裏，領到了一張證書，就結了婚了。

之後你們這位威廉先生對我太太說，太太，現在我也不妨把我自己的景況對你明說了。其實我們用不着他說，我是早就知道他好久不做事了。目前我正經營一爿出租汽車行。我那行裏現在有四部汽車可以出租，生意倒也不錯。我願意送一部汽車給但尼，當做他們結婚的禮物，因為我是極愛薩娣的，巴不得她能過好日子。但尼有了這一部汽車，一禮拜掙這麼四五十塊錢是很容易的。不過現在的問題是他們住在那裏的好。

當時我的滿肚思想就只在但尼要有孩子了，但尼要有孩子了。因此我很快的回答他，他們可以住在這裏啊。反正我們當時差不多一逕都在廚房裏吃飯，我可以將餐室重新裱糊，改做了一間臥室，讓但尼住在裏邊，到他自己能够組織小家庭為止，而且薩娣將來養小孩，也是需要我幫忙的呀。



這纔我走到下邊，將魯男先生說的話和我自己說的話跟亞弟真妮媿媿三個人述了一遍。媿媿當即站起身，說道，你的意思是要讓他帶着她住到這裏來嗎。我說是的。媿媿就非常激昂起來，說道好了好了，家裏有一個人吃吃閒飯還不夠，竟要弄出兩個人來靠你吃飯了。我說道，哦，不是的，媿媿，現在但尼得到了一部汽車，馬上就要去工作，況且如今他有個家小來照管一切，什麼事情都會改變了。媿媿道，是的，不錯，什麼事情都會改變了。可是我們這家人家並不需要那種盲目的小孩，而且我知道但尼只要有你在，是一輩子也不肯工作的，他就只會得吸血，現在又找了一個人來替他幫兇了。可是我說道，不是的呢，媿媿，這回我的主意一定不會錯，現在但尼已經成了家，一定會變好起來，而且他的大舅會得幫忙他開始工作，不久之後他就可以掙到很多錢，自己獨力組織家庭去。媿媿也就不再說什麼，只是不住哼出一種怪聲音，過了一會又說道，只是佈置那間餐室的錢從那裏來呢。我道，哦，我可以拿亞弟許過我的那筆錢來開銷的。這纔媿媿大發其瘋了，馬上將臉朝着亞弟，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彷彿喉嚨裏有什麼東西梗着，喘了好久纔用着一種啞嗓子嚷了出來，你的錢不要給她，你的錢不要給她。這纔我也朝着了亞弟，對他說道，哦，亞弟，我是不要到鄉下去跟陌生人過日子的，我在家裏也沒有什麼忙了，而且我現在又有薩媿可以幫忙我做些家事，而且，哦，我是巴不得但尼好好過日子的呢。我曉得現在什麼事情一定都會得好了，但尼從此可以穩定下來了。

這纔亞弟道，我那筆錢既然許了你，你愛怎麼使，隨你的高興。我抱歉的是我不能像你那樣抱樂觀，不過我也要讓你有個機會，使你知道自己已經替但尼用盡力量了，免得日後想起來懊悔不及，那張支票我明天就去兌現，照數拿來給你就是了。

說到這裏媳婦就跑上樓去回到她自己房中，只聽見她砰的一聲將房門關上，我知道她又哭了。

這樁事情就像這樣子完全決定。

## 二十一

到了第二天，我就跟薩娣出去買了一套臥室的傢具，買的是一套灰色琺瑯質的，一張木牀，一只精緻梳粧檯，一口裝鏡五斗櫥，一張小小擺設桌，又拿淡藍色的燕麥粉紙糊了牆，將其餘的木料部分漆成了白色，窗口上面裝了藍色的窗帘，又做了一個藍色的牀罩，梳粧檯上，五斗櫥上，擺設桌上，也都鋪上藍色的毯兒。我又買來了一盞小燈，配上一個藍色燈蔭子，還有一盞烏木的大燈，也配上了一個烟紅大燈罩，此外又佈置着一張藍色大靠手椅兒。薩娣說道，這個房間可愛得緊了，但尼說道，媽，這簡直算得偉大了呢。我心裏快樂非凡，因為看看一切事情都進行得很順當，我又念念不忘薩娣要替但尼養孩子的



事，便想起了那個孩子將來可以常常放在後花園，因為那裏太陽光很好，又想起了自己懷裏又有一個小娃好抱抱，那是多麼有趣的事兒，又想起了自己可以給那孩子做起許許多多好東西，這纔就當好頑似的到那零碎布袋兒裏去翻檢，翻出一小片的細麻布和一些花編兒來，便着手做起了一件毛衫，是鈕釦兒開在肩膀上的，我將鈕釦兒做得非常的仔細，後來一想纔對自己罵了一聲吓，那個孩子也許要到六個月後纔出來，我現在忙些什麼呢。這纔我將那件毛衫放進縫衣機的抽斗裏。

但尼和薩娣將他們的東西搬進房間裏去，我就備了一頓飯請請他們，兼請薩娣的哥哥和她那個快要臨盆的嫂子，亞弟和真妮都在席作陪，就只沒有媿娣。近來我是很替媿娣擔憂的。她的眼眶上面已經長起深黑的圈兒，有時臉上黃得像是蠟。

第二天早晨我又備好了一頓精緻的早餐，等但尼和薩娣起來吃，但尼那部車子已經搬到角子上的汽車房裏來，魯男先生也曾囑咐過但尼，叫他最好早晨八點模樣將車開出去，以便拉到那班老闊們的生意，送他們到店裏去辦公。所以那天八點差一刻，我就去敲但尼的房門，說道早安，但尼，早餐已經預備好了。但尼說道，好的，媽。可是等等不見他動靜，到了八點一刻我又去敲門，他又說道，好的，媽，我馬上就起來了。這纔轉眼之間已經到了八點半，彷彿那天早晨的鐘跑得特別快似的。於是我記起了自己剛剛懷孕的期間早晨總懶得起牀，便想將薩娣的早餐裝好一個托盤送進她房裏去吃，後來又想何不將但尼的

一份也一起送了進去呢。我便將那托盤裝得非常的美麗，又在一個雞蛋杯裏裝着一些牽牛花，這是我不過鬧着頑兒的，因為我覺得那花兒非常鮮美。誰知我剛剛推進但尼的房門，媳婦正從樓上走下來吃飯，她一看見我手裏拿着個托盤站在那兒，便悶聲不響的掉轉頭折回樓上，隨即聽見她從前門出去上學了，竟連早飯也不吃。

但尼還躺在牀上，我拍拍他的肩頭，他說道，什麼事，媽，我說道，薩娣的早飯拿來了，你的也在這兒，你該起來開車出門了。他說道，好的，你把早飯放在桌上罷，我看看他神色不對，就自己出來了。

這纔到了九點鐘，我仍舊沒有聽見但尼的動靜，便再去敲他的門，告訴他道，但尼，九點鐘了。誰知當即把我嚇了一大跳，因為但尼大嚷起來了，說道，你看基督的份上，不要嘮叨讓我睡覺好嗎。

我走到廚房裏，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不覺又替但尼擔起了驚嚇。坐了一會站起身，把廚房收拾乾淨，然後走到樓上去，因為我有兩件衣服得趕做起來，及至十二點左右，聽見但尼和薩娣在樓底下走動了，我就跑下去看看。但尼正從房門口喊嚷出來，媽，我們要點熱咖啡，要熱熱的，釀釀兒的，外加一點早飯。我說道，哦，但尼，你的早飯還沒有吃嗎。但尼說道，什麼早飯呀。這纔我走進房去一看，見那托盤仍舊放在桌子上，那盆火腿雞蛋已經還潮起縐了，咖啡壺已經冰冷，罐裏牛乳已經蒙上一層灰，雞蛋杯裏那些



牽牛花也已經癩了。

我將托盤拿出來，重新做了一頓早飯，誰知薩娣又已回到床上去睡覺，只得將她的一份重新裝上托盤送進房，問她胃裏覺得難過不難過。她說道，哦，不，這種情形已經過去兩個禮拜了，現在我覺得很好。當時她在牀上吃過了早飯，這纔起身穿起衣服來。

但尼，我說道，那部車子怎樣呢。

他說道，媽，你別擔心那車子的事，因為我比魯男先生內行得多，只要晚上開出去兜兜生意，就可以掙到一倍錢的。耶蘇，你總不見得要我無日無夜出去開車罷。人家開銷小賬總是夜裏多得多。突的我想起了但尼也許還沒有學過開汽車，便向他問了一聲，他就大笑了一陣，說道，媽，你真要笑殺人呢，我開汽車已經開了六年了，這纔又大笑一陣，又向薩娣眨了眨眼兒，薩娣也向他眨了眨眼，便走進房間裏去拿了一枝鑲鑽石的金別針出來，說道，這就是但尼有一次因開汽車開得好得了來的。我不懂她這話什麼意思，可是也不敢問。我是從來不敢過問但尼做的事情的。

這纔但尼說道，咂，今天下午我們不如去找個戲館消遣消遣罷，渾到晚上我好去開車。你可以借給我兩塊錢嗎，等我晚上開車回來就還你。這纔我把兩塊錢拿了給他，他們就出門去了。我又將他們的房間收拾清楚，一切東西都安排到適當的地方，因為薩娣是不懂得整理的，房裏弄得一塌胡糟了。

他們到了晚飯時分纔回家，吃完晚飯但尼就說他該開車出門了，又說他要先送薩娣到下城的女朋友那裏去，又問我要一塊錢買軋士林，我就拿了一塊錢給他，娣娣站在旁邊不住鼻子裏哼哼噴氣，但尼立刻掉轉頭來對着她，說道，你這豷鼻頭，我勸你不如省省這套罷，聽見沒有。我說道，但尼，你不應該說這樣的話。但尼說道，呸，那末你告訴她罷，她要愛不耐煩儘管她不耐煩去，只是不要在這裏發作。她自以為爲怎樣了不起的了，也不想自己是什嗎東西。

娣娣不等吃完晚飯就到樓上自己房間裏去了，我等但尼薩娣出了門，連忙拿着一盆三明治和一杯牛乳送上樓去，誰知我敲敲門她沒有作聲，推門進去房間裏是漆黑的。我旋開了燈，一看娣娣躺在牀上將臉埋在枕頭裏。你走開罷，媽，她說道，你走開罷。我道，哦，娣娣，你不要這樣，千萬不要這樣。什麼事情都會得好起來的。可是娣娣一疊連聲只叫我走開，走開，走開。我只得將三明治和牛奶放在那兒，走到客廳裏邊去坐下，把這許多事情從頭思想起，想要尋出一點道理來，誰知想了半天也仍不懂得什麼道理，彷彿那些事情都來得非常迫切，非常急驟，我要嘗試把握阻止它，它卻不容我把把握，因爲這套事情其實都還沒有成形的。

那天但尼和薩娣直到早晨快要四點纔回家。



媿姊離開大學畢業只有六個月了。到了夏天終了的時候，她找到一樁工作，以便銷磨那假期，我就叫她儲蓄起一些錢來，以備下學年學校裏的費用。

亞弟已經如他的心願找到那工作，一個禮拜可以掙到三十塊錢了。他拿給我十五塊，儲蓄起十塊，還有五塊自己留着吃飯做車錢。他一天難得出門，吃過晚飯就到頂樓上去做他的工作。不時他跟媿姊要到一個叫做運動場的地方去聽音樂，有天晚上他們帶着我同去，我到了那裏，看看四面點着許多燈，頭頂一輪滾圓的月亮，覺得在那裏坐坐倒也舒服，不過我大概是疲倦了，覺得有點兒瞌睡，而且並沒有什麼東西好看的，就只頭頂那一輪明月，以及音樂臺背後來去的一些汽車罷了，所以我去了一回就不願再去。

這纔我想起了真妮現在已經有朋友，家裏也已多了幾個富餘錢，我得將那客廳整理整理了。因此我買來了一條地毯，一套客廳用的新傢俬，裏面是兩把軟墊大椅子和一張大沙發，那張沙發展開就是一張牀，因而省得我們將那摺牀放在客廳裏。我們又買了一副留聲機器，是真正的裝箱落地機，還有幾盞燈，一些新的窗簾布。

這纔我對媿姊說，現在我們有了一間精緻客廳了，你爲什麼不帶你的朋友到家裏來

呢，誰知媿娣道，你若是把那間餐室佈置起來。我就會帶朋友到家裏來了。我聽見她這句話，就不再說什麼，因為我知道多說也沒有什麼用處的。可是我知道媿娣近來也常常要同男朋友一起出去，因為晚上她回家來時，我聽得見大門口有男人的聲音跟她道晚安的。後來我注意聽着，這纔聽出每次跟她道晚安的老是那一個男人。我屢次想要問她，可是她近來對我已經沒有很多話說了。有一次我還明明聽見她跟那個男人在大門口親過吻。

可是我心裏有點擔憂，因為我曾聽見媿娣跟亞弟辯論過一次，辯的就是關於婚姻的問題。記得當時媿娣曾經說，她是永遠不願結婚的，因為她知道結婚就是做奴隸。又記得亞弟駁她道，倘使你的愛人遺棄你，你對孩子怎樣處置呢，媿娣就大光其火起來，說她若是對男人不能信任，不能使他跟自己結成一種親切美麗的關係並且要他受那契約的束縛，她就壓根兒不會要他做伴侶了。至於那個男人萬一中途變了心，她也儘可以將他一脚踢開的。

此番媿娣出去工作不多時，有一天纔到點心時分就回家來了，我問她道，什麼事啊，媿娣，你在寫字間裏覺得頭痛嗎，她說不，可是我幾乎跟人家結了婚了，說着她就一溜煙的跑到樓上房間去，我也跟了她上樓，見她已經躺在牀上哭，哭得連心都碎了一般，我到她床沿坐了下去，她就將頭靠在我的膝踝頭，抽抽咽咽的越哭越厲害，彷彿是個孩子受了傷一般，哭得我也忍受不住。直至她哭得不能再哭，她纔摸出了她的皮篋子，取出一張紙



兒給我看。我一看是一張結婚許可證，已經填好了的，填着媿阿德理絲威廉和大衛葛林兩個名字。

那末你爲什麼又不結婚的呢，媿娣，我柔聲下氣的問她道。

於是媿娣將前後情由都告訴我了。

他是不相信結婚的，也同我一樣，可是他說爲他母親的緣故，我們得結婚。我告訴他說，我們決不能夠讓母親們來干涉我們的主義，可是他說他得顧到他母親，因爲他到二十一歲的時候——那是只差兩個月就要到的——就可以得到他父親的一筆遺產，可是他母親有權力可以阻擋他。不過我仍無論如何不願意結婚，他就說道，哦，媿娣，你不是愛我的嗎，你若是愛我的，就該聽我的說話纔是，哦，媽，我的確是愛他的呢。我想我的愛他比愛整個世界都厲害。這纔今天下午我們就去申請結婚許可證，路上經過一個地方又將一間設備好的房子租下來，他又買給我一個結婚戒指。我們填好申請書，領到結婚許可證，只消等着到那結婚地方去行禮就是了，誰知這個當口我忽然看出大衛有些坐立不安的樣兒。我問他怎麼回事，他說道，我來告訴你罷，媿娣，我們其實是用不着結婚的，因爲我有幾個朋友剛剛幾個禮拜之前結了婚，我想他們一定肯把他們的結婚證書借給我，我用滅蹟藥水擦去原來的字兒，換上我們自己的名字，拿把我母親看去，不是我們就可無須結婚嗎。

說到這裏媿娣重新哭起來，哭了一回方纔繼續說下去。

哦，母親，她說道，我是願意犧牲我自己的主義去幫忙他的，可是當他要求我做這事的時候，那實在可怕得極。因爲他只要不逼着我去經過結婚的儀式，那他無論要我吃什麼苦我都甘心，可是他太懦怯了，竟至不敢公然加入一種真正自由的結合，不敢正視他的朋友和他的母親。而且要我做的那樁事似乎是非常卑鄙，非常不值錢，非常平凡的，哦，母親，這樣的事我簡直是辦不了，還有糟的就在我覺得自己非常愛他，覺得那樣的愛是永遠不會變化不會死滅的，誰知就在我在那裏坐着的當兒，我那種愛已經是完全死滅，一腔美麗的幸褔已經烟消雲散了，母親啊，已經烟消雲散了。

我說道，你就想想看，媿娣，假使你跟他結了婚之後方纔發覺他是個懦夫，那是多麼可怕啊。媿娣道，可不是嗎，所以我是永遠不願結婚的，無論如何不願結婚的。這纔我想把當初弗蘭克和我結婚的事跟她談談，誰知我纔開口來她就跟我親了一個吻，說道母親，你跟我是兩個完全不同樣的人，那怕你再過一百萬年也不會懂得的罷。不過我是愛你的，母親，我實在是愛你的。這纔我想我們都有點兒不好意思了，因爲我們心裏都感覺到那個——就是說，都感覺到彼此深深相愛的，我便將她獨個人留在那兒，自己走下樓去了。



那個夏天快要過完了，但尼那部出租汽車似乎幹得並不很順利。他跟薩娣不到一兩點鐘不起牀，而且每天生活差不多一樣，下午他們總要出去跑一趟，直到吃晚飯方纔回來，吃了晚飯就開着汽車同到下城去，我知道他們多半是上跳舞場去的。有一次我對薩娣說，現在你的肚子已經很大了，這樣常常去跳舞，你想對於那個孩子會有好處嗎。薩娣聽見這話像要哭出來似的，說道做人一世只有一次好年青，不久孩子就要出世了，她就永遠出不得門了。有時不過十一點鐘模樣，但尼就要帶薩娣回家，這纔他獨個人重新將車開到下城去，說是趕生意去的。

有一個禮拜六的下午，媿娣工作回家來，不過一點鐘模樣，我正預備中飯給她吃，剛剛碰到但尼和薩娣從他們房間裏出來，到廚房裏吃早飯。其時但尼臉色很難看，像有些兒腫起來，而且那麼的蒼白，又從那次挨打之後嘴兒也歪了，頭髮又沒有梳過，臉也好久不修了。又加他剛剛起床，衣服都未穿齊整，只披着一件浴衣，底下鬆繫着一條寢褲，汗衫也未鈕起來，可以看見胸口紅冬冬的毛。薩娣也沒有穿衣梳洗，身上只有一件粉紅色的絨和服，四周鑲着一圈白毛毛，可是那種白色已經有點變灰了，底下露出了她的夜服，緋

紅緋紅的，邊上也已經拖得稀髒，因為她是一個矮個子。她走起路來，一雙軟鞋梯塔梯塔的，因為她只韞着那雙鞋，並沒有把鞋跟跋上。她的神氣也像但尼那樣兒，彷彿很疲倦，而且臉上也有些兒腫起來，她的頭髮一縷一縷披在她臉上。那頭髮的顏色有些重新轉黑了，以致黃黑兩色夾雜得斑斑駁駁的，還有昨天燙的幾處縐紋留下來。她的眼睛睜得那麼大，而且有點不周正，因而愈加顯出一種滑稽的神情。

但尼和薩娣都向那檯子上坐下去，我總以為娣娣照例要站起來走開了，誰知她這回竟是破例，仍舊一聲不響的坐在那兒，眼睛看着自己面前的盆子。我把她的湯送了給她，隨將瀘器放好了預備沖咖啡，在那裏等着水開，這個當兒她已吃完了湯了，我就又把她的肉和馬鈴薯給她送去。

這時但尼已經發起牢騷來，怎麼不在我們起來的時候就把咖啡做好呢，說着他就站起身來在屋子裏兜圈子。於是娣娣坐在那裏也有些忸怩不安起來，可是她仍悶聲不開口，慢慢吃着她的飯。

我已經烘好了麵包，咖啡也預備好了，便將麵包咖啡一同放在桌子上。

我的天，難道只拿這點東西給我們吃嗎，但尼說道。怎麼，但尼，我說道，昨天我把煎餅臘腸給你們吃，你們一動都沒有動過，你說從今以後不要再拿這套油膩膩的東西給我們吃了，只要給我一杯咖啡和一點麵包就得，這纔今天我就單烤一樣麵包了。



哦，真是天曉得，那是昨天的事呢。你總不見得要我單吃這麼一點東西出去工作罷。嘿，當初我把薩娣帶回家來的時候，曾經對她說過，你會待得她同個王后一般，現在你自己瞧瞧看罷，這成什麼筵席啊，說着他又站起身來繞屋兜圈子。

我已經看出但尼大發其脾氣，怕要挑起他跟娣的口角來，便忍住一聲不響，立刻敲了幾個雞蛋放到煎鍋裏去煎。薩娣說她不想吃什麼，因為她覺得肚裏有點作酸。就在這個當口，聽見送冰的人在敲廚房門，我看看但尼正坐在冰箱前面，怕那送冰人進來放冰又得勞動他起身，惹他發脾氣，連忙去通知那送冰人將冰暫時放在門口外。

等我回進來，鍋裏的蛋已經煎得很好了，我就將它盛起來，拿去給但尼。但尼吃蛋一逕喜歡煎得那麼油裏氽着一般的，這回的蛋我也相信做得非常好。

誰知但尼對那盆蛋瞪了半天，說道，難道叫我吃這樣的鞋皮嗎。我的天，這個窩裏簡直無法好住了，連得一雙好好的雞蛋也叫人吃不成了。說着他就拿起那盆蛋，走到髒水箱面前，將兩個蛋一齊倒進裏面去，這纔遞給我那個盆兒。現在，他說道，再給我煎幾個蛋來罷。我朝娣娣看了看，生怕要鬧事，可是娣娣仍舊看着面前的盆兒，一句話沒有開口。我就重新煎起一雙蛋，但尼將它吃下了，然後喝他的咖啡。但尼的吃相跟其餘的孩子不同，老是那麼哈腰縮背將手放在桌上吃，喝起咖啡來總要那麼啜啜的作聲，尤其當那咖啡百熱的時候。這回他有點存心，將那咖啡喝得格外響，因為他知道娣娣向來可惡那種聲音的。

等到他喝完，就向椅子上一仰，從浴衣的口袋裏掏出幾枝煙捲來，點起了一枝放進嘴裏。他的吸煙也帶點流腔，老把煙枝搭在下脣上，開口說話也不取下來，使你一逕可以看見那給唾液沾濕的一截。當時我拿給他一只煙灰缸，誰知他睬也不睬，仍把煙灰放進菜盆裏。這是我頂可惡的，常常叫孩子們不要把煙灰放進菜盆，因為菜盆沾了煙灰非常的難洗，而且要把洗碗的水弄成煙臭的，何況盛雞蛋的盆兒本來就不容易洗。不過當時我也熬住不開口，怕要引起媿娣的注意來，可是我猜媿娣是早已在那裏注意的，因為她對但尼的一舉一動一逕都在眼角子裏注視着，往常她見但尼有什麼看不過眼的事情，總立刻要躲避開去，這回她竟一逕坐在那裏不動身，我就不懂什麼緣故了。

現在但尼已經吃完了東西，我就走出門口去拿那塊冰，因為那冰放在太陽裏，已經開始融化了。但尼眼光光的看着我嘗試提起那塊冰，提了幾下提不起，這是媿娣坐在那裏看見的，她就一聲不響的站起身，拿了一條毛巾走出後門口。你讓我來拿罷，她說道。哦，不，媿娣，我說道，這是你拿不動的。媿娣道，我要拿不動，那是你也一定拿不動的囉。我說道，可是我拿慣的了，媿娣。誰知媿娣不由我分說，已經把冰塊拿到手中，偏偏那一塊冰來得特別大，因為那天禮拜六，送冰的人要到下禮拜一纔來的，我猜當時媿娣是因為氣憤不過，纔能發起那一股的狠勁來。但尼仍舊坐在那冰箱前面，看見媿娣提着一大塊冰走上去，也不會動彈絲毫。我就捏着一大把的汗，以為馬上又要鬧得天翻地覆了，誰知



不，媳婦非常平心靜氣的說道，可否請你把椅子稍挪一挪，讓我將冰放進箱裏去。但尼聽見這話倒大吃一驚，立刻把椅子挪了開去，媳婦就將冰塊扔進箱裏了。這纔她在這條毛巾上面擦了一擦手，重新坐下去吃她的可可布丁。

這纔但尼道，那天下午他跟薩娣都想不出門了，因為他們有點重要的事情要做。薩娣笑起來，說道，是呀，事情是很重要的。這纔但尼又說他們馬上要上樓去洗澡去，問我是否可以趁這當兒將他們的房間收拾收拾。當即他們回房去拿了衣服，我等他們出房門，就拿了一個地毯刷，一把掃帚，一條擦油巾和一柄拖糞，走進裏面去了。我正要動手收拾，媳婦也走進房來，先向四周圍看了一回，這纔向那靠手椅上坐下去，看着我工作。我將遮光窗帘拉起來，一看房間裏是七亂八糟的，因為但尼和薩娣都從來不作與檢理東西。一隻角裏扔着一件髒胸衣和一雙髒女襪，還有一隻角裏扔着一件髒襯衫和一雙也是穿髒了的短襪兒。我將那些東西統統捲起來，帶到廚房裏去預備等一會兒洗。這纔我把薩娣那些不穿的衣服掛好了，又將房間裏整理一下。薩娣一逕喜歡仰在那張大靠手椅上或是躺在牀上看雜誌，看的不外是奇情小說浪漫小說之類，或是同性質的書，而且她一面看書一面吃糖果，吃得滿地板上都是那種裝糖果的褐色縐邊小杯兒，那些雜誌也是滿地狼藉的。我將那雜誌和紙杯兒統統檢起來，然後給她舖好牀。他們都常常要連着鞋子躺在牀頂去，所以那個本來很美麗的藍色牀罩也有點髒了，而且滿是煙捲燒成的洞洞兒，又因他們往往將

沒有吸完的煙捲放到梳粧檯上去，那張檯面也有好幾處燙焦的了。他們平時將那遮光帘子放下的時候，一定拿住一隻角兒拚命拉，因而現在那些帘子都已彎彎曲曲了。這纔我站上了一張椅兒，將它們重新拉直。不多會兒功夫那個房間已經弄得很整潔，但尼和薩姊也聽見下樓來了，我跟媳姊急忙走出去。我真不懂媳姊是什麼意思。當我在那裏收拾的時候，她一逕坐在那兒，也不來幫我一手，也沒有說過一句話兒。及至我們回到了廚房，她就仍向桌子上坐了下去，依舊是悶聲不響。過了幾分鐘，我聽見但尼在那裏叫了，嗨，媽，你拿一個茶匙給我們好嗎，還要一桶水，當即我把一個茶匙和一桶水拿了給他們，外加一隻玻璃杯，統統放在桌子上，這纔我將但尼的浴衣跟薩姊的和服夜服統統掛好，又把他們的便鞋也拿開。然後我走出房來，將門關好，回來一看媳姊還坐在那兒，只是這時口角上邊帶着一種滑稽的微笑，卻並不是好笑容。

我就說道，我想要出去買點東西預備明天吃，因為今天禮拜六，明天家裏人要多，古柏爾先生明天是要來吃中飯的，亞弟也要回家來，我想要做一盆大大的燒烤，讓大家吃個痛快，還要照媽教我的方法做一尊烤肉布丁起來。這麼說着我就出門了。

等到我回家，已經是快要四點，我看見媳姊已經洗好碗碟了，廚房裏也已收拾得乾乾淨淨，只是忘記把擦盆的濕布晾起來。我就將那些布頭拿來晾起，因而想起媳姊做事老是這麼脫頭落腳的，這纔我將買來的東西一包包的拆開來，所有的食品都放進冰箱裏去，這



纔就到預備晚飯的時候了，我到園裏摘了一些花，備桌上插瓶之用，隨後亞弟也回家來了。

媳婦呢，亞弟一到家裏就問道。我拿到今晚上的兩張戲票，是老闖給我的，因為他自己不能去。我說道，她也許是出去了，也許在樓上看書。亞弟道，我到樓上去看看，問他能去不能去。

亞弟上去半天不下來，我想他總跟媳婦在那裏談天罷，過了一會真妮也回家來了。她是跟古柏爾先生一同出去的，回到家裏快活得了不得，儘管跟我談他的事情。過一會兒晚飯預備好，我上樓去叫亞弟和媳婦，誰知走到樓上不見一個人。這纔我再跑上了一張樓梯，向頂樓上叫喊着，想不到他們也不在那兒。

這纔我讓真妮獨個人吃了晚飯，因為那天晚上她還要跟古柏爾先生去逛康尼島的，她說她從來沒有到過那地方，心裏有點兒害怕，因為她的有些女友曾經告訴她，那地方的有些東西是極可怕的。

過了一會我纔聽見亞弟回家來，我當即把他叫到底下去。我看見他的神色大不對，便問他道，怎麼一回事啊，亞弟，他說道，但尼跟媳婦有過什麼事情嗎。我說道，不曾有過什麼事。他又問道，他們吵過架了嗎，我說沒有，只是但尼今天起來發過一回脾氣的，別的沒有什麼。

唔，母親，亞弟說道，媳婦是丟開我們走的了。

丟開我們走了，我說道，你這話什麼意思，你總不是說她已經死了罷。我嘴裏說着，心裏突然感到一陣虛空和驚恐。

不，亞弟道，她不過是離開家裏出走了。

哦，亞弟，我說道，她還不到十九歲呢，而且一逕有那一套怪想頭，哦，亞弟，你得馬上把她找回來纔好。

是呀，亞弟道，我也正在設法找她呢。剛纔我上樓，看見她留下的條子，馬上就跑到外邊，向她平時走慣的那些地方到處打電話，並且都留下話兒，要她向我寫字間跟我發生接觸，也許下禮拜一就可得到她的消息的。這是媳婦留下來的哪個條子，你可以看看。我就接過那個條子將它念起來。

倘使我跟但尼同在一所房子裏邊再登一分鐘，那我就只有自殺，但是這要使母親更加傷心，細想還不如出走的好。亞塔兒，請你不要來找我，我自己會得當心的。我已經儲蓄起一百多塊錢了，還要去再找一樁工作，等我的準備充份，我就要到歐洲去了。倘使我的生活不能充滿羅曼司和色彩和美和愛的話，那就無須乎生活。亞塔兒啊，我是要生活的，要更多更多的生活的，現在我就要去取得它了。

我不禁哭了出來，哦，媳婦，你要生活的報酬就是死呢。



亞弟讓我坐下去，說道，你不要這樣，母親，因為媿娣確實是有豐富意識的，至少有一椿可以放心，她決不會幹出那種丟臉的醜事，現在讓她出去亂闖闖，也許於她會有點好處。總之她是不會受害的，母親，她是不會受害的。

當時我的感覺彷彿一隻手兒被砍掉一般，也像一隻眼睛失了明似的。及至想起媿娣那天晚上不會在她自己牀上睡，便覺一陣心痛如同刀剜了。但尼原也常常住宿在外邊，可是我知道他一定會得回來的，這回卻大不相同，因為媿娣是存心出走，我就不曉得何年何月能再和她見面了。哦，媿娣竟是丟開我們了。

我說道，亞弟，我們必得把她找回來，必得把她找回來。她這麼一走怎樣可以畢業大學呢。本來只有六個月就好畢業的啊。她決不能這樣的糟蹋自己。亞弟，你不好去找找她，把她找回家來呢。因為，亞弟，她還是個孩子呢。是我們一家的孩子呢。是我末了一個孩子呢。我們不能讓她這麼一走就完的。

當時亞弟盡他的力量安慰我，說他一兩天之內就可把她找回來。又誰知媿娣一去竟至三年之久呢。

那天晚上但尼薩娣都說不要吃晚飯，而且一變往常的習慣，飯後竟也登在家裏不出門，我覺得有點滑稽，因為那天是禮拜六，不料他們竟會這樣安分的。我對他們絕口不提娣娣的事情，老早就上牀睡覺，因為我又覺得疲倦了，可是並非由工作而起。我想我已經倦於生活了罷。

我上牀之後半天睡不着，只不住的在想娣娣，想她今天晚上不曉得睡在什麼地方，晚飯可曾吃得好，又想她如果竟不回來呢，這樣想了好久到底朦朦朧朧入睡了，誰知突的又坐了起來，我想確實是被一種聲音驚醒的，也許是一種尖叫的聲音，又也許是一場惡夢，這纔我又聽見那種聲音了，原來是薩娣。我儘我的力量急忙跑下樓，只見薩娣和衣躺在牀頂上，嘴裏不住在叫喊呻吟，說道趕快趕快，送我到醫院裏去罷。

我就問但尼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對她怎樣了。

但尼道，我見了鬼纔曉得怎麼回事呢，她說肚子疼，大概孩子要下來了罷。

我道，哦，但尼，這是不能夠的，現在纔有六個多月呢。

呸，別像一塊呆木頭似的站在那裏問七問八了，趕快穿起衣服來，我們到醫院裏去。這纔我又跑上樓去穿衣服，一面但尼出去開汽車，這時薩娣躺在牀上仍舊不住的叫喊，喊得亞弟和真妮都醒轉來了，可是我叫他們回到牀上去睡去。及等我再到但尼房中，看見薩娣已經在牀上打滾，雙手拼命扯枕頭，又將牀框不住的咬齧，這情形使我驚嚇非



常，以爲她馬上就要畢命。又見桌上放着兩只瓶，上面標着上品白乾兒字樣，一瓶是精空的，一瓶還贖着少許，還有一個瓶也是空的，上面並沒有標識，旁邊就放着我替他們拿進去的那個茶匙和水桶，桶裏還留着一點水兒。

我將薩娣的幾件夜服放在一只小小手提皮包裏，還有她的拖鞋，和服，跟牙刷，隨後但尼開了汽車回來了，我們一直開到醫院去，他們就把薩娣抬進手術室，但尼同我都等在外邊，過不多會醫生從裏面出來，滿面怒容嚇得殺人的，一直跑到但尼面前去，彷彿要去殺他一般。

你對你的妻子做了什麼把戲了，他說道。

我？但尼說道，怎麼，我一點沒有什麼呀。剛纔她是突然害起病來的。

你用不着騙我，那醫生道，因爲她已經告訴我了，這是你耍她幹的，你還說她若不肯你要丟開她。

這纔那醫生向着我道，你是她的母親嗎，我說不，我是他的母親。那醫生對我說話並不像對但尼那麼不客氣。你知道這樁事嗎，他問我道，不，我說，我不知道。

唔，他說道，她是明明喝酒喝多了，可是單單這個原因決然不會造成小產的。然後他又向着但尼道，你也知道你已毒殺你的妻子嗎，她現在快要死了，我是無論如何要你負責

這纔但尼也嚇起來了，說道，可是，這是我的一個在藥舖子裏工作的朋友給我的呀，他說決然不會害她的，並且起過誓，決然不會害她的。

那末是什麼藥呢，那醫生道。

我也不知道，是褐色的，裝在一個瓶子裏，他說不要怕，不會害她的。

好，你幹這種事情就該坐監牢。這簡直就是謀殺。因為那個孩子雖然還有三個月，卻同樣是個人類。現在你將它殺了，雖然是爲了穢褻，卻也簡直是謀殺。

說到這裏一個看護出來了，叫醫生趕快進去，醫生就回進裏面。我們可以聽見薩娣在那裏不住的尖叫，末了是驚心動魄的一聲，以後就寂然了。

但尼道，我要到外邊去吸口煙，可是我會在那裏等的。我一看穿堂裏的鐘，已經是四點半了，我自己覺得詫異，怎麼這般時候我還能這樣清醒。

過一會兒那醫生又出來了，說道，你能相信嗎，那孩子倒是活的，是個女孩子，倒是活的呢，我喜得心裏砰砰跳，他看見我那種神情，便繼續說道，可是也只有個把鐘頭好活的。現在我們已經給她幾滴白蘭地，過一會兒再試試旁的東西，可是這可憐東西大概是沒有機會的。我告訴你罷，這簡直是謀殺，簡直是謀殺。這纔他又對我道，你知道裏邊那個女的聽見我說孩子活的時候怎麼說。她說道，哦，天殺的。你總以爲她吃過這番苦楚之後聽見孩子能保總該有點驚異或高興罷，其實她自己也是一身病的呢。說到這裏他纔有點兒



平靜下來，便又道，唉，我們碰到這種事情就要懊悔當初不該做醫生，我想他們殺害了這可憐東西，我們倒是應該欣幸的。那個母親一定是意志薄弱，那個男子一定是個流氓，這是顯而易見的。告訴我罷，像你這樣一個女人怎麼會得養出這樣的兒子。我沒有回答，他又將我仔細的看看，談了一些隔代遺傳病的話，這纔他說我該回家了，因其時我已經非常頹唐，他也顯得有點兒疲倦，大概當時我因刺激過深在那裏發抖，所以那醫生在我動身之前給我喝下一點東西，我就又問起那孩子倒底會不會得活。我對他說孩子只要能夠活，是我自己會得照管的，又免得但尼擔着殺害胎兒的罪名，使我心裏不好過。可是他說不，他看起來孩子是活不成的了。我又問他，那末薩娣怎麼樣，他說她也一時不能夠復原。因為她這回受的刮削過分厲害了。這種強迫小產總是非常危險的。於是我們道過了晚安，其時已經是早晨五點，我走到街上找但尼，誰知並沒有他的踪影。我只得向地道車步行而去。

街上是靜悄悄黑沈沈的，使我非常的害怕。我聽見後邊人行道上有個男人的脚步声，那聲音非常之響。我想回轉頭去看看他，可是我覺得害怕，只得低着頭仍向前行，那脚步愈來愈響，我心裏越發跳個不住，直至那人追上來，打我身邊掠過去，我纔覺得放心些。

我走進了地道車站，買了一張票，那賣票人正在那裏打磕睡，我攪醒了他很覺不過意，那軋票人也正在打磕睡，不過他在一種惺忪狀態中，等我投進那張票，他就將門欄兒一掀一落，像有萬分不得已似的。

月台上面就只有我一個人，靜悄悄得非常可怕。我走了幾步，我的鞋子在那石台上面顯得非常響，使我情願點着脚尖兒。我等了又等，並不見有火車來，只得走到月台下段找了一張條凳去坐下，誰知坐在那裏連那軌票人也看不見了，更覺得孤單可怕，又得從新走了回來靠近他。等了一會有一列車開到了，卻是往那邊去的，等它開出站，月台上面顯得加倍的淒涼，因而使我突然記起童年時的一段情景，其時我纔有五歲，媽媽爸爸帶我到公園裏去，他們要我一同去搖船，可是我害怕，他們就把我放在一張條凳上，叫我好好坐在那裏等他們回來，他們自己去搖船去了。我獨個人坐在那兒，起先還看得見他們坐在船上，後來他們的船彎過一棵樹，我就看不見他們了。我覺得非常害怕，一逕尋覓着他們的船，這纔我從凳上爬下來，在湖邊四面奔跑，嚇得一顆心不住膨脹，脹得快炸裂一般。這纔我哭起來了，因為我當自己一定已經丟失，從此再見不到媽媽爸爸了，其時旁人都在注意我，說道怎麼回事啊，你這小女孩子，你是丟失了嗎，可是我不能回答，只管自己哭，以為一定再見不到媽媽爸爸了，倒還不如死的好。誰知我正哭得厲害的當兒，就見媽媽爸爸急急忙忙向我跑來了，我也急忙向他們跑去，媽就一把將我抱起來，疼着我，我再也不肯放開她，她也不肯放開我，後來爸爸買給我一個很大的鐵圈，讓我推滾，上面還裝着一個鈴子的，我頑了一會纔覺得高興起來。現在我在早晨五點鐘的時候孤孤單單站在地道車站上，想起媿姊已經出走了，但尼又殺死了自己的孩子，不曉得將來的生活要成怎樣一個狀



況，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淒涼，恨不得也同從前做小女孩子的時候，看見媽媽爸爸張着臂膀跑過月台來，讓媽去摟在懷裏，使我重新覺得安穩而舒適。

那地道車終於開到了，我跨進了車廂，一看裏面只有兩個人，一個人躺在那裏，喝醉了，每次火車停下的時候，他都幾乎要滾落車座，有一次他竟滾到地板上來，還有一個人將他扶上車座去，可是他仍舊倒下來了。

我到風景路的車站下了車，見有一片雪茄店已經開門，便借個電話打到醫院裏，問但尼的孩子現在怎麼樣，他們回說還是活的。我心裏稍稍覺得安慰些，步行回到家，已經是六點鐘了，看看天色已發白，便決意索性不睡。到了七點鐘，我又到藥舖子裏打個電話給醫院，他們回說孩子已在半小時之前死去了。我掛上了聽筒，回到家裏，一想那天是禮拜天，亞弟真妮都要很晚纔起來，便又重新走出去，亂兜圈子兜到十點鐘，那時街上正是大好的陽光，而且清靜得很。

## 二十五

到了第二天早晨三點鐘，我聽見但尼回來了。他不知爲了什麼像是很高興。你看見過薩娣嗎，我問道。當然囉，他道，我還送了一大簇花去呢，可惜你沒有看見。病房裏邊要

算我那簇花頂大了。她很好，只是奶子有點疼，我想也不要緊的。現在你來看看這一大簇玫瑰花，是我拿來給你的。說着他就將一大捲鈔票放在桌子上。這是一百塊，你數數看罷。誰說我不是一個好兒子呢。只要你待得我好就成的。你要跟我鬧彆扭，我就什麼都不給你，你只消使得我稱心如意，那你就瞧罷。你只是不知道我呢，媽，那是你的大毛病，現在你拿我這錢，買些你想要買的東西去罷。下次我有機會再給你幫忙。

我將錢檢在手裏，可是不敢問他這錢從那裏得來。起先我本打算去買一副洗衣機器，後來一想不如暫時放着的好。因為我料不準將來會有什麼事發生，倘如過一個月沒有事，再去買那機器也不遲。

這事以後但尼就常常把各式各樣的新東西新衣服帶回家來，汗衫呀，睡衣呀，襪子呀，還有一件簇新的絨子浴衣，一個鑲鑽石的龐大黑戒指，還有許多東西是給薩娣的，絨子的襯衣和衫子呀，珠穿的手袋呀，鐳子呀，還有一件皮大衣。他說道，這是要等薩娣回家來看的。

娣娣走後的那個禮拜一，我會到電話公司裏去請求給我裏裝一只電話，因為我想娣娣如果有什麼急事要找我，她可以從電話簿裏查出號碼來，馬上給我通消息。電話裝好之後，我每次聽見鈴聲總以為是娣娣打來的，誰知不是別人打錯了號頭，便是亞弟打來說不回家吃晚飯，或是問我好不好。



可是我有一次接到個電話，卻是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道，喂，是但尼弗蘭克林嗎。我說道，你一定是打錯號頭了，這裏住的只有個但尼威廉，沒有姓弗蘭克林的。那天晚上但尼回家來，我想不妨把這事跟他談談，因為那個電話名字對了姓不對，倒是有點滑稽的。誰知他一聽見這樁事，便大蹦大跳起來，對我罵了各式各樣的醜話，我被他罵得莫明其妙，只得悄悄走上樓，誰知就在這個當兒聽見前門門鈴響，門開開了進來一個人，說道我們是來拘捕但尼弗蘭克林即是但尼威廉的，我還沒有來得及回話，但尼已在樓梯上探頭探腦，他一看風色不對，掉轉了頭就想往下跑，那人卻叫他不必費心，因為門口有五名警察等在那兒，他想要逃只有碰到他們鎗上去，這纔但尼乖乖兒的跟着那人走出門，門口有部汽車等在那裏裝着他們走了。

經過了一次訊問，好像他們並沒有搜濟所需的證據，但尼就請了一個律師替他辯護，判的是一年零六個月的徒刑。罪狀是他開着自己的出租汽車到一家綢莊行劫。他入獄之後，就有一個公司的人來把他那出租汽車拿了去，說是但尼將這汽車向他們押過款的。

後來薩娣從醫院裏回家來，但尼已經不在家裏了，可是她聽見丈夫入獄也好像並不怎樣愁惱，因為她看見了她那許多新衣服，就興奮得不得了了。那時她像是消瘦了些，可是仍舊過着從前一樣的生活，每天總要睡到十二點或是一點纔起來，我拿早飯給她吃，替她收拾好房間，這纔整個下午坐在家裏看雜誌或是看報紙，一面吃着可可糖，還是將那種褐

色縐邊的小紙杯兒拋得滿地板。吃過晚飯她就上舞場去了。她從來沒有問我要過錢，因為她跟男人跳跳舞可以掙錢的。

有天晚上薩娣通宵不回來，第二天早晨有個年青僕孩送了她的一封信給我，信上說有人叫她出城去，請我將她的衣服檢好交來人帶回。我一看那信是她的親筆，只得將她的衣服統統細好，交給那僕孩，從此我就不再跟薩娣見面。

幸而我將但尼那一百塊錢留着在那裏，因為現在每個禮拜我都得給但尼送點錢去呢。

## 二十六

那年到了聖誕節，媿娣居然寄了一張明信片來了，我拿到手裏不由得渾身發抖，只得找張椅子坐下去看它。那明信片是遠遠從法國巴黎寄來的，我就想道，哦，她是坐着條船那麼飄洋過海的去了，我原不曉得飄洋過海是怎麼一種情形，無緣無故心慌得只管發抖，想起那船也許沈沒呢，水裏一定極冷的，媿娣也許掉到海底去，那就四面八方只見魚兒在游了。可是仔細一想不覺笑起來，現在她已經到了那裏，不是平安無事了嗎。這纔細看那片上的話，只說她願我們大家過一個快樂聖誕節和一個快樂的新年，說她在那裏工作，日子過得很好，心境也很寬舒，叫我們不必掛念，可是片上並沒有地址。我就想起來，只要



有了個地址，我就可以寫封信給她，說但尼現在牢獄裏，她可以回家來了。自從接到這張明信片，忽忽又過了一年光景，纔見第二張明信片寄來，叫我們在太晤士報的人事欄裏登個小廣告，說我們大家都平安就得，因為她一逕都有太晤士報寄過去看的。這纔亞弟就去將那廣告登出來，又把但尼已經不在家中的事也提了一句，此後她寄來的明信片就密起來了，往往一個月就有一次。

## 二十七

這以後的幾年功夫，日子平平靜靜的過去。但尼已經出了獄，可是他馬上到芝加哥去了，我從來沒有接到他的信，也沒有得到什麼消息，只有兩次他打電報來問我要錢，一次是二十五塊，一次是五十塊，我都如數電匯了給他，可是我寫信到他要我匯款去的那些旅館裏，那些信都退回來了。

真妮已跟愛笛古柏爾訂過了婚，並且過了一年就結婚了。真妮起先跟他的母親住在一起，後來在她懷孕的期間，古老太太故世了，他們就將那房子賣掉，到大會場地方找了一所很美麗的三間頭公寓來，那麼好的公寓是我生平從來沒有見過的。租金是每月一百塊錢，那間浴室就非常講究，裏面築就的一個浴盆，另外有一間凹室是備淋浴用的，一切都

用磁磚造起來，牆壁，放肥皂的地方，放牙刷的地方，連那放淨手紙的捲棍兒也是現成磁料配好的。廚房裏也一片雪白，牆壁都用磁磚鋪過半截兒，還有一只很美麗的白色大冰箱，一個白色的煤氣灶，灶上並且有個自動發火機，用不着火柴去點。水桶水箱也都是白色的磁料，水箱裏的冷熱水龍頭之間裝着根管兒，使得那水放出來冷熱恰好可以用。水桶上面都有亮晶晶的白色金屬蓋兒，真妮又買來了一張白色的廚房桌，上面也是那種亮晶晶的金屬的，又買了兩張白色的廚房椅兒，又在窗口上面裝着藍色棋盤花的窗簾子，壁櫥上面也裝上藍色棋盤花的掛帘兒，又做了一些刺繡，墊着那套水壺和刀斂，又在地板上面鋪起一條藍色的漆布。連那放米麵的箱子瓶子也是白色藍棋盤花的，所有的盆兒罐兒都屬亮晶晶的鋁質，她那廚房真可算是理想的了。

這纔她又備了一套美麗絲絨的客廳傢具，是大三件頭兒，還有一張圖書室桌子，一些美麗的燈盞和圖畫，一條很大很厚的地毯，一些桌墊兒，一架無線電留聲機，看去很像一件奇妙的古董。

真妮和愛笛差不多一逕都在廚房裏吃飯，可是有客人來時，他們有一張撐腿圓桌和四張雕花椅兒可以臨時拿來佈置的。這幾件東西平時放在門口進來的過道裏，就是普通所謂來客休憩所的那個地方。真妮說這種辦法可以省得一間屋子做餐室。

那間臥室是全部胡桃木的，真妮統統做起古色玫瑰絲絨的邊飾，所有的燈罩都用古色



玫瑰水綢做起來，那些燈盞都是磁器的質料，做成法國美女的樣兒，那些美女衣服上的花編看去跟磁器一樣，其實並不是磁器，卻是一種織物浸練成了磁器一般的。

爲了此番搬家愛笛化了不少不少錢。他說爲了真妮是什麼錢都值得化的，又說真妮有了孩子他已經高興極了。他甚至於特僱一個人來替他裝窗簾，又要真妮找個黑種女孩子來給她早晨做幫手，真妮卻說她其實並不怎麼忙，因爲要把這幾間公寓房子弄弄清楚是很容易的，她又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到外邊漿洗，而且並不跟我從前那樣只洗頭道兒，卻是統統弄好燙好拿來的。

我幫着真妮做事覺得日子過得很快樂，等到她的孩子養出來，就尤其高興得了不得。他們把她取名爲莉莉，是照古柏爾先生的母親取的，可是第二個女孩子就照我的名字叫馬利了。真妮常常要我替她照管那孩子，我已多年沒有見到孩子了，現在重新有個孩子抱覺得很有趣，而且那孩子真個可愛，白白胖胖，碧藍的眼睛，到了十三個月上就叫祖母叫得很清楚，真妮是非常稱心滿意了，愛笛也同她一樣，就是我也非常快樂的。

真妮結了婚之後，家裏就賸得我和亞弟兩個人，亞弟的日子也過得很是順當。他是喜歡他的工作的，廠裏的人也喜歡他，只是常常要給他勸告，說他要試驗他的理想，總得再多點實際的經驗纔是，有一次他拿一張圖畫給我看，說他要把市區來改造一番使得人行道可以多到三四層，一層在一層之上，中間的街道也可多到三四層，層層都可以通汽車

的。又說他的老闆很喜歡他這計劃，可是以爲這個計劃總要再過十年模樣纔可以實現起來，這就使亞弟大爲憤慨，說道，他們自命爲美國工程上最前進最最進步的廠家，卻原來也是一幫老頑固。

有一天亞弟腋下挾着一個箱子回家來，說道，母親，今天晚上我要帶我最中意的一個女孩子出去吃飯去，說着他就跑到樓上自己房裏去，過了一個小時模樣纔下來，我一看幾乎不認得了。他已換上了一套晚餐服，就顯得那麼光輝，那麼耀眼，那麼美貌，使我情不自禁的跑上前去跟他摟抱起來，他說道，不是有點出色嗎，母親。我笑起來了，因爲他果然出色得緊呢。

這纔他告訴我說，那女孩子的名字叫做愛儷絲福斯特，就是福斯特先生的姪女兒，在廠裏是他的上級。又道母親啊，她是一個真正的女孩子呢，美麗得同月亮一般，而且聰明得一如她的美麗的。她的唯一毛病就是太有錢，這種毛病是我無法可替她醫的，所以我想我就只有跟她去同病之一法了。我問道，那末她的做人也好嗎，亞弟。他笑起來，在我下巴脖子底下輕輕敲了一下，說道，是的，做人也好呢。

這纔亞弟說他要先帶她去吃晚飯，然後同上戲園子，以後還得請她吃頓夜點心。哦，亞弟，我就道，這麼一來不是該化很多的錢嗎，他笑起來，說道，差不多得一禮拜的薪水呢。



他是興奮極了，快樂極了。

可是他又說，我這就得忙了起來了，總得想個法兒掙到不止四十五塊一禮拜纔好。哦，亞弟，我說道，一個孩子能得這麼多薪水已經要算了不起的了。亞弟道，怎麼，我還是一個孩子！請你不要忘記，母親，我已經二十四歲了呢。我要想跟愛儷絲結婚，四十五塊一禮拜是決然達不到目的的。他說這話的時候顯得有點兒愁惱一般。

近來我的縫紉生活已經並不那麼緊，因為我的脊背已經痛了許多時，醫生警告過我不能再那麼做了。我將樓上一個房間租出去——就是但尼和薩娣從前住過的那間——一禮拜十二塊錢，加上亞弟給我的，還有樓上房租已經無須拿去付押款，所以手頭頗有富餘，日子已很好過，只因那些老顧客待我很好，一禮拜縫這麼幾件衣裳應酬應酬他們罷了。

亞弟一逕忙着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我有時候覺得要孤單，愛笛給我買了一架無線電收音機來，我方纔不感寂寞，因為家裏有了一架收音機，就像有許多人在那裏似的，有一天夜裏我開着收音機，覺得自己明明身在倫敦了，便把亞弟叫醒來，以後亞弟一逕都拿這事做笑柄。他說我有點東西消遣消遣，他也高興了。

可是我仍舊常常要惦記媿娣和但尼，心想媿娣倘如突然從門口走了進來，那是多麼好啊，又想她也許在那裏生病，也許正在需要我，便又不免擔憂起來。亞弟曾經要我把房子賣掉，搬到一所公寓裏去住，因為他說公寓房子比較容易料理些，可是我說不，但尼媿娣

不久就要回來的，他們得有房子可歸纔好呢。

亞弟自從那次跟愛儂絲出去之後，便越來越帶憂容，而且人也消瘦了。我問他什麼緣故，他說他是想要跟她結婚的，也曾親自問過她，她說他至少得有一禮拜一百塊錢的薪水，她纔肯跟他結婚。

你知道罷，母親，她說她是愛我的，而且一切都滿意，只是她說，一個女人既然做了女人，就天生成一種本能，所要的男人總得能夠保護她的兒女的。你覺得她這意思怎麼樣，母親。哦，是的，她會對我說過，她說，我也知道你將來一定會有偉大的成功，可是我想你不如先跑一段路上去，不要馬上就拿我們的孩子來冒險纔對呢。

這事以後沒有幾多日子，有一天亞弟與高彩烈的回家來。哦，母親，他說，現在是我的機會來了。紐約城裏正要舉行一種大競賽，就是關於華盛頓廣場建築一所大規模旅館的計劃的。我們廠裏得有一個計劃提出去，福斯特先生已經邀請全廠的年青分子都去參加設計了，他說他們正要添設一位年青的副理，用這方法來解決人選問題是再好也沒有的。你要知道他們一向都只給我一些零碎的工作，現在我若能夠證明我的那種荒唐理想其實不荒唐，不但美麗而且實際的，那麼我的一切事情就都解決了——愛儂絲呀，股份呀，名譽呀——一切都有了。

這纔亞弟滔滔不絕跟我談起他的所謂美國建築來，可是我說我一點不懂，於是等到禮



拜天，他就帶我到市區去實地參觀了，我們一直到了將近砲臺的地方，那是我生平足跡從來沒有到過的，然後他將我帶上一座很高很高的建築，我想總有四十層樓罷，從那屋頂上，我們可以看見許多巍峨的建築，他指出幾處給我看。你瞧，母親，他說道，這些建築都還不過是個開頭呢。他們已經得到一點觀念了，可是他們到底還是膽子小。現在讓他們等着瞧罷，且看我腦子裏得到些什麼。

當時我看見的那些建築都像亞弟一選在畫的那些圖畫一般，都彷彿是拿滑稽的方塊兒一塊塊鑿起來的。及等我高高爬上了屋頂，再向底下一看，只覺人行道上走的那些人都顯得非常藐小，我因而不免心驚，以為底下那些微小黑點兒都是十月懷胎而且經過千辛萬苦養育起來的人類，現在從上面看去只不過是些蠕蠕而動的小黑點兒，那麼我平時辛苦勤勞所做的一切還能有多大的用處呢，我正要把我這種感想對亞弟說明，他卻又指出前面一個地方叫我看了。那是一座快要完工的新建築，比其他一切建築都漂亮些，又大，又白，又顯得那麼亮晶晶，並且還似乎具有一種氣象，使我看去感到一種的愉快，我再朝頂上一看，看見也有許多小黑點兒正在那裏完成最後的工程，亞弟對我說道，母親，你知道罷，人類是決不能跟他的創造物一般偉大的。人們的思想感情和軀體本來都醜惡，然而他們會得夢想到美，而且有時會將這夢想實現起來，這纔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做了什麼了，因此他們稱它為無限。奇怪的是，在這麼許多醜惡的當中，美仍有地盤可以生長，此所以人類決

不能夠跟他的創造物一般偉大的。母親啊，我之所以要生存，唯一理由就在我要建造，我要集比我自身偉大得多燦爛得多的美和壯觀和力量呢。

回家的路上我們沒有說什麼，只談些瑣碎事情，可是這以後的約摸六個禮拜當中，我差不多都沒有見到亞弟的面，因為現在他一逕都在廠裏做他的計劃。有時他要登在廠裏直到早晨兩點纔回家。

我像這樣孤孤單單的登在家裏，有時夜裏睡不着，就要想到一班兒女的事情，想到但尼和妮娣，竟想不出我對他們到底什麼事情做錯了。又想他們也許正在挨餓受凍罷，正在煩惱或是害病罷。有一回我看見報上說到監牢裏面是要打人的，便又想起但尼或許又進監牢了，或許他們正在那裏虐待他。這樣想想我就愈加睡不着，一聽見亞弟回家便從牀上爬起來，給他做了一些三明治和一點咖啡，我也跟他一起吃，亞弟有時顯得很疲倦，而且垂頭喪氣的，但也有時心熱得如火熾一般，我便也覺得有點熾熱。這樣，我對於這回的競賽竟是跟他一樣興奮的。

末了他的計劃完成了，可是他沒有拿給我看，他說等那建築完成再讓我看罷，我就只對他笑笑。到了他將計劃提交老闆去看的一日，我整天的等他回家，可是他到得家來，只顯着滿臉的頹唐失望，因為他說他們還沒有看過呢。第二天也是這樣，第三天仍舊這樣，他到家時只顯得憔悴憂煎，竟像無可措手足一般的了。



我看他已經支持不住，果然他就害起感冒來，鼻子全然的閉塞，啞啞啞的咳着嗽，發熱發得非常高。我叫他不要再去做工作，可是他說他得去，因為今天是提交計劃去競賽的最後一天了。這纔他終於出去，哦，他是病得那麼厲害的，到了早晨十一點模樣，我正在街上買東西，只見他氣喘吁吁的向我跑來，將我一把抓住了，說道，哦，母親，他們把我的計劃提交出去了！我是做了股東了，就好跟愛儷絲結婚了，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我說道，你的感冒怎麼樣了呢，亞弟，你的感冒，這纔他朝我看了一看，當即暈過去了。

有一個人幫着我送他回家，我就請了一個醫生來，一看亞弟傷風傷得很厲害。這纔我將他放到牀上，給他喝下一些滾熱的覆盆子茶，讓他出身汗，又叫他吃了一服藥，拿一大堆被頭替他蓋起來，及等他出過了渾身大汗，我又拿酒精替他洗擦，這纔他睡過去了，及等醒來，身上的熱已退得乾乾淨淨。

後來經過差不多一個禮拜的調養，他方纔回到廠裏去。那時他還得再等一個月，纔可知道這回競賽獲選的是他廠裏提出的計劃呢，或是其他廠裏提出的。這番等待的結果，竟是他的計劃獲選了。

計劃選定了之後，他們差不多立刻就動起工來，動工之後過了六個月模樣，那個旅館就已經統統完成了，這纔就要舉行一次非常隆重的落成大宴會，亞弟自然要參加，他說我也得同去。又說我得備好一套美麗的晚服，當即交給我一百塊錢，叫我去備辦一切。我是

從來沒有買過一套衣服的，也不曉得買什麼的好，這纔亞弟說，好罷，等禮拜六下午我去把愛儷絲帶來，她會得給你幫忙，陪你去買你得備辦的一切。

愛儷絲是個高得出奇的女孩子，亞弟總算是高了，她竟跟亞弟差不多一般的高。當她脫去帽子的時候，就可看出她的頭髮裝得同男人一般，滴滑油光的從額頭鬢角一齊往後刷，只是她戴着耳環，幾乎一直拖到肩膀上，她又搽着很多的口紅，又要吸煙捲，可是亞弟說現在的女孩子們大家都這樣的了。

這纔亞弟自己出去了，把我們兩個人留在家裏，她就對我說道，你不覺得亞塔兒是最偉大的人物嗎。我是對他愛得什麼似的了，可是這話你且不要告訴他。只是關於孩子的事情，我想你我之間難免要有幾場激烈爭論罷，我倘如不肯讓你領小亞塔兒，你總大概要向我扳臉，說道，你聽我說，少奶奶，我是領過了四個孩子的呢。現在你且告訴我，孩子的尿布你是相信方形的呢，還是相信三角形的。倘如你是一個三角形主義者，我怕我跟亞弟就永遠不能結婚，因為跟婆婆鬧了意見，結果總是弄到離婚爲止的。這纔她又像這口氣談了許多旁的話，表面聽去都像刺耳有鋒芒，實骨子裏卻是含有一種溫情非常柔婉的，因而我就對她喜愛得很了。當即我告訴了她，我決不會去干涉她的孩子，因爲孩子是很好頑的，我決不會去剝奪她的娛樂，又若她肯教我怎樣使用方形的尿布，我就甘心情願做一個學生，只要她肯讓我偶爾試一下的話。於是她說亞弟常常跟她談到我，所以她在沒有跟我



會面之前難免有點成見了。

後來我們就同到市區裏去，她陪我去的那些大舖子都是我從來沒有踏進去過的，因為我生平見識過的舖子要算卽得利的一家最大了，當時我們看到一件淡綠綢子的衣服，我一看是沒有袖子也沒有前背後胸的，就說這種衣服我不能夠穿，愛儷絲卻說能穿的，因為我有很可愛的胳膊兒，並有個很可愛的脊背。又說道，你真自己不曉得，你是很美麗的呢。可是我要她叫他們在前胸後背都貼上一塊花編，又要他們將那鑽石大釦兒拆掉，可是愛儷絲一定要我留着它，她說道，誰叫你做一個天才的母親，這就是該受的刑罰呢。這纔她又替我買了一雙金色的便鞋和一雙也是金色的襪子，還有一件綢子的不知什麼，預備我做襖裏兒，還有一些淡綠絲絨的狹帶子，預備紮頭髮之用，以便跟衣服的顏色配合起來。

大宴會是在禮拜二的夜晚舉行的，愛儷絲坐着她伯父的汽車到我家裏來，帶了一些花兒來讓我佩戴，又帶來一個女人，是替我做頭髮的，可是我的頭髮做好了之後便現出了非常難受的神情，以致愛儷絲笑個不住，說道，好罷好罷，就照你的樣子做了罷，可是你得讓我紮上這帶子。頭髮做好了，那個女人又替我修好指甲。這時亞弟興奮得非凡，可是他竭力壓遏住不讓流露。

我們一同坐着愛儷絲坐來的汽車前去，到了那裏我們剛從車裏踏出來，便見一大蓬白光在眼前一閃，使得我大吃一驚。這些天殺的攝影家，愛儷絲一面罵着一面拉着我急忙跑

進裏邊去，我一看是一間大廳，裏面點着無千無萬的燈亮，擺着無千無萬的桌兒，桌兒上面都亮晶晶的陳列着盆兒碟兒，玻璃銀器，但有一張桌子略大些，擺在盡頭的地方，上面佈置着一把傘子模樣，是由花兒結成的，那就是爲了亞弟愛儂絲和我三人特備的坐席。我從入席的一刻兒起，頭腦就給鬧昏了，再也弄不清大家在幹些什麼，只曉得一篇又一篇的演說，一張又一張的攝影，亞弟一逕都得站在那裏對鏡頭，愛儂絲只把那些天殺的攝影家罵不絕口，我簡直吃不下東西，只聽見一片喧嘩，笑的笑，說的說，還有許多人來對我說了種種的話兒，我卻一句也不懂，只對他們微微笑，後來愛儂絲說我那種態度是剛剛對的。過一會兒我就頭痛得厲害了，後來我們都動身到各處去參觀，我先只看見無數的燈亮和無數的人，這纔看見好幾處的游泳池，許多間的大餐室，一個運動場，一個土耳其浴室，許多模範公寓間，許多精緻吸煙室，還有一個電影場，許多電氣冰箱，許多大如公園的廚房，許多昇降機，許多裝在牆壁裏的冰水管，還有許多浴室，都不是白的，卻是有彩色的，還有許多電話交換機，這五花八門的種種都在我腦子裏混成一片了，而且，哦，裏面還有許許多多屋頂呢。我一路走去，似乎已經見到好幾打的屋頂了。有一屋頂是個網球場，還有一個是露天餐室，還有一個是花園，還有一個是兒童遊戲場，上面設備着鞦韆，沙地，以及各種遊戲的用具，還有一些屋頂什麼都沒有，是歸那些公寓房間私有的，讓人自己去佈置，或是種種菜。看到這裏，有個人說道，好的，倘有大胖子住在這兒，也好在



上面拔拔草運動運動，引得大家哄然笑起來。此外還有一個屋頂佈作手球場，還有一個屋頂張起了篷帳，佈滿了花兒，是預備做跳舞場的，總之，我竟覺得這個建築全部都由屋頂組成了，差不多每一層都有一個屋頂的。及等各處都看完，我纔鬆了一口氣，一等回到家裏，愛儂絲幫着我卸裝，卸裝完了我就馬上去睡覺，總計此行所得的印象，只不外是人人都在稱讚亞弟的才智聰明，又說他年紀這樣的輕尤其是難得的。

第二天早晨，亞弟說他今天用不着到廠裏去，因為他們在開董事會，正要解決對他怎樣處置的問題。可是，母親，他說道，我還要帶你到市區去看我的建築呢，那是可以算得我的頭生孩子的。

哦，亞弟，我說道，還要去那些屋頂嗎。

亞弟笑起來，說道，我這回只要你看外景。我們只消在華盛頓廣場公園裏找張條凳舒舒適適安安靜靜坐下來，你是用不着走一步路也用不着爬上一層屋頂的。我經他這麼一說，纔覺得放心了些。

我們是坐着公共汽車去的，汽車經過那座建築的當兒，他叫我閉上眼睛，因為他說他要我突然獲得了一個全景，甚至我們已經下了汽車的時候，他也仍舊要我眼睛看着地，直至他讓我在一張條凳上面坐定了，這纔他說道，現在，睜眼罷。我就睜開了眼睛，起先一點看不見什麼，只覺眼前驚心動魄的雪白一片，中間夾着各種色彩一直往上衝罷了。這纔

我定神看了許久，仍覺那些色彩愈衝愈高，彷彿連我自己也變得很高很挺很美了，竟像一個非常偉大的女人。又仔細審視一下，方纔認出了那些白色大石塊之間夾着一些顏色輕淡的磚頭，配合得非常巧妙，竟像一逕都要往上衝一般。然後我又看出那座建築能有那麼許多屋頂的道理來了。原來亞弟曾在各處地方挖去了一些石塊，凡是挖過的地方，留下的就成了一個屋頂，而且那座建築越往上去越顯得尖削，終至彷彿融化進天空裏一般。

我心裏覺得那是全世界最美麗的一座建築，便把這意思對亞弟說了，亞弟說，你真的這樣想嗎，我說是的。他說道，可是昨天晚上你還覺得不歡喜的呢，我說道，那是因為當時人太多，而且那些人又是那麼的吵鬧，那麼多說多話的，正像你所說，他們都配不上這樣偉大的建築呢。這纔亞弟說，這座建築到底還不過是個開始，他還希望能夠探索出一些更加美麗的東西，又說這個世代正在建造美國文化的基礎，這個世代的建築家還不過在探索路途，以備創造美國建築的基礎的。又說他得生在這樣一個年青力壯的國家，實在是幸運得很，要不然的話，他就仍得利用文藝復興，羅馬，峨特等等頹廢的形式，因為這些形式都已陳了幾千百年了，生活已經改變建築形式卻不變，便是一種頹廢的象徵，現在謝謝上帝，我們的建築總算已經開始反映我們的時代而且滿足我們自己的文化需要了。又說道，母親，你要知道，我現在這座建築實在還不過是一種私人企業，因為它到底只是一個旅館呢，而且我大概還得費多年的功夫來建造旅館，工廠，公寓等等，因為福斯特先生說



過，我是非有一點實際經驗不可的，可是你等着瞧罷，母親，我總有一個時候要接受委託，着手建造博物館，大學，乃至於整段的街坊，整條的街道，到那時候我就要讓大家看看建築這項工程能夠做到怎樣一個程度了。他說到這裏我朝他看了一眼，只見他滿面輝光，彷彿跟他那座建築一樣正在向天空飛舉。

我們搭了公共汽車回家來，一路之上我不住想到但尼，心裏總覺得不懂，為什麼亞弟能做建造家，但尼偏偏要做毀壞者，為什麼但尼不也做建造家呢，而且我說的建造並不一定是建造房屋，只要能像醫生那麼建造生命就成的。我所能夠懂得的只有一點，就是我对但尼也跟對亞弟一樣愛的呀。

## 二十八

亞弟已經是如願而償，做到了廠裏的副理，那時他的年紀還只二十五歲呢。他的薪水是一禮拜七十五塊錢，又得到兩千塊錢的花紅，可是他得將這筆錢拿到廠裏去，因為他既做到了副理，就須對廠裏投資，自己的錢不夠，還得簽出借據向人家湊集，分期拔還，因此他實際所得還是從前那個數目，一禮拜四十五塊錢。愛儂絲常來看我，她說她檢得了一個獲勝者，心裏非常快樂，又說我能使我兒子具備這樣富厚的才情，也要算是聰明絕頂

的。

許許多多雜誌刊出關於亞弟以及他的建築和理想的文章，乃至太晤士報，繁華報，星期報的專刊欄也都有專文記載。同時刊出那座建築的照片和亞弟本人的照片，並在他的照片底下印着「非凡的建築天才亞塔兒威廉」字樣。

有一個禮拜天，我們正在吃早飯，但尼走進廚房裏來，照常悶聲不響的往桌上一坐。我們也都沒有開口，我猜大概是因我的氣息已經一下出盡了。這纔但尼兩腿往桌下一伸，雙手往口袋裏一插，說道，你看這樁事情對於一個天才的哥哥怎麼樣罷，我看我們全家人的相片都要上報了，說着他拈出一片報紙來，記的是關於一個名叫但尼倫敦的人跟人家打架的事，但尼說這就是我。

亞弟非常平心靜氣的站起身，到但尼的椅子旁邊去站着，說道，你聽着我，但尼，你聽着我說的話，因為從今以後你再沒有機會可以聽到了。你要對於母親引起一刻的不安，那一刻兒就是你得走出這所房子的時候。你儘可以睡在這兒，吃在這兒，可是你對於母親絕對不能驚動。還有一樁事，你若對於我的生活上面嘗試着什麼把戲兒，那我老實不客氣，就要將你上次所以突然到芝加哥去的那樁事詳細去報告最近的警察。我的話已經說盡了，希望你一個個字都聽明白。

但尼沒有說什麼，只將兩腿從桌子底下縮回來，身子坐得了挺些，這纔說道，你要知



道，亞弟，我並沒有什麼意思，剛纔是騙騙你的，可是天曉得，我的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只因看見人家這樣的捧你，這纔想起你也許可以救我一命。我的天，你就瞧瞧看，我的形況還像似個大建築家的哥哥嗎。你總不願人家當你不願你自己的家屬罷。我也並不要什麼，只要幾件像樣的衣服，一張乾淨的牀舖，以及一些能夠填飽肚子的東西。我的天，你不曉得我是從芝加哥一路步行回家來的呢。

當時但尼的形況確實是可怕得很。沒有領子也沒有領帶，身上是稀髒破爛的，褂子上沒有鈕釦，鞋後跟統統裂開，大約已經許多日子不曾洗澡剪髮刮臉兒，眼睛是血紅的，而且水汪汪的在滄淚，臉上滿臉的油膩。我熬不住要哭出來，我實在不忍看他這副形況。

因此亞弟把我一些錢，由我拿給但尼去買幾件衣服，第二天但尼出了一趟門回來，身上穿着新衣服，裏面襯着新襯衫，腳上穿着新鞋子，又會剪過頭髮修過臉，那形況就好了許多。這纔他又照從前的老樣子，天天出門去跑了，可是他不再罵我，大概是因亞弟警告過他的緣故罷，而且再也不問我要錢。我呢，見他已經回家來，也就覺得很安慰，因為他在家裏總能吃得飽，睡得安，不多幾時人就漸漸好看起來了。

但尼回家不到一個月，就已將近聖誕節，我接到了媳婦一封信，說她也回家來了，我等那天晚上亞弟回家來，將這信拿給他看，哦，他看了之後是那麼高興那麼快樂的。他說道，哦，母親，她一定是老成得很了，今年她已二十三了呢，跟愛儂絲一樣的。

我將整所房子佈置了一下，拿些冬青和綠葉裝飾起來，把女孩子們向來睡的那間房裏的舊傢具搬了出去，預備重新擺設，請愛儷絲來幫我的忙，愛儷絲就在那間房裏放了一張長榻，上面罩着一個美麗的罩兒，安上幾個美麗的墊子，又放了一口小小的紅色抽斗櫃，亞弟又設計了一種書架，夾着牀的橫頭兩只書櫃兒，上面一個架子是跨牀的，那種樣式有些兒像他那建築，彷彿是一個一個孔兒挖出來似的，愛儷絲又將一些日本印花紙糊了牆壁，又買了兩條小小的地毯，一些樸素的燈兒，一些磁器做的滑稽的動物，一些無花棉布的掛帘，卻在四週點綴着許多亮晶晶的小物件，等到佈置好了倒是真正可愛得很的，這卻出乎我意料之外，因為她所用的東西都是很樸素的呢。

我跟亞弟和愛儷絲商量好，等到聖誕那天他們到船上去迎接媳婦，因為我自己是要登在家裏預備晚飯的。

我覺得那天早晨彷彿永遠過不完似的，可是它到底過去了，我就聽見他們穿過屋旁的小街一直走進廚房來，可是我簡直不能動彈，只會呆呆的站在那兒。我猜當時我是昏的了，竟連圍裙也忘記脫掉，可是我一經看見媳婦踏進廚房來，那就脫不脫都沒有關係了，媳婦一直奔進我懷中，我們兩個就一面笑一面親吻，一面親吻一面笑，快樂得氣都轉不過來，及至平靜了下去，我纔把媳婦仔細一看，覺得已經有點不認得。她已顯得一種美麗了。也許是因她那法國服裝的緣故罷。她跟愛儷絲更覺相像。她塗了很多口紅，跟我親吻



的時候印了我一臉，大家看看笑起來，她又戴着很長的耳環，她的頭髮顯得濃而黑，只是現在她倒留長了。這是媿娣的怪脾氣，人家要長她偏偏要短，人家要短她偏偏要長。她的說話也跟從前有些兒不同，她的聲音比從前更覺圓滿，深沈，而老練，她的身體也像比以前結實點兒，大約發育得更加好了。

今年的聖誕晚餐倘得全家人參加，那是多麼有興頭的事，可是亞弟不要但尼來加入，真妮也不能夠來，因為她又懷孕了，說不定什麼時候做產的。

可是到底還有亞弟，媿娣，愛儷絲和我四個人聚餐，大家都興高彩烈，搶着說話兒，媿娣告訴我們，她到巴黎先在一个寫字間裏找到了工作，後來又在一家報館裏找到事兒。愛儷絲是到過歐洲多次的，她們就談起那邊的名勝來了，威尼斯呀，羅馬呀，這裏那裏的講個不歇。我問媿娣說，你獨個人兒跑這許多地方不覺得害怕嗎，她說她並不是一逕是獨個人兒的。可是，她說，現在我已覺得東奔西闖够的了，所以我回到家來要寫出一部偉大的美國小說，或許是一個劇本也未可知。總之，寫了出來一定會得偉大的。

亞弟笑說道，那末你的包爾雪維克主義怎麼樣了呢。媿娣道，這你用不着擔心，我還跟從前一樣是個包爾雪維克主義者，或者更加厲害些。

亞弟又說道，那末關於丈夫呢。你還仍舊相信男人是完美的嗎。

你的意思若是問我是否要結婚；那我一定是不結婚的。我仍舊要固執着我自己的小小

胸像當我的私產，我也仍舊抱着了一種信念，以爲你若不能信任一個男人直到做你孩子的父親，你當然是不願信任他到終身的。

愛儷絲笑起來說道，我可不能信任亞塔兒，那怕從這裏走到拐角兒的地方也放心不下的。他若敢去嘗試追求一個耀眼的美人，我就馬上對他訴追大量贍養費，必定使他連給那美人買可可棒頭糖的錢兒都不留。我的親愛人兒啊，你要知道，像你這樣的女子就是對於像我這樣的女子的一種威脅。你將價格減低得太厲害了。於是媿娣笑起來說道，有一樁事情我已學會了，就是千萬不要把一種正當的理想正正經經拿到人前去談論，因爲這樣纔可免得自己的忿怒。我平時對於有些問題的頂真見解，也許有一部分已經經過成年了，可是對於性的問題，我的見解卻是一成不變的。不過我懷疑，也許我會發見這也不過是一種幻想。說到這裏她的面容變嚴肅了一刻兒。

於是亞弟道，那末你也承認你的理想有些只是幻想了。

媿娣只說道，我是曾經飢餓過的呢，亞弟。這纔她重新變談諧起來，說道，可是仍舊還有很多理想是偉大的，亞弟，不過我維護着它們那種敏感的表面，不讓你們部爾喬階級去粗暴處理罷了。

這纔媿娣說起她在巴黎收到的紐約前鋒報上曾經看見亞弟的相片，當時就發起懷鄉病來，曾經決計回到家來看看他那蠢笨的建築。



這纔大家吃到不能再吃了，談也談得個個盡興了，便都站了起來，陪着媿娣去看她的新房間，她看了非常高興，說道，現在有了這樣的好所在，我想我那隱居鄉村的理想就得放棄了。

後來愛儷絲和亞弟到客廳裏去，剩得媿娣跟我兩個人，這纔談起了家裏的事。

但尼跟薩娣那裏去了，媿娣說。

我就告訴她薩娣早已走了。

那個孩子呢？

孩子死了。

但尼呢？

他仍舊在這裏呢，媿娣。哦，媿娣，親愛的——說到這裏我忽的激動起來，不覺對她用着哀求的口氣，叫她千萬不要爲但尼介意，又說現在但尼不過是在家裏過過夜罷了，除了一頓晚飯難得在家的，又說亞弟曾經要他應許過，無論她在那一個房間，他都不許踏進去，又說但尼在監牢裏跟在芝加哥曾經吃過很多苦，現在他已經不來麻煩我了，錢也不問我要了，現在我也不像從前那麼辛苦的工作，這纔又把真妮的事告訴她，說她已經結過婚，養過了一個孩子，現在第二個孩子又快出來了，這纔媿娣問我許多關於真妮的事情，說她今天晚上就要去看她去。

那末你是願意跟我一起登在這裏了，我問她道。

大概是的罷，母親，她說道，只是天纔曉得那條地道多麼難受呢。

那天晚上我一上了牀就熟睡了，而且一直睡到天光都沒有醒過，因為我的四個孩子都已有了下落了。

## 二十九

媿娣馬上就在一家銀行裏得到一樁工作，是專門記錄證券的。她把這種工作叫做爲人的工作，辦事的地方是副經理的辦公室，因為這一部份業務是由副經理負責的。

她得到工作的那天是禮拜四，禮拜六下午她回家來對我說道，我的老闆要我明天到他那裏去幫她辦一樁事兒。我可覺得奇怪，爲什麼他檢禮拜天的下午要我去呢，這就顯得有點可疑了。

我也覺得不高興，因而她走了之後我一逕的擔着心。到了五點半，她打電話給我，說她不回家吃晚飯了，後來到十一點鐘模樣，她又打了一個電話來，說她今晚上不回家了，可是叫我別擔心，明天早晨她就一直從她那裏去上工了。

可是我實在擔心，那是我沒有辦法的。我原說不出爲什麼要擔心的緣故來，可是我不



由得一逕提心吊膽着，我也知道媿娣不會跟愷弟姨媽家的革嬰或是薩娣一樣，做出那種事來，可是她耳皮很軟，一經人家說服了，以爲那種事情是正當而且高尚的，她就會幹起來了。

到了禮拜一，我一逕心急巴巴的等着媿娣從銀行裏回家來，她回家時竟是興高彩烈，快樂得蹦蹦跳跳的。我先給她吃過了晚飯，等她上樓我就連碗碟也不洗馬上跟了上去，也用不着我開口問她，她就有滿肚子的話要對我說，竟不知從那裏說起纔是了。

哦，母親，她說道，我又鬧了戀愛了。可是這回的情形完全兩樣。昨天我到那裏去的時候，哈德門先生將我帶進私人辦公室，馬上對我說，他當時一經看見我，就知道我跟旁人不同，所以他就立刻把我錄用了。唔，母親，這一套話是許許多多男人都會得說的，當時我心裏很瞧他不起，並且不免在面容上流露了出來。我告訴他說，如果這就是他要我到那裏去的理由，那我就立刻回家了。可是他說道，哦，不要走，請你不要走，我寂寞得很呢。我聽見他這種話也仍舊覺得不高興，所以立即動身要走了。可是他抓住了我的手，說道，哦，請你再耽一刻兒。我們不過談談天，我不會碰到你身上來的。譬如說罷，就請你跟我談談你在歐洲的經驗罷。

這纔我就跟他談了一會兒，不知怎的談到我自己的計劃上去，對他說起我將來要從事寫作，這話似乎使他興奮得非凡，他便說道，是的，不錯，你是必須寫作的，必須寫作

的。你既有腦子，又有個性，所以必須有一個機會可以發展，因為我知道創造的本能被阻撓了是極可惜的。我也曾經夢想一些偉大的事兒，例如做一個囂俄第二之類，可是我的父親堅執要我從事這銀行業務，真叫我無可奈何。而且我從來不曾有一個人跟我表同情。我也曾經賣出過兩個短篇小說，所得是微乎其微，被我父親笑話了一頓。我一逕都在打算，等我從這銀行業務上面弄起充份的錢來，我就將它捨棄了，再來幹我的寫作。可是，哦，母親，誰知到他弄起錢來的時候，他是已經結過了婚了，並且養過一個女兒了，而且他的妻子偏偏是個冷酷兇暴的女人，他已將他大部份的財產劃歸了她的名下，現在他的妻子還是要他拚命的掙錢，以供她交際上的揮霍，買更多的汽車，造更多的別墅，以及諸如此類的蠢事兒。因此他覺得自己的工作單調無聊，簡直是在這裏做奴隸，終日的雙腳奔忙，無非是為填塞妻子無窮的慾壑，現在他碰到了我，纔是生平第一個知己，他所需要的不過是刷新刷新他的理想，振作振作他的智識的精神。他說在他的事業圈中，所遭遇的不過是些矯揉造作的虛偽人物，貪得無厭的殘酷女人，直至見到我，他纔一眼看出不是那種人。

唔，母親，你總也想像得到，我聽到了一個生意場中的人能有這樣一番談話，是驚異得多麼厲害了。當時我很是神經過敏，不免露出一種冷漠的神情，可是哈德門先生幫着我漸漸平靜下去，這纔我們繼續談過那個下半年。他說他一有可能，就要將我的精神鼓舞起來，並且立刻僱用我，以便成就他的寫作的野心。只是一件，目前他的妻子似乎正在跋扈



的期間，而且財權操在她手裏，所以我想他要實現這計劃，還得等待一段相當時期罷。他說他有一些私人的投機事業，等到情形一好轉，他就可以實行他的計劃了。

他又對我說，請你不要誤會我所追求的只是你的肉體。並不是的。我所追求的是你那美好的才情和你那美好誠摯的心地，以及你那種奇異的精神，因為你的精神是百無畏懼，甚至於全世界的輿論也不顧忌的。你真不曉得我過的生活多麼浮華虛偽呢。沒有實際。沒有真誠。沒有真正人間的接觸。我老實告訴你罷，你我現在這種有理性的談話，還是我許多年來第一次的機會呢。

這纔我也把我的理想略略告訴她，又講了些我在巴黎的生活，以及拉丁區裏的趣事。他說道，是的，這我也知道，可是我到巴黎的時候，我的太太要我住在克里倫，所以我所見到的巴黎只是和平咖啡館和我的支票本罷了。又說將來或許能有一天我們同到巴黎去，那我就可以做他的嚮導了。

這纔我們談到了男女之間的關係，我將我自己的信念告訴他，以為愛情若是真實的，而且包含友誼在內的，那末結婚就不必要了，他很贊成我這種見解，他說他的結婚簡直是一種罪惡。他跟他的太太已經許多年來沒有交換過一點意見或是相通過一點情愫了。又說一種智識和精神的結合是並不需要一張結婚證書來包裹它的。

我們談談……不覺時候已經很晚，哈德門先生就問我肯不肯跟他一起出去吃晚飯。他

說他的太太已經到人家家裏去宴會去了，再也不會來管他寂寞不寂寞。我告訴他我是願意去的，當即一同去到伯雷夫特館。吃飯時候我們也仍舊娓娓長談，越談越覺得雙方情感的親切。飯後他又問我高興不高興跟他去逛長灘。我說冬天也好去逛長灘嗎。他說好去的，而且冬天的海景最可愛，因為那裏沒有旁的人。

我覺得這個主意很新鮮，便決意跟他同去，哦，母親，我是幸而去的呢。當時適好月亮出來了，我們沿着海灘走過時，一輪明月正好照耀在海上，映出了一片寒光，覺得精神爲之一爽，同時聽到海濤怒吼聲，使得我們兩個人感覺到愈來愈親密，哈德門先生說他從來沒有覺得這樣快樂過，哦，母親，我也從來沒有這樣快樂過呢。

我們約摸走了一小時模樣，他就問我可否讓他親一個嘴兒，又說他會把這當做一種偉大特權的。我讓他親了一下，哦，母親，經這一來我就知道自己已經愛他了，而且我就覺得他到底不過是一個孩童，他是需要我的幫助的。

今天我們在外間辦公室裏，當然沒有多說什麼，說的也不過是業務上的話兒，可是一有機會他就把我帶進他的私人辦公室，哦，母親，那時我竟覺得一刻離不得他了。

媿姊說了這許多話兒，一逕顯得非常的快樂，彷彿覺得事事如意了，我卻隱隱之中覺得事情已經有點兒差錯，知道媿姊從此就要落入煩惱了。我想要把我自己感覺到的不可輕信別人的意見對她說明一下，可是我不曉得怎樣措詞，等我說出口來竟顯得有點卑鄙，特



別因為她當時的信念是極光明而且樂觀的，然而我仍舊覺得自己的見解不錯，但是我因自己的不錯而覺得不好意思，似乎以為我不應該不錯，更不應該這樣殘忍的。所以我就把我說的話馬馬虎虎對她說完了，其實一點兒沒有講清楚，同時媿媿對我所說的話也不會注意分毫。

### 三十

這事以後經過很長的時間，媿媿都實在是很快樂的。哈德門先生說她的工作很好，推薦她應該升級，銀行總理山普孫先生認為哈德門先生的推薦理由充份，就將她升了級了。現在她已拿到四十塊錢一禮拜，可是哈德門先生一逕帶她去逛好地方，她得常常添製新衣服，因此她的薪水也就所剩無幾了。他們常常同去逛長灘，因為那裏開旅館的那個人是哈德門先生的朋友。

轉眼就又到了春天了。亞弟依然工作得十分勤勞，愛儷絲常常回家來看我。真妮忙着她的家務和她的丈夫孩子。媿媿仍舊覺得很快樂，同時也很忙。但尼近來也很安份了，並且一點不來跟我打麻煩。

這時我本可以非常的快樂，卻又有件事發生了。有一天早晨，我給幾個孩子補襪

兒，補到但尼的一隻卻只找到了一隻，因想還有一隻也許是在他的抽斗裏，便走上樓去找它。那時但尼還在睡，可是他一逕都睡得很熟，我知道不會攪醒他的。向來我將他的襪兒以及他的手帕，領頭，領帶都放在他那五斗櫥的第一口小抽斗裏，當時我將那抽斗拉開，卻嚇了一大跳，因為那些東西上面放着一把鎗，那把鎗很大，鎗身擦得雪亮的，只有鎗柄是黑色，把我嚇得渾身都發起抖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的真鎗。我急忙將抽斗重新關上，也不找那襪兒了，便走下了樓，整個早晨都心裏砰砰跳着，襪兒也不能補了，什麼事兒都不能幹了，只在屋前屋後團團的轉着，想着怎樣處置那鎗的法兒。

但尼到了下午兩點模樣起床來，我就決計問他個明白。我知道亞弟已經警告過了他，他不至於對我沒有好聲氣，所以我就對他說道，但尼，今天早晨我到你的抽斗裏去找一隻襪兒——

那末你看見了我的鎗了，是不是。那是一把上等的小鎗呢，是不是。

哦，但尼，你要藏起鎗來做什麼。

喂，媽，你用不着擔心呀。我是得要帶鎗的，因為現在我替人家做了看門了。我在市區替人家看門，那是不能不帶鎗的呀。我是執照什麼都有的，你不相信我可以拿給你看。不過現在放在工作的地方，這是一把好鎗呢。

我聽了這話纔覺放心一點兒，可是仍舊不能夠安帖。我不由得想起鎗是能夠殺人的，



而且一經想起那被殺的人，便不免要連帶想到那人從小長到大，是曾經費盡了千辛萬苦，耗去了無數金錢，而且經過那麼一番監護，愛撫，和憂慮的呢。

那時天氣一天天的暖起來，已經真正到了春天了，有一天晚上媿娣回家來，說起哈德門先生覺得不舒服，要到佛金尼亞去過幾個禮拜春假，也許要一個月纔回來。又說她自己也覺得不大適意，大約該休息幾天，又問我是否有了身孕的緣故，因為她的月經已經遲了三天了。她又覺得有點兒怕冷，我說大概是這回事了，她說是的，她也這麼想。到了禮拜六，哈德門先生動身到佛金尼亞去了，媿娣就愈加覺得不對。她身上仍舊不來，她就以為的確是這毛病了。這纔又過了一個禮拜，我叫她去看醫生，醫生說時候還早，還不能十分確定，不過照她的症候看起來，那是不容疑義的。

媿娣十分的高興，說她要寫信給澤勒\*看他怎麼說。哦，我希望他是跟我一樣高興的呢，母親。這也是我該有孩子的時候了。我已快要二十四，一個女人不會有過這種經驗是算不得完全的。

可是我不像她這樣樂觀，卻擔着了滿肚的愁惱。

媿娣馬上接到回信了，她就拿來給我看。我看信上的口氣有點生硬。他說他希望她說的是實話，並不是拿這做藉口的，不過無論如何他已寄了一張百元支票來，好讓她去辦應

辦的事，以後可不能再要，因為他知道許多醫生的取費都是不到此數的。

自從接到這封信，媿娣的神情就顯得異樣了，我感覺得到這一封信是曾使她多麼傷心的。從前我曾看見一個人摑打一個小小的嬰孩，我對於媿娣接到這信的感覺也像這樣。

哦，母親，她說道，這種事情我是無論如何不幹的。無論如何不幹的，我不能幹的。怎麼，它是活生生在那裏等出世的呀。這就等於我謀殺它了，跟我拿在手裏招殺它一樣的了。

我聽見媿娣說這樣的話，心裏倒覺一喜，因為我想起薩娣來了，媿娣要是幹這樣的事，竟跟薩娣一般，那是要使我覺得非常難受的。

媿娣的抽斗裏面放着一個小小的匣兒。那是一個稻草編成的扁匣，從前愛儷絲裝滿一匣水菓糖送給我的，後來我把與媿娣，因為她要用它收放音樂會的節目單和戲目之類，現在她把哈德門先生的一雙手套放在裏邊，那是她瞞住他拿來放着做紀念的。

這回哈德門先生寄來的那張支票和那封信，媿娣也一併放進那匣兒，這纔寫給他第二封信，過了三天回信就來了，這回寫得比較客氣些，說他前次寫那封信正碰到情緒不佳，很對不起，不過他會有過很多的經驗，不幸使他受到了教訓，知道有許多女人要敲男人的竹槓，她呢，當然不是那種人，而且會給他很多快樂的，現在他仍舊請求她不要使他不快樂，因為她若將那孩子留起來，是要使他聲敗名裂的，所以他請求她到某醫生那裏去設



法，並將那醫生的名字地址統統開給她，又說前次那一百塊錢可以留着自用，醫生的錢會得另外開賬給他的。又說她最好請一個禮拜的假，以後也不如到別處另找事情，因為她再登在那裏是要使他難以爲情的。

媳婦接到這封信，倒比前次的信更覺得煩惱，因為這信寫得很客氣，反而使她爲難了，她想了好幾天的辦法，方纔下了個決心，又給哈德門先生回了一封信，說她只要能幫他的忙，什麼事情都願幹，也決沒有意思要使得他不快樂，只是她不能殺死孩子，但他仍舊可放心，她決不會拿這孩子來跟他打麻煩的，也決不會告訴什麼人，只要他肯幫助她到孩子養出爲止，以後她就自己有辦法，到別處去另找工作了。

誰知這封信去了之後，回信竟是可怕得狠的。他說她無非是向他敲詐，可是她這種人他已見得多了，而且他怎麼知道她的說話可以相信呢，又怎麼知道這個孩子確是他的呢。媳婦整整的哭了一天。公事房也不去上了，一逕躺在那張長榻上，中飯晚飯都不下來吃。一張臉孔變得了蠟黃，同她往常心裏煩惱時一樣，眼睛圈兒變黑了，沈重了，一句話也說不出。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她就似乎高興得不少。

你知道的，母親，她說道，我想不如等到澤勒回來再說罷，因爲一經大家見了面，解決事情就容易得多，這樣信來信去的爭吵，到底不是個辦法。所以，我且等着再說了。

這纔到了哈德門先生要回來的日子了，媿娣興奮得什麼似的。關於那孩子的事，現在已經是確定無疑，媿娣大部份時間都覺得很高興，說她現在可以親自跟澤勒說話，什麼事情都說得好的。

那天我終日心急巴巴，等着媿娣回家，因為我急乎要聽聽消息，竟弄得我神昏意亂，把個菜碟子也失手打碎了，可惜它是亞弟買給我的一套新磁器中的一件，我還不曉得照樣配不配得回來呢，當時一碟花椰菜兒潑滿了地板，我只得另開一罐青荳出來，亞弟卻不喜歡青荳的。

媿娣回家來時，我就看出他們在辦公室裏辦的交涉並不順利，可是媿娣把經過的情形都告訴我了，當時她說話的神氣，彷彿連心肝五臟都傾倒出來一般。

原來哈德門先生回來的時候，神氣之間顯得很是興奮快樂，當即站到媿娣的寫字檯旁邊，說道，今天有一個重要的顧客即夫人要來，不好讓她在外邊久等的。等她一到馬上領她到我私人辦公室裏來。這人是我在南方遇到的，我正設法要她到我們這裏來開戶。

當時媿娣心裏想，不如告訴那接電話的女孩子一聲，因為凡有客來一向是她領路的，



郎夫人既是個重要顧客，不好叫她久等，應該馬上領她到哈德門先生的私人辦公室裏去。誰知那接電話的女孩子笑起來了，說道，哈先生又來頑這套老把戲了呢。近來他總算安份守己，我們已經好久沒有聽見那種笑話了。你知道罷，威廉小姐，許多女孩子都說是爲了你的緣故呢，可是我說不，你不是那樣的人。你是很文雅的，不會幹這樣的事，我一選都對她們這麼說。我想總是爲了他自己的太太罷，大概她已使他知道有點顧忌了。他是怕太太的呢。一定是他給太太的威風懾服了。你曾經見過她嗎。她是體面得很的。人人都說她早已該跟他離婚的了，只是她意志堅強，不肯輕易聽信人家的流言，又因他們有了個女兒，已經跟一個什麼闊老訂了婚的。好罷，現在他又老脾氣復發了，可是要給山先生知道的話——山先生就是我們行裏的總理——要給山先生知道的話，他也不能安逸的，上次他們爲了這事曾經吵鬧過一場，我曾聽見山先生說過，如果哈先生不將那張長楊從他私人辦公室裏挪出來，他就要親身去將它扔出。其實哈先生是自作孽呢，總有一天要鬧出事來，並且連公司也要牽累進去。當時哈先生是答應過不再幹的。

這纔那接電話的女孩子又對媿娣說，我不曉得他這套把戲到你身上來試過沒有，我猜我們行裏的女孩子們誰都給他哄進那間私人辦公室裏去勾引過一番，可是你相信我罷，誰要上了他的當，我都知道是怎麼個結局。沒有一個不是被他一脚踢開了。我自己呢，那就對不起，我是把我的事業和我的娛樂一逕分開的。他也並不一定存心要害人，很多回數他

所需要的不過是親個嘴兒或者是調戲調戲。凡是到過那裏的女孩子們都會得彼此傳說，也不過當做一場笑話罷了。可是山先生所以痛恨他這種行爲，卻還有一個緣故。山先生曾經說過，我們行裏的人事調動比之其他任何行裏來得多，那也就是一種金錢上的損失。唔，這回他若聽見說有這麼一位簇簇新的重要顧客，不要把他氣破肚皮嗎。

當時媿娣聽過那女孩子這番話，就說她得回去工作了，至於從走廊裏到她寫字檯上去的那段路，她說自己也不曉得是怎樣走過去的，因為她說她當時似乎已經沒有腿兒的了，又說她纔在她寫字檯上坐下去，就見那郎夫人走進來。她是一個高大個兒的女人，體段很結實，可是很美麗，穿着一件銀鼠皮大衣，滿身都是鑽石，一逕笑嘻嘻的露着牙，可是媿娣說她即使不笑也要露牙的，因為她的嘴脣薄而硬。

郎夫人跟哈德門先生就在裏邊一直耽到十二點半鐘，這纔一同出去吃中飯，哈德門先生等到兩點半鐘纔回來，走進辦公室時一路哼哼的唱着曲子。

他走過媿娣的寫字檯，就站住了跟她說話，說道，現在沒有什麼不好罷，是不是。媿娣問他什麼沒有什麼不好，他說道，你知道的，就是醫生那裏的事呀。這纔媿娣告訴他，她並沒有到醫生那裏去過。

哦，那末你到底發覺自己弄錯了，哈德門先生說。可是媿娣說不，她並沒有弄錯，現在孩子已經有兩個月了。這纔哈德門先生大爲着急，叫她到裏邊去，說要跟她談話。



媿娣說她跟哈德門先生登在辦公室裏的那半點鐘時間，是她生平最最覺得難受的。他起先是嘗試恐嚇她，後來又對她改用軟功，跟她親吻，這纔又嘗試使她可憐他，竟至於痛哭流涕，總之百計千方的要她去找醫生，可是媿娣說她對於這樁事情如果不能得到一個光明體面的結局，那她就只有自殺，因為她肚子裏覺得髓髓得很久了。這纔哈德門先生知道對她已經沒辦法，便開出兩條路來給她走，她若不馬上去找醫生，就不如立刻離開這間辦公室，從此不再見他的面，又說她若是乖乖兒的，那他可以給她在別家銀行裏找個事情，如果她不肯聽話，那她就永遠不要再想在銀行裏找工作。於是媿娣立刻離開辦公室，拿了她的帽子大衣回家了。

可是媿娣，我說道，你這許多時候是到那裏去呢。現在已經有六點鐘了。媿娣現出驚惶的神色，朝我臉上看了看，說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呢，也許我是步行回家的罷。

我看見媿娣這般頹喪，心裏着實不忍。她打電話到銀行裏，說她神經衰弱，不能回去辦公了。銀行裏寫了一封很客氣的信給她，說他們十分遺憾，並且把該她的錢寄來給她。可是現在媿娣無事可爲了，只有將自己經歷的事情逐一追想，想起自己當初怎樣的愛哈德門，哈德門怎樣使她失身，現在她是要養孩子了，叫她怎麼辦法呢。日子一天天的過去，她竟變得同瘋子一般。差不多整天的躺在床上，時或傷心得哭起來，就嗚嗚的哭個不歇。人也瘦得可怕了，我對她說這樣一逕不吃東西沒有運動，是對孩子不好的，可是她說她不

管。這纔我是真正擔憂了，因為以前她在孩子身上還覺得有點高興，現在她卻一逕都在說，只要有足夠的勇氣，她就要把自己和孩子一齊殺死了。當時她那種神情實在是慘不忍觀，因為有一種脾氣是她從來不曾有過的，就是硬拚。有時她也要爬起床來，到園子裏去兜兜圈子，或是只在廚房裏坐着，悶聲不響的同死人一般。哦，我看着她這樣硬拚，這樣硬熬，那一些日子真叫我難過極了。我猜這是由於她信念太堅，所以使她格外覺得傷心的。她甚至於連書也不肯看了。她就只一味的熬着痛。我看得出她是渾身無處不痛的，可是她並不願意止痛，同時也不曉得怎樣的止法。這樣一連過了幾個月，我真不懂一個人怎麼吃得消了。

近來亞弟難得回家來，很多日子都在愛儷絲家裏吃晚飯，吃了晚飯又到廠裏去工作，所以對於家裏的事情他是不大清楚的，只有一次他曾說過媿娣應該休息一下了，因為她的眼睛底下已經長起很大的圈子，可是到了六月裏，有個禮拜天的下午一點鐘模樣，亞弟是在園裏等着媿娣下來吃中飯，後來媿娣下來了，他就對她說道，怎麼，媿娣，你的肚子怎麼回事啊。媿娣站住呆了一會兒，對她自己身上看了看，這纔有些怪樣的微笑起來，說道，是的，那是我的孩子呢，可是不，我不過是說也許有這樣的事罷，說着她就像跳舞似的跳了起來，不想腳一滑，險些兒栽倒地上，虧得亞弟將她一把抱住了，媿娣就放聲大哭，亞弟也禁不住淌下淚來，把張臉兒繃得緊緊的，等着媿娣說完話，這纔他們都在條凳



上面坐下了。我就悄悄的回到屋裏，因為我想留他們兩個在那兒，也許媿娣會得把實情告訴亞弟，亞弟一向對她感情都很好，也許會得替她設法兒，幫助她一手，那末她就不至於這樣苦惱了。

那時是六月天氣，所有的窗口都開的，我聽得見但尼已經在他房裏起床了，因想不如將他的咖啡預備好。

媿娣將她跟哈德門先生的事從頭到尾都告訴亞弟，亞弟說，我希望你沒有把那些信毀掉罷，有沒有。媿娣說，沒有，都還保存着的。亞弟說，那末好，這就成了我們所需要的全部證據了。媿娣說，什麼證據啊，亞弟說，當然是供給律師用的證據囉，媿娣立刻跳起來，說道，哦，不，這是可怕得很的，你把我當做什麼人了。又說這種卑鄙齷齪的事情是她無論如何不會想到的。

可是亞弟叫媿娣上去把那些信拿下來，因為他要看看它們的內容究竟有多少地方可以指摘。媿娣就走上樓去，將那稻草匣兒拿下來，亞弟一封封的看過一遍，這纔說道，我把它們拿給我的一個當律師的朋友去看去，且看我們有什麼辦法。

可是媿娣說道，不，不，這種事情是我無論如何不能幹的。因為做了這種事，未免自己太輕賤太無賴了。

哦，這種事情原是臭惡的，亞弟道，可是我們沒法兒，這是到底難避免的呀。不過你

放心，沒有一個人會知道一點兒消息，因為全部事情都由那位律師跟哈德門先生自己兩個人去解決的。

可是媿娣說，把那些信還給我罷，這種事情是我無論如何不能答應的。亞弟說，好罷，那末你打算怎麼樣呢。

哦，我只想一死，媿娣說，不過現在孩子正在肚子裏踢我，我倒要經驗經驗養孩子到底是怎樣的了。

於是亞弟說，唔，你如果不要這個敗類來給你幫助，那是仍得有人給你幫助的。我且問你，你的住醫院請醫生的錢從那裏來呢，現在你又靠着什麼生活呢。你要知道，現在你是全靠母親生活的，跟但尼沒有兩樣。你跟你的主義都是依賴別人的呀。你不過是個傷感主義者，卻拿母親和孩子做了犧牲了。因為你若要把孩子好好養起來，總得還有兩年功夫不能夠工作。你就想想看，哈德門先生為圖自己開心闖出禍祟來，卻要母親來替他償債，你以為這是正當的嗎。

於是媿娣說讓她再考慮考慮，亞弟也說這個稻草匣兒讓他暫時拿給他那當律師的朋友去看一看。

當時他們已把這事的全局都討論過了，這纔又討論到媿娣正在讀的一本書，名字叫「家庭原始」，亞弟說，當然你這本書是對的。我並不否認家庭的組織基於保安財產的遺



傳，可是現在財產還沒有廢除的期間，你打算怎麼辦呢。你就簡直不能正視社會的種種存在，正如你不能正視生物學的存在一般，媳婦，親愛的。同時你也決不能夠一面養孩子一面還替孩子謀生活，可是媳婦激動得什麼似的了，說道現今論千論萬的女人都是這樣的，她也不能專做一種洗滌碗碟的機器，或是一個替換尿布的技師，並且她要親身來證實，她是儘可不靠丈夫的幫助，自力養活一個乃至一打孩子的。

於是亞弟說，可是從孩子的立場上說呢。他本來是應該享受雙親的權利的。任何教育家都會得對你這麼說。你說你在巴黎曾經見到種種的神話——太多的母親和不足的父親——那就是由你這種見解造成的。

好罷，媳婦說道，我不來和你辯論，可是你可以對你那個當律師的朋友說，我是無論如何不願向哈德門先生要求什麼的，只要他能維持我到另外能找工作的時候。母親呢，看見家裏添了一個孩子當然會喜歡，我也會去找個人來幫她一部份工作。這樁家庭業務我們會得一同照管的。

好罷，媳婦，只是我的小山羊，你也不必胡思亂想了，這是沒有用處的。至於你碰到了男人，總該有點懷疑性纔是。

現在跟你一席話，我心裏覺得好過得多了，亞弟，這可算得一個光明的頃刻，我恨不能夠寫一點出來呢。

這纔他們都站了起來，回到屋裏來吃飯。亞弟將手搭在媳婦肩膀上，媳婦的神氣也快活得多，我喜得媳婦已將一肚子心事部給亞弟傾吐了，心裏寬鬆得不少。

就在這當兒，我聽見但尼在上面重新行動起來，這纔使我想起媳婦跟亞弟談話的時間，他是一逕毫無聲息的，明明他在那裏偷聽了，我便又覺得一顆心突的沈落下去。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是總不願意但尼知道媳婦的事，現在呢，分明他是什麼都聽到的了，因為他的窗口正對着園中，他們談話的地方正是他的窗底下，然而現在我也毫無辦法了，及至後來一轉念，便又自安自慰道，即使但尼知道又有什麼害處呢。

只是自從那時起，但尼又回復了老脾氣，對媳婦頑皮起來了，不過你對他無可指摘，他只不過對她白日眼兒咧咧嘴，彷彿跟她開頑笑一般。有一次媳婦正跟亞弟辯論着她的一種理想，但尼突的插進來大笑一陣，雖然不會有人問他笑什麼，他的那種笑聲是顯得非常可怕的，自從那時起，我就竭力設法使得但尼和媳婦兩個人一逕分開。

### 三十一

到了那個禮拜快終了，亞弟回到家來，跟媳婦一起在廚房裏吃飯，他告訴媳婦，說他那個當律師的朋友已經將這案子研究過了，她這方面是必勝無疑的，因為法律上規定，做



父親的必須贍養孩子到十六歲爲止，可是媿娣說不，她並不要這樣，因爲她並不要他管孩子的事，只要他供給金錢，維持她到能够另找工作的時候，以及支付醫生醫院的費用，她想這些費用有兩千元也許就已足够了。亞弟竭力跟她辯論，說她至少得有一萬五千元纔好了結，可是媿娣一定不肯，說她若是幹這樣的事，就要一輩子見不得人了，因爲這是敲詐呢，這是我決不幹的，我所要的只是能夠恢復工作以前的維特費，於是亞弟說，好罷，且等我的朋友跟你那位銀行家的男朋友去談起來看，談的結果我再告訴你。

當時我走出廚房門口，到園裏去摘點生菜預備晚飯吃，卻把我嚇了一大跳，因爲我想不到但尼在那兒，直挺挺的靠在廚房窗口之間的牆壁上，分明是在那裏偷聽裏邊談話的，我覺得非常詫異，爲什麼他對媿娣的事突然會得這樣感興趣的呢。他一看見我，便搭訕着走開來，說道，今天天氣好得很呢，媽，說着拐到前面回他自己房間裏去了，我心裏一個疙瘩，不曉得他究竟爲什麼這樣鬼鬼祟祟的。

到了下個禮拜二晚上，亞弟回到家來，便對媿娣說道，你來，媿娣，我給你帶了一樁東西來了。說着，他拿給她看一張兩千塊錢的支票。他說道，我也不來跟你辯論了，可是我仍舊當你是個大大的傻瓜。那些信是他無論如何要拿回去的，並且要你簽一張和約，此後對他不能再有任何的要求，可是據律師說，這種和約實在於他沒有好處的。從技術上講起來，無論他訂怎樣的協定，都不能豁免他那十六年贍養的責任。所以你要知道，媿娣，

親愛的，這樁事情全在你自己的態度如何了。媿娣道，好的，信他可以拿去，而且我可以給他一句決無翻悔的諾言，無論他自己或是他家屬中人，從此都可不再過問這孩子，我也決不問他再要一文錢。

亞弟道，我也懂得，現在你出這樣的諾言，自己心裏總覺得非常了不起的，其實這也不過是你平時所喜愛的一種浪漫作風呢。至於寄還那些信，那也只好隨你自己去。信是在這兒。最好是掛號寄去，要一張收據回來。

說着，亞弟就將那稻草匣兒交還媿娣。當時我心裏覺得，但尼一定又在什麼地方偷聽的，誰知果然，不過幾分鐘之後，我就聽見他在樓上房間裏移動一張椅子，並將窗口關起來。這纔他就走下樓，吃了晚飯，出去了。

那天晚上我們商量好，孩子的東西已該着手準備了，媿娣說道，明天我們就出去一趟，將那支票存到銀行裏，然後去買東西，再到郵局裏去將哈德門先生的那些信掛號寄出。

第二天早晨，我聽見媿娣十點鐘模樣就起來了，這是她特別提早，因為她有了身孕，平日都是起得很晚的，這纔我又聽見但尼房裏也有動靜了。但尼平日不到一兩點鐘不起床，今天起得這樣早，我不懂什麼緣故，便走上樓去看看，誰知我剛走到樓梯頂，就看見但尼走進媿娣房裏去，我只得收住脚步，站在樓梯頂等着。



你來做什麼，媿娣對但尼說道。

「唔，我剛剛在這裏打算，我得要有兩萬五千塊錢呢，但尼說。媿娣不覺笑起來，說道，你這樣大清早起來找我就是爲此嗎。但尼道，是的，我這樣大清早起來找你就是爲此。媿娣道，那末你一定發瘋了，或者是還在那裏做夢，請你趕快走開回到床上去睡罷。但尼道，我並不是發瘋，也不是做夢，因爲我的兩萬五千塊錢就在那兒呢，說着他就伸過手去要拿那稻草匣兒，可是媿娣手脚快，早將那個匣兒搶到手裏掩到背後去了。

你聽我說，媿娣，別再做你媽的傻瓜罷，你把那些信給我，我從那兩萬五千塊裏把與你五千，把與媽五千，不是大家恭喜嗎。

媿娣將脖子一挺，面孔漲得血紅，氣得眼睛裏面直冒火。

她說道，你這卑鄙醜態的浪人，趕快替我滾開罷，否則我要對你受不了。這纔但尼也光起火來，把兩個胳膊縮成一張弓似的，說道，你這卑鄙醜態的浪人罵的是誰。媿娣道，罵的就是你，你是一個卑鄙醜態的浪人，因爲不幸我不是一個匪徒，不能找出更有力的名詞來稱呼你。

你這濫污小婊子，也不摸摸自己的尾巴看，嘴裏說得天花亂墜，其實也只是一隻爛貨。你就眼睛朝下看看罷，你這個肚皮是從那裏來的，現在你不如不要作聲，把那東西乖乖的交出來，免得我來動手。

媿娣已經氣得話都說不連貫了，喉嚨也啞了，只是氣急敗壞的在那裏喊着，你給我滾開，給我滾開。

那些信不給我我永遠不走。

那是你永遠拿不到的，永遠拿不到的。永遠拿不到，嘿。那兩萬五千塊錢已經是我的了，你當我會得放你的鬆，讓你拿在手裏不交給我嗎，那你簡直熱昏了。說着他就抓住媿娣的胳膊，將她一推推倒在牀上，可是那個匣兒墊在媿娣身子底下了。我看見這種情形，連忙叫道，但尼，但尼，你放手，孩子呢，孩子呢，你要弄傷孩子的。可是他們誰都沒有聽見我，因為他們已在牀上大打起來了，這纔彷彿一切事情同時都發作，而當它們發作的時候，我就只站在那兒，兩隻腳一動都不能動，我的喉嚨也像變成一塊石頭了，正如有時夢裏看見強盜闖進屋子裏，要喊喊不出要跑跑不動那種情景一般。

但尼和媿娣在床上打了一回滾，但尼已將那匣兒搶到手中，便把媿娣狠命一推推回牀上去，拔腳向門口跑來，可是媿娣像一個閃電似的也爬起來了，搶先奔到了門口，張開臂膀攔住了去路，但尼要想往外衝，媿娣一把抓住了他的頭髮，但尼就向她臉上胸上拚命的揮拳，這麼一來那個匣兒落在地上了，媿娣放開但尼的頭髮，仆下身子去搶那匣兒，這

纔

這纔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當時究竟怎麼一回事，只聽見一個驚心動魄的爆炸聲，媿



娣已經倒在地上了，但尼也已將那匣兒搶到了手裏，跑下前面的台階，卻碰到一個正向屋裏奔來的警察，他和他撞了個滿懷，當時但尼一手拿着一把鎗，一手拿着那匣兒，那個警察將他的鎗打落在地上，吹起警笛來，當即有一大羣人趕來看熱鬧，但尼將那警察狠命的一推，那警察仰翻在人行道上，但尼拔腳正要跑，卻又是一個轟然的爆炸聲，他也倒在人行道上，他還掙扎着要爬起來，可是重新倒下去，便有人在旁喊道，他已打中腿兒了，隨即來了一大批警察，還有一輛巡邏車，一輛救護車，一部分人將但尼帶了走了，一部分人跑進屋裏來看娣娣。

當時我的手裏捧着娣娣那張已經被殺害的臉，同時也正捧着我自己的那顆已經被殺害的心。

### 三十三

我打電話給亞弟，又打電話給真妮，一大羣人不住在門口來來往往在看我的房子，還有一個人按了門鈴，不管我怎樣的闌阻也要走進屋裏來。他說他是報館裏派來的，可是我仍舊不讓他走進，這纔我拉下了所有的百葉窗，關鎖了所有的窗口和門戶，這纔看見一個人在外邊對我們的房子拍了一張照去了。

我打廚房門口放進亞弟來，他已渾身發抖了，他的手是冰冷的，面孔白得嚇殺人，一經看見我，就像渾身癱軟了一般，一倒倒在我懷中，抽抽咽咽的大哭。

這纔我同他一起上了樓。媿媿躺在她床上，用那長榻的罩子統統蓋沒了。她是醫生移上床去的，可是後來檢驗官責罵我，說我們不應該移動屍身。

亞弟拉下那罩子，以便看見她的臉，這纔他在床前跪下了，口裏叫着媿媿，媿媿，媿媿，悲悲切切的哭個不住，我覺得他的心也要碎了。我不忍看見他哭得這樣傷心，走過去摸摸他的頭髮，他就站起來，將臂膀挽住了我，一同站在那兒，一同哭着，我竟分不出來那一聲是他哭的，那一聲是我哭的，因為在那一刻兒，彷彿我們兩人只有一個身體，也只有一個心，並且同是那一副眼淚在那裏哭的一般。可是他的哭比較慘痛，因為他的哭比較年青，而且是向來沒有哭慣的。

那天晚上誰都不想睡了。真妮不能不回家，因為家裏有孩子，可是愛笛登在這裏了，後來我們就得佈置出殯的事情。亞弟一逕粘牢我的身邊不走開，直至早晨三點鐘，他的悲痛稍稍平了些，我纔開始跟他商量善後的辦法。

我們是得顧到但尼的，一面注意報紙的記載，一面又得給他請律師，替他籌款子，亞弟在那廚房裏不住踏來踏去轉念頭，他口裏不住念道，哦，那些報紙，那些報紙。這纔又對我說道，哦，母親，我是一切都完了。我的一切事業一切野心統統都完了，愛儷絲也



完了，我所有的建築也完了。我說道，何至於如此呢。他說道，母親，你不曉得這事傳了開去一定是要鬧得奇醜奇醜的呢。那些信兒已經落在警察手裏了，說不定整個紐約的報紙都要登載出來，他們又要將它編成了一篇故事，加以一番歪曲，添上一些穢詞，這纔福斯特先生就要叫我辭職了，而且還有誰肯把工程委托給我呢，我所有的創造，我所有的能力，一切都完了。媳婦，愛儷絲，和我的工作，一切都完了。

這纔我想出了一個主意，便對他說道，亞弟，可是別人怎麼會得知道你是他的兄弟呢。

亞弟呆了一呆，這纔說道，怎麼，當然要知道的。我道，怎麼會得知道呢，如果你現在馬上走開，我跟任何人都不露風，那就沒有人會得知道了。

可是我自己的名字也見過報的呀。

我道，那是不錯，亞弟，不過那是幾年以前的事了，而且威廉這個名字是極普通的，而且你不記得嗎，你給各報紙報告的地址，一逕都是公司的地址不是自己家裏的。哦，亞弟，你非這麼辦不可，你得現在就走開，趕快。

可是母親，我是不能這樣丟開你走的，在這樣爲難的當口，把媳婦和但尼兩個人的事都交了給你。這是不可能的呢。

可是你非這樣不可的，亞弟。哦，亞弟，我求求你，你總得給我留下一點東西的，你

若是現在就走，我至少知道你總沒有什麼了。亞弟，你難道不記得當初你跟我講到你對自己的工作怎樣感覺嗎，你也應該記得，那也就是我剛剛養下孩子來時的那種感覺，亞弟，現在我就請你留下這點東西來，使我可以知道你一輩子都保存着這種感覺，這種建設和製造的感覺，哦，亞弟，請你馬上就走罷，好使我留着點東西可以把握把握。若是不走，我就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這許多年來艱難苦楚只落得一場空了。

可是他還不肯走，這纔我們辯論又辯論，最後他說我的見解也許是對的，不過我這樣逼着他走也未免太殘忍了。

我們重新上樓走到媿娣房間裏，使得亞弟和她可以囑別囑別，我們在她床前坐了一會兒，算是最後一次的團聚。媿娣，亞弟，和我三個人。

媿娣，亞弟，和我三個人。媿娣已經是死了，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再得跟亞弟見面。當時亞弟跟我緊靠着坐在那兒，我們都不說什麼，可是亞弟偶爾想起自己和媿娣的兒童時代來，便跟我追述舊事，如同那次報告單和那瞎子的事兒，說說說說他又哭起來了，便道，哦，母親，我真難過得很呢。我一輩子都忘不了她了，每逢夜深人靜的時候，孤單寂寞的時候，憂傷煩惱的時候，我總都要想到她，想到她的幼小時，想到她的長大後，想到她在中學讀書的日子，想到她從歐洲回來的時光，想到她時我一定要覺得難受，哦，母親，尤其當我愁煩恐懼的頃刻，就要更加覺得難受的。哦，母親，你以為人們真正會得死



的嗎，其實是不會死的，他們會得永遠活在我們的內心。

於是我告訴亞弟，當初弗蘭克死後我也有過這樣的感覺，而且連續到幾年之久，現在我卻已難得想到他了。又說道，亞弟，你的年紀會得慢慢大起來，而且要生兒育女，也許要對兒女講起媳阿德理絲姑母的事情，可是她已經不是原來的她了，只是你記憶中的這麼一個人罷了，而且你的記憶真正會殺死她的，亞弟，真正會殺死她的。你將來自然會得明白。

可是時候已經很晚了，我怕亞弟也許要變計。

亞弟，我說，現在你就得走了，你就得走了。現在你是當工程師的亞塔兒威廉，你是沒有兄弟沒有姊妹沒有母親沒有父親的。記着。

這纔我又暗想道，現在我也沒有兒子了，可是這話我沒有對亞弟說。

這纔他跟媳姊親了一個囑別的吻兒，我們就走下樓到廚房裏，我給他做了一點咖啡，等他在那裏喝時，我又走上樓去檢齊他所有的衣服統統裝在一只提包裹，拿下樓，另找一只提包裝好他所需要的文件。

當時他們放了一名警察在外邊，我就決計叫亞弟從隔鄰的門口出去，或竟爬過了幾道籬笆到下街頭去找出路。我們先將他的提包拿過了籬笆，這纔站在黑暗中等候機會。其時約摸已經黑夜四點鐘，我們臨別竟都找不出一句話來說。這纔亞弟哭起來，將我擁抱着，

說道，母親，我是不能將這一場悲劇交了給你丟開你走的。我必須在這裏幫你的忙。可是我說，哦，亞弟，請你不要再辯了。你要知道，我辛苦了這三十年，總要留點東西給人看看的。亞弟說道，好罷，母親，我來拿給你看罷。一定盡我的能力去做去，我要爲美和爲對你的愛而建造。

這纔我告訴他說，他可以寫信給我，只消換一個名字就成的，我也會得祕密寫信到他辦公的地方。這纔我跟他親吻作別，叫他忘記媿娣和但尼的事，他說千辛萬苦換來的兩條性命，現在這樣白白浪費了，他是永遠忘記不了的，我聽見這話覺得難受極了，便催他道，快走罷，要被他們看見了，這纔亞弟跨上了籬笆，一脚跨過一脚還在內，我突然感覺到寂寞孤單，將那隻腳捧住了吻了一陣，不覺眼淚沾濕了他的褲腳的鈕釦。

### 三十四

那幾天的日子是可怕得很的，有報館裏派來的人，有地方檢察廳派來的人，也有殯儀館裏來的人，還有各種各樣的調查員，還有救世軍，還有些人是特地來看熱鬧的，哦，還有許許多多的人來拍照，可是後來愛笛從一家私人偵探事務所裏找了個人來站在門口，這纔一切閒人不得進門了。



所有的報紙都有這事的記載，又把那些信登了出來，只有一些小報寫到媼娣跟哈德門先生的暗昧事，添花添草的說得非常不堪，使我難爲情得極，那種報紙是再壞也沒有的，把我們的照片也登出來，其實並不是我們的照片，又插了許多漫畫，也都跟事實不符，繪影繪聲連篇的謊話。起先我覺得非常忿怒，後來我就看慣了，再也不當一回事，而且我還有許多正經事情要想呢。

到了禮拜天，我們給媼娣出殯，來看的人真是人山人海。我真恨殺這些人怎麼專愛管閒事。

出殯之後就有一個跟但尼同夥的人來看我，問我律師找好了沒有，說他們有一個用熟的律師可以介紹給我的。我去問愛笛，愛笛說道不，我們得找一個頭等的律師，這纔他親自到市區去了，回來卻只是搖頭，說道不成不成，價錢太貴呢。我問他得多少錢，他說是得論千論萬的。我就打電話給郎得利先生，說我要去見他，誰知郎得利先生已經告老不到店裏管事了，後來他的兒子小郎得利先生來看我，我把要賣房子的意思告訴他，他跟愛笛商量了一會，言定房子就由他受買，出價兩萬元，並且讓我住到一切事情都弄妥爲止，這纔他要拆掉它，改造做一所公寓。好罷，現在我也用不着什麼房子了，因爲反正是沒有人住的。

案子審問得非常迅速，我也不曉得是怎樣審問了的，只記得檢察官要我說的那些話，

都正是但尼的律師不要我說的。

但尼的律師說但尼是有精神病的，所以他對於他的行爲實在不能負責，又爲要證實他這句話，他叫我站起來敘述但尼從小到大的種種事情，例如一向都要偷竊等等。可是那檢察官卻要我講抽斗裏藏鎗的事。當時法庭上面人人都對我好感，沒有一個人使我難堪，只除那些小報的記者，他們是一逕都在那裏拍照的。那檢察官對我尤其好。他曾幫扶着我從證人席裏站起來，對我說話儘量的客氣，只是他要我說的那些話，正是但尼的律師不要我說的，及等我走下法庭，彷彿人人都在替我落淚了。其實我對這場審問始終是糊裏糊塗，因爲我並不懂他們在說什麼。

但尼並不會向庭上說過話兒。當時他的神氣是可怕極了。臉孔全然是灰色，走起路來一拐一癩的，因爲他的腿兒吃過那警察一鎗了。我知道他在牢裏吃的還算好，可是他的一獨朋友告訴我，他們不讓送煙斗給他。我道，他們連煙也不准他抽嗎，那個朋友笑說道，人家顧不得你的煙癮呢，我又問道，他心裏慌得很嗎，他道，是的，不過慢慢會得定下來，這兩天晚上就不大出汗了，胃口也好了些了。那天我在法庭上看見但尼，他始終不肯跟我說話，跟任何人都不肯說話，只像一塊石頭似的默坐在那兒。

我晚上睡不着覺，就要想起他來，想他獨個人在那裏一定感到孤單，一定也睡不着覺，而且因沒有煙抽，一定是在淌汗的，又想他這時候不知是否正要死過去，即使未死也



一定是不敢呼吸了，因為他是非常怕死的，想到這裏便覺得心如刀割，彷彿自己也要死去一般。我屢次到牢裏去看他，他總是不肯見我。

然而事情已經毫無辦法了，他們已經判定他是犯了極等謀殺罪，刑期就定在十二月十日，離開現在不過三個禮拜了。

我不曉得那三個禮拜的時間是怎樣過去了的，因為我想我在這段期間一定是死去的了。那個律師曾經用盡了一切方法，上訴呀，什麼呀，可是都無濟於事，這纔我覺得奇怪起來，他們爲什麼還要設法救他呢，因爲我自己問心，我是並不要但尼得救的。我原不願意他在那裏吃苦，可是我不懂得那種種的上訴，種種的法律手續，尤其不懂得人家處理這樣的事情爲什麼都不照他所知道的做，卻要照他所感覺的做，那個檢察官呢，他所感覺的正當辦法就是將但尼送上電椅去，我們的律師呢，他所感覺的正當辦法就是要將但尼從電椅上救下來。他們雙方都像亞弟從前做的那種木偶人，各演各的腳色，照我看來似乎都是毫無意識的。我也曾仔細想過，想到但尼已經殺了媿娣和她的孩子，當然他們是要阻止他再去殺別人的，我只願望他們不用殺他的手段來阻止罷了。

總之，那幾個禮拜糊裏糊塗的過去了，我只覺得那情景極可怕的，當時但尼是在他的死囚牢，我呢，是在自己的家裏，我們的家本來是有很多生命的，現在卻只有死了，現在我登的那間廚房，就是當初但尼，媿娣，亞弟，真妮曾經登過的，可是現在我燒起飯來只

是供我自己吃，間或真泥能夠丟開孩子騰出功夫來看我，跟她兩個人同吃罷了。但尼現在那裏一天天的死過去，死的程度愈來愈深了，我在這裏也是一天天的死過去，死的程度也是愈來愈深了。

到了十二月九日，我到監獄的死囚牢部分去看但尼，他們放了一張椅子在他那個號子的外邊，可是但尼不肯走過來見我，他仍躺在他的牢床上，那種樣子好像已經死的了。

我只得坐在外邊看了他一會，這纔他慢吞吞的爬起来，走過來對我說道，喂，媽。我也從椅子上站起來，說道，喂，但尼。他又說，你可好，媽。我說，我很好，但尼，你好。他說，我很好。這纔他又說，這場官事他們化了你多少錢了，媽，我說房子賣掉的錢統統化光了，但尼，可是你不要去想它罷。

這纔但尼呆呆的站了一會，沒有一句話兒，我也沒有一句話兒，然後他叫道，媽。我道，什麼，但尼。他說，我是不怕的，媽。我說，那就好，但尼。他又說，那些天殺的新聞記者，他們想要把我嚇倒呢，真可惡，誰知我是嚇我不倒的，你說是不是，媽。我說，是的，但尼。這纔我突然的想起來，當時但尼的頭髮已經不像平時那麼紅，卻變成了一種淡褐色。我自己覺得詫異，怎麼這樁事情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呢。這纔又想到，也許他走到日光底下來，頭髮仍舊會得變紅的，正要將這話告訴但尼，就又記起來了。從此日光不會再見但尼的頭髮，只有地土可以見它了。當即想見但尼不久就要遭遇到那件事，便覺



內心統統粉碎了一般，雙腳也忽然癱軟，剛巧那人也走過來說我們得馬上告別，我就說，再見，但尼，他也說，再見，媽，我又再說了一遍，再見，但尼，便覺得他彷彿是一個素昧平生的人，跟我毫無瓜葛的，然而他本來是我的頭生兒子呢。

這纔我走了出來，覺得內心又開始粉碎，他們將我弄到一個房間裏去躺下來，我在那裏哭着哭着，哭得跟當初埋葬媳婦的那天一樣傷心，後來我覺得再也哭不下去了，因為我渾身都非常難受，我的胸口我的腿兒我的腦袋都在作怪了，我真忍受不住了。於是我想起了但尼死後也許我也就要活不成。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一路的想着但尼死後我也就要活不成。我也一定要死的。

我一經回到紐約，愛笛就動身到監獄裏去了，因為他要把但尼的屍首拿回來埋葬。所以那天晚上我是沒有一個伴兒的，因為真妮丟不開她的孩子。我整夜的坐在廚房裏。有時我將腦袋仆在廚房桌子上，迷迷糊糊打了一會磕睡兒。又或者走上樓去，到媳婦的房間裏坐了一會。我也不大清楚那天晚上我的腦袋裏到底在做什麼。彷彿那個腦袋已經不屬我了，只像一種機器自己在那裏開動，愛想什麼就什麼，因而亂蹦亂跳絲毫沒有秩序的，忽而想起媳婦那個孩子不知是男是女，忽而想起從前弗蘭克出殯坐的是馬車，這回媳婦出殯卻坐汽車了，這纔想起這些年來我跟家屬失去了連絡，不知耶米有沒有聽到這許多事兒，他已好久不通訊息了，這纔想起真妮出過了天花，後來但尼也出了，我卻沒有請醫生，因

爲當時沒有錢，又想起了弗蘭克假如還在世的話，不曉得這些事情會不會發生，如果照樣發生他又怎麼辦。這纔想起自己記憶中的弗蘭克一逕都是年青的，其實他如果還在世的話，也該像我這樣頭髮灰白並且腰背疼痛了。現在我已快要五十歲了呢，又想起了當初弗蘭克待我實在好，又想起了那天早晨我出去兜賣報紙的苦情，又想起了當初舉行訂婚宴會的熱鬧，當時他們送禮來的那兩張吉布孫的美人畫像現在還放在頂樓上呢，又想起了我該得搬家的，可是頂樓上的那麼許多東西叫我怎麼搬去呢，幾時搬呢，搬到那裏去呢，以後我又怎麼過活呢，又想起了聖誕節馬上就要到了，真妮那個孩子纔過第一個聖誕節，我得不忘記買點東西送給孩子們。又想起了弗蘭克已經死了，媳婦也已經死了，現在但尼不知怎麼個死法，我希望他們會得對他好好兒的，又巴不得他臨死的時候不要咒罵纔好，可是一轉念之間，我又不曉得他爲什麼不該咒罵了。也許他咒罵了覺得痛快些，那他就應該咒罵的了。也許他在咒罵的時候可以覺得自己還是生存的。又想起了現在亞弟那裏去了呢，現在他是怎樣一種感想呢，又想起了當初媳婦因爲學校冤枉她說謊，曾有一次決計不肯回學校去的。

整個晚上我的腦袋都像這樣亂七八糟的在那裏自動盤旋，弗蘭克和媽和爸爸和耶米和但尼和亞弟和真妮和媳婦和薩娣和愛儷絲和愛笛和真妮的孩子們。整個晚上他們都在我的腦袋裏像走馬燈似的兜着圈子，而且他們脚上都好像穿着釘鞋，兜起圈子來時那些釘子一



個個的刻進我的腦子裏。

到了早晨我就決計到真妮那裏去了。我要去看看她的孩子們，因為我害怕，若是我再這樣獨自個兒登下去，我的腦袋就要統統粉碎了，而且我覺得非常之熱，我想去親親那些孩子的頭髮也許會覺涼爽的，那我就可以不至於發狂了。

我戴了一個沈重的大面罩，可是我已經踏出門口，他們就都擁上前來看我了，我只得請求一個警察給我叫了一部出租汽車來。

汽車開到大運動場遇着了攔阻，靠着一部電車停下來，我朝那電車一看，看見窗口坐着一個女孩子，手裏攤着一張小報正在那裏看，我一眼瞥見就不覺尖叫起來，因為那張報的封面上印着「死刑」兩個大字，並有一張但尼坐在電椅上的照片兒。當時我尖叫個不住，叫得那開車的嚇起來，說道，怎麼回事啊，太太，我說道，沒有什麼，你趕快開上去罷，及至我們到達真妮的家中，我再也支持不住，竟是昏暈過去了。

真妮也已得到那張嚇人的報紙，我再拿來仔細看了看，看見那張照片底下印着一行字，說道，這是但尼爾威廉執行時的真正攝影，正當電流旋開時攝下來的。

我可以想見當時這種報紙到處都是了，地道火車裏，高架電車裏，街車裏，人家住宅裏，辦公室裏，酒菜館裏，飲冰室裏，電影場裏，人人都在看那照片了，我因而記起有一次亞弟帶我去看電影，演的是法國革命的故事，他們正在欣落一個人的頭，是在通衢鬧市

上砍的，無數的人圍在那裏看，有的哈哈大笑，有的飲酒取樂，有的正在調情，我這纔懂得他們所以要在通衢鬧市殺死但尼的道理，原來是給大家開心開心的。我想見了當時人人都把那張照片放在口袋裏，不由對那些把那照片放在口袋裏的人一個個懷恨起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嘗味到的感覺，我嘗味到恨的感情了，而我覺得這是可怕的。

## 三十五

出了殯之後，我上去清理頂樓。我得搬到一個地方去，我卻還不知道究竟要搬到什麼地方。我將但尼的衣服和媿娣的衣服都送給了救世軍，又將亞弟的一切東西都裝進了一個匣子——他所做的那些木偶人，所有他從公共學校時代所畫的圖畫，乃至他自己做的那張圖畫檯——我將那個匣子送到他的辦事處裏去。

這纔我發見了一只衣箱，裏面裝的都是孩子們小時候穿的衣服，我又找到媿娣的一個白手籠，還有一條包頭巾，是一種白色毛茸茸的材料做的，我還記得媿娣不喜歡那種氣味，我曾從那一角五分錢的鋪子裏買了一種香水來將它洒上，現在那氣味還是跟從前一樣，就是一種皮革氣味和香水氣味混合在一塊兒的。那個手籠的繩子已經斷了，我還記得媿娣一逕要我將它裝在她的大衣領子底下，因為她說我如果不將它裝上，就要擦壞了她



的後頸的，那個手籠上面還裝着一個小小的皮篋，我記得她一逕都要將它開着關着的。現在我將它拉了開來，看見裏面有一個辨士和一個小洋娃娃兒，那個洋娃娃兒小得只一點點兒，是他從糖果店裏摸獎摸來的，不過我不喜歡那種獎品袋，因為獎品袋裏裝的糖果總是陳的了。媳婦曾經給那小洋娃娃兒做過件衣服，其實只是小小一片粉紅色布頭，開了兩個洞兒插臂膀罷了。

這纔又找到了但尼的一頂水手帽，不期使我想起他當初要暈車的時候來。當時還沒有地下鐵道，我們到佐治堡去是得一路坐電車去的。那次去的有弗蘭克和但尼和亞弟，真妮還是由我抱在手裏的，因為她當時還小得很呢。我們爲了但尼只得半路下車來，因為我覺得難爲情得很。哦，那間頂樓裏面的老古董多得緊呢，三十年前弗蘭克從中央公園買給我的那本動物圖畫的書也還在那兒，我又找到一個舊木偶，是還沒有頭髮的。那是真妮的木偶，記得是媽在某年的聖誕節給了她的，我曾把了一件嬰孩的衣服給它穿，現在那件衣服還在那木偶身上，只是我不記得那是誰個嬰孩的衣服了。不過我猜那件衣服也許是大家都穿過了。當時我將那個木偶拿到了手中，那件嬰孩的衣服使我想起奶孩子的事，我就將那木偶抱在懷裏撒在奶上一會兒，這纔我記起了孩子吃我奶子的時候我是多麼快樂的。誰知我正將它抱在懷裏的時候，那木偶的眼睛陷落下去了。我想那是因爲膠水乾了的緣故罷，就不覺笑了起來，心想雖是一個木偶身上也要發生事故的。這纔我想那個木偶大體仍

完好，我要將它送進一個木偶醫院去，將它裝上了假髮，整好了眼睛，然後找了一些零碎布兒給它做起了一套衣服，送給真妮的女孩子去當做聖誕的禮物。

這纔我又找到弗蘭克從前做煙捲的那副機器，又找到一部破雪車，一些破椅子，這纔我感覺到厭倦了，因為我每檢到一件舊東西，都要給我一下新苦痛，於是我丟開了它不檢了，只是坐在那些東西的當中，冥想我生平經歷的一切。想起那一切事情的氣味兒，混合着那一切事情的色彩，又混合着一切種類的景象和感情，這纔彷彿有點兒東西流過我全身，流得非常之迅速，漸漸的溫熱起來，燃熾起來，起先我還不知道它是什麼，後來一想纔知它就是生命，就是從生到死一逕都在溫熱都在燃熾的生命，於是我看我自己的手，看看自己的腳，將我全身各部分都感驗一番，我的頭髮，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面孔，我的胸膛，我的臂膀，我的脖頸，我的肚皮，我的腿，這纔我充滿了一種奇異的感情，覺得我的身體是了不起的，從我身體裏面出來這麼多的生活尤其是了不起的。苦惱和毀滅由此出來，幸福和建設也由此出來。於是我歌唱起來了，我也不知自己當時坐在那頂樓上唱的是什麼，也許它是不成腔調的，可是我心裏要它響得像是歡欣的音樂，像是讚美的音樂。我所讚美的就是生活，就是構成生活一部份的一切美麗的東西，我想雖屬生活中的吃苦部份也是美麗的，因為當你吃苦的時候，你是有所感覺了，你若絲毫無所感，那你就等於沒有。又想生活中的事故是多麼的繁複啊。其中包含奸詐，疾病，和謀殺，同時卻



也包含虔誠和愛和哀憐。

因而我就並不要死了。

這道理我不懂得，我想這是沒有人能夠懂得的，生活之所以奇妙就在於此。我又想生活就像是人家送我們的一件禮物，是要我們好好渡過去的，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有它安排定了的地位，我們以並不要死，就因生活是非常奇妙的緣故。我曾從我體內生出了四個孩兒，第一個是殺人的毀壞者，這纔是個製造美的建設家，他所製造的美比他自己的靈魂還偉大，這纔是個繁衍更多生命的母親，這纔是個盲目摸索的真理探求者。

現在呢，我是沒有孩子了。那個毀壞者已經被人毀壞了，那個建設者已經獻身給他的石頭了，那個母親已經獻身給她的孩子了，那個真理探求者也已經被出賣了。原來都只是場奮鬥，一切不外是奮鬥，一切都是吃苦和奮鬥。

我曾有過我的奮鬥了，我曾有過我的吃苦了，我是富於奮鬥富於吃苦的，就因我是富於生活的緣故。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

# 慈母淚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者

傅

東

華

出版者

嚴

幼

芝

發行者

龍

門

聯

合

書

局

分售處

南京·北平·重慶·漢口·廣州·  
長沙·杭州·各分局

定價國幣玖元伍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茂名北路三〇〇弄三號

電話三〇二七七號

河南中路二一〇號

電話一七六七四號





101278996

中華民國玖零年拾貳月廿拾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2426356

譜